

短篇小說集

第三集

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

序

我們想，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實是極其重要，尤其是對於青年人的情感上道德上品行上的感化，更覺深永，這是古今中外所不謀而同的一種現象，我們又知道，小說家的作品，若果是能夠感得人動，傳得世久，則此作品為萬古不朽，而作者便也萬古常存了，這集中的小說，大半是從各地教會學校同志們所寫的，他們不但對於小說素來抱着很多的興趣，而且對於人生問題上，也很有高尙的理想，這些所選擇的小說雖不能推為文學界上的傑作，但是我們敢說內中沒有一篇是含着甚麼使人墮落的說話；至於幾篇譯述小說，也是西方的名著。

我們在短篇小說集第三集將出版時，如刊印第一集的時候那樣，仍舊抱着熱烈的三種希望：（一）我們希望國內青年藉此短篇小說集而得認識本報與本報結為朋友；

二二 我們希望國內青年藉此小說集而引起他們創作的熱忱，努力於文藝之途，開出文藝上燦爛之花來；
二三 我們希望國內青年藉此小說集得以互相認識，了解，在人格上有堅強不歇的砥礪！

一九二六年六月青年友編輯序於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

短篇小說第三集目次

心 劉 澡	一至四
大克老司和小克老司 頌 義	五至一九
妾 林誠芬	二〇至二四
小拇指 崇 義	二五至三六
百年長恨 劉希孟	三七至四六
頑孩 漢 如	四七至四八
和尚學生 頌 羔	四九至五二
言出必行 文 藻	五三至六二
人間與天上 劉 澡	六三至六六
綁票奇案 李 睿	六七
後桑園裏的拉夫 周博夫	六八至七〇
破扉大盜 輿 卿	七一至七二
奇象緣 頌 羔 文 藻	七三至七八

短篇小說集(第三集)目次

二

- 五塊錢 崇義..... 七九至八一
- 牛奶廠的兒子 秀安..... 八二至八三
- 謎 漢如..... 八四至八六
- 三個從大戰中歸來的青年 頌羔..... 八七至九五
- 孩兒天使 單幕仁..... 九六
- 狐崇 文藻..... 九七至一〇六
- 她嫁了以後 佐同..... 一〇七至一〇九
- 一個墮落者 文藻..... 一一〇至一一四
- 外祖母 秀安..... 一一五至一二七
- 伶俐的愛斐 漢如..... 一一八至一二〇
- 墮落靈魂的悔悟 詠之..... 一二一至一二四
- 她底不幸 錢在天..... 一二五至一二六
- 瘋人 張仲翼..... 一二七至一二八
- 失戀後的他 王沉萍..... 一二九至一三二

心

劉 澡

「神呀

求你鑒察我的心」

——詩篇一三九之二三一

柏大嫂原是個很美麗的女子，從伊出嫁以後，面龐兒漸漸豐滿起來，益發長得如花似玉。人們常羨慕伊的豔福，還說甚麼「不知幾生修得到此」。

忽然伊丈夫病了！暮暮朝朝，伊總是很殷勤的侍奉。「祖傳世醫」哪！「神效仙方」哪！什麼都嘗試過了。瞎先生說：「這是爲了六神不安，若要病好，須得鎮宅，謝土。」關亡婆又說：「這是因了前世宿怨，若要解厄，還該拜懺超度。」這些伊也如法泡製的奉命過了。但伊屢次的試驗，終歸失敗。末了，伊竟擺設着香案，通神罷後，硬把自己腕上的皮肉割了下來，煎在藥裏給伊丈夫服下。伊丈夫果然好得許多。伊認爲這是由於誠格天地，菩薩保佑，便發下極大宏願，終身不茹葷腥，還給觀音娘娘全身裝金。這無非表示伊的感謝。其實只是伊丈夫的迴光返照，那一天夜闌人靜的時節，伊還勉強支住在半開半閉的牀帳前面，伴着伊的丈夫。滿屋子充塞着沉寂而陰森的空氣，相對着慘綠的燈光，越覺得令人毛髮悚然！他那失却神采的腫人，向着憔悴可憐的面容，眼巴巴地注視着。一陣子聲浪極輕，用力極大的咳嗽過後，他好容易方才半吞半吐的說道：「我……對……對……不起……你。」

「於是他淚汪汪的目光又轉移到那睡在一旁的孩子；接着又連咳帶喘發作起來。伊噙着熱淚，連忙替他輕輕的拍着胸道。「快別說這樣話來，叫我心裏怪難受的。什麼事都放了心罷！况且你就會好的……。」話還沒完，伊丈夫的一口痰兒，早已咽下肚去；呼吸的氣息，再也聽不見了。這時只聽了一聲「我的天呀！」伊便昏倒在地。幸虧人們聽得了，趕忙替伊灌薑湯，搯人中，靠近耳畔，大聲疾呼；好容易伊方才悠悠醒來。

伊丈夫生前開的是一家烟紙店，伊平日裏的生活，自然只限於閫以內的一切。從伊丈夫死後，伊以「入相」的資格，兼了「出將」的重任。伊於商業常識，從沒受過訓練；更經不起夥友的舞弊和偷懶；營業上便遭了絕大打擊。重以伊丈夫的醫資、藥金、喪費等化了不少，年夜的結賬，宣示了前途無窮盡的危險。

人們常說：「伊的傷官星尅犯了丈夫，所以命中注定要做寡婦。」這雖是無稽之談；對於從未受過教育洗禮的伊，倒還能默認這一句笑話，自嘆伊命苦。在理，伊丈夫死了，人們都常愈加聯絡，愈加安慰，至少也好減少伊一些悲哀。但是人間的熱情，彷彿已是同伊丈夫一塊兒埋葬了的一樣。而且迷信的婦女，以為像伊這樣尅夫的新寡，若是同伊接近，怕要沾染了些不吉利的晦氣。大家便都避伊如恐不及。殘忍的男子，却還噤噤叮嚀着他們的妻子，「總不要想得到寡婦孤兒的利益。你若心腸一軟，他們不是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淚來訴窮說苦，便是這樣那樣的借長借短。快同我少管些兒閒賬。」這樣冷酷的世界，在於伊孤苦零丁的伊，還有甚麼生趣！伊僅有的侶伴，只是那不識不知的兒子。惟其一天到晚單看見這小兒，常使伊嗚咽飲泣地想起那小兒的父親。

伊丈夫雖也有個哥哥却是早就脫離了關係，獨自去別開生面。且從前爲了析產問題，曾經涉訟，自不能希冀他的協助。伊的父母早過世了，那同胞的哥哥對於那烟紙一業，是一個門外漢。平常伊偶然歸寧，吃掉了伊嫂夫人的一粥一飯，便好像剝奪了伊嫂夫人性命模樣。從伊嫂子一過了門，伊哥哥待伊的情感冷淡到什麼似的。如此，當然也不能指望他的救濟。

伊常常想，「伊丈夫死了還不上一年，前途頓呈悲觀，長此以往的艱難困苦也就不難逆料，萬一到了破產的地步，這樣一個薄福的伊，餓死凍死，倒也直截爽快，可是伊那兒子的攻書上學，成家立業，却又怎麼辦呢？」對於這些吃人的環境，伊唯一的抵抗方法祇有抽抽咽咽的哭得兩眼紅腫。

至於那些夥友呢，張三進來，出着毛病去了；李四進店，也露着馬脚而去。什麼人都想欺伊孤兒寡婦，存了個借此趁風打劫多少沾潤些的野心。越是遭受了人們的凌越，足以引起伊失偶的苦痛。

伊常常穿上素粧淡裳，縱是面色蒼白而冷板，總遮不住伊皎潔得我見亦憐的風韻。近來稍稍知道擦脂抹粉，加以渲染，益發覺得伊是姿態極妍，奇怪極了！那新來的一個夥友，滿臉鬍子，平日間很不捨得剃光，直養到堂前掛着的鐵拐李一樣，近來忽然修飾得乾乾淨淨。終年不刷的黃牙，一掃而爲雪白的編貝。那婚喪喜慶方才一用的禮服，也降爲無事家居的常服。尤其令人注意的，那店門總比平日還差四五十分鐘的時辰，早就靜悄悄的關了。

後來那夥友居然特任爲經理，而且內政外交，身兼數役，很能一變故態的肯盡義務。「柏大嫂子變了心」的一件新聞從此傳遍了人間！

這樣，店鋪子裏雖然得以轉危爲安，只因受了財政困難的牽掣，總不能恢復以前的損失。伊便變賣了伊丈夫的遺產，完全充作經營的資本。伊既是失節了，人們對於伊的心術，倒着實爲那孤兒捏一把冷汗。

於今伊既然有了代理丈夫什麼仔肩都有了擔當，什麼悲哀都有了安慰，論理應該恢復伊杏臉桃腮的本來，但伊清瘦的臉龐，寡歡的神情，依舊脫不了寡婦的氣味。那一塊白地黑字的招牌，不僅沒有換過新的，連一點一畫都不改動。人們便又指指點點的說道：「他們倆畢竟碍着物議，還將假裝着一派做作。」好了，伊的營業越加擴張了！自然前途也越加光明了！不過伊對於兒子的心，仍未變換，這是不容否認的。光陰飛也似的過去，伊兒子已在一個高小裏畢了業，寫得一手好字，打得一把好算盤，便在一家絲廠裏供職。不上幾年，他漸漸升了個賬。這當兒他有財又有勢，自有會奉承的人們，替他介紹了一頭親事。伊兒子却也很能擺脫閒人們的信口雌黃，把這位人們所吐棄的母親，恨不擡舉到九霄雲裏，所以伊也時時流露些笑顏。

今年伊又添了個孫兒。不消說得，全家都是歡天喜地，尤其是伊，忘却了平昔矜持的度態，眉飛色舞到發狂似的。這小寶貝滿月過後，接着是伊第一個丈夫的死期，伊帶着伊兒子到伊丈夫的墳墓上祭掃，更比從前悲慘，哀哀的痛哭了一場。還是伊兒子把伊苦勸住了，方才鬱鬱的回去。

明天早上，時候快十點鐘了！每天伊總是很早的起來，諷經拜佛。現在不知怎的，到此時還不起身。僕婦們想要進去探問，是昨天累乏了身子沒有。伊兒子擋着說：「不用去驚動，他老人家要什麼總會招呼你們的。」但是飯時過了，伊的房中依然全沒些兒聲息。大家便都着了慌，好容易想了法兒，方才開進門去。只見柏大嫂子血淋淋，冷冰冰的僵臥在地上。一柄雪亮的剪刀，深刺在伊心窠裏，殷紅的鮮血流濕了衣襟；伊的右手還緊握着剪刀。這明明是伊自殺！那左手却又不知怎的捏着伊丈夫的遺像。伊兒子見了，始而驚愕失錯，繼而恍然大悟的哭道：「媽……呀……您當初的用心……爲兒的何嘗不……了解……您又何苦……」那些瞧熱鬧的閒人進來，看時，却都目瞪口呆的摸不着個頭腦。

童話 大克老司和小克老司

安特迪生作
頌義譯

從前有二個同樣名字的人，住在一個村中。他們都叫克老司，但是第一個克老司有四只馬，那第二個克老司只有一只馬。因爲村中的人，要把他們分別明白，所以叫那第一個大克老司，又叫那第二個小克老司。

每天小克老司要幫助大克老司耕田，還要把自己的一只馬借給他使用。但是大克老司，只要每禮拜一次，把四只馬借給他好了。每次小克老司借到了別人的馬，總是故意揚着馬鞭，在那五只馬的後面。在人家看見他駕着五只馬耕田的時候，小克老司快活得很，更加重重地揚他的馬鞭，發出一種骨骨的聲音，口中不停地亂叫：

「我的衆馬呀！快點！」

大克老司聽了，大大以爲不然，和小克老司說：「你一定不可怎樣說，因爲衆馬的當中，只一只可算是你的呀！」

但是別的人走過那邊的時候，小克老司忘了一切，又叫了起來：「我的衆馬呀！快點！」

大克老司說：「現在我再請你，不要怎樣說法，下次被我再聽見了，我要擊傷你馬的頭，結果了牠。」

小克老司說：「很好！下次我一定不會忘了。」但是後來別的人又走近那邊，和小克老司打了招呼，他便又自忖何等榮幸，能用五只馬耕他的田。於是他又重揚他的馬鞭，叫起來：「我的衆馬呀！快點！」

大克老司說：「你現在還要說麼？」他便拾起一方大的石頭，向着小克老司馬的頭打過去，那只馬便倒下來死在地上。

小克老司說：「呀！現在我連一只馬都沒有了。」他便哭了起來！他只得把馬皮剝下來，又把牠吹燥了，裝在一個袋裏。他便把那個袋，背在自己的肩上，動身到城裏，預備賣給別人。

小克老司已經走過了一個黑暗的大樹林，還有許多的路要走。那時天氣又不好，他便迷失了他的路，等找着了路，天又黑了。現在他遠離家鄉，要想走到城裏，又來不及了。

在那條路的近處，有一座農人大的房子。房子的窗門，雖然關閉着，但是還有一道光線，從窗屑中透露出來。

小克老司自忖道：「我終可以准許在那邊過一夜。」他便走到那邊，敲一下門。

農人的妻子開了門，但是她聽見有人要宿夜，便叫小克老司仍走他的路。因為丈夫不在家中，她不能接待什麼路人。

小克老司說：「但是我想我一定要宿在外面。」那個婦人，便把門砰的關上了。

在近處有一大堆乾草，在草堆和房子的中間，有一坐小草棚上面蓋好一些乾草做的屋頂。

小克老司看見那個平的屋頂，便自忖說：「我可以睡在那裏，這可算是頭等的眠牀了。但是我還望那只鷺絲鳥，不來啄我的脚，因為在那屋頂的上面，有一只鷺絲鳥停着，牠還做好一個窠在那裏呢。」

現在小克老司居然爬到那坐草棚上，他便在那裏打滾，一直等到覺得適意，方始停止。事有湊巧，他所睡的地方，可以看到農人的房子裏面，因那個木製窗門的上面並未關緊。

小克老司在外面所看見的，是一張棹子，擺滿了酒肉，還有一尾大魚。房子裏只有農人的妻子，和會堂吏坐着。她把酒倒滿了杯子，那個會堂吏把叉伸到魚盤裏，因為這是他所歡喜吃的。

小克老司自忖：「我若是可以分肥一點，」同時伸長了他的頭頸，想望看得清楚一些。在棹子上還放着一個美麗的蛋糕，那實在是一棹大菜呢。

現在他聽見有人正在路上騎着馬，朝這房子過來，那便是農人回家來了。

那個農人本是一位頂和氣的人，但是有一個怪癖——他不願看見一個會堂吏，在他的家中。他若是果真遇見了會堂吏，便立刻大發其怒。所以那天晚上，乘着農人不在家的時候，那會堂吏放始敢到他的家裏。拜望農人的妻子。她便拿出各種佳肴，表示一點感謝的意思。但是在她聽見她的丈夫回來的聲音，她覺得十分驚嚇，連連的請求那個會堂吏藏在一只空箱的裏面，因為她知道她的丈夫看見了會堂吏，一定要大發雷霆的了。她又把各種食物，快快的放在烘爐的裏面，因為這些東西，若是被她的丈夫看見了，一定要查問事情的緣由。

小克老司看見一切佳肴，都已收去，便在草棚上連連的嘆氣。

農人朝上望望，問問說：「上面有人在那邊麼？你爲什麼這樣臥在那裏？你還是下來和我一同進去的好呢。」小克老司於是告訴他，如何迷了路，想求一個過夜的地方。

農人答說：「可以的！但是第一件該做的事，便是找點東西吃！」

農人的妻子很歡迎他們，先把台布鋪好，方始搬出一大碗雀麥粥。這時候農人已覺得饑餓非凡，所以吃得滋味很好。但是小克老司不得不想到那些藏在烘爐裏的各種佳肴。

在棹子底下，小克老司已放着一袋的馬皮，列位已知道，他爲了想賣去這張馬皮，所以上城裏去的。這一碗雀麥一點不合小克老司的胃口，所以他故意踏在馬皮的上面，使牠發出一種骨骨的聲音。小克老司同他的袋說：「靜一點呀！」同時又重重地踏了一下，使牠發出更大的聲音來。

農人問說：「在你的袋裏放點什麼東西？」

小克老司說：「裏面有一位術士，現在我們不用再吃這碗粥了，因為這個術士可以用他的妖法，把灶爐充滿了炙肉鮮魚和蛋糕。」

「好極！怎麼有這種事呢？」農人驚呼起來。他便開了灶爐的門，看見他妻子藏着的各種佳肴，但是農人還以為是袋裏的術士所變出來的。他的妻子自然一聲不敢說出，她只好一盆一盆的，放在棹上，看他們吃得痛快。吃完以後，小克老司又踏了他的袋，使牠發出聲音來。

農人問說：「他現在說些什麼呢？」

小克老司說：「在那個烘爐裏，還有三瓶酒預備給我們喝。」農人的妻子只得把酒拿出來，她的丈夫喝得醉飽，覺得分外快活起來。這樣的一只袋，藏着這樣的一個術士，他是願意出各種的代價去買了來。

農人又問他說：「你可以呼一個惡鬼來麼？現在我快活得很，想要看見他。」

小克老司說：「是的，我的術士凡事都能做的。」他便再踏了他的袋一下，當袋裏發聲的時候，他問農人說：「你有沒有聽見他說麼？他同我說那惡鬼是很可怕的，還是不去看他的好啊。」

「呀！我一點也不怕他，到底像什麼東西呢？」

「他像一個會堂吏！」

農人叫起來：「呀！那是很可怕的你終該知道：各樣東西之中，我頂恨那會堂吏。但是還不算什麼一會事，我知道他不過是一個惡鬼，我還能勉強看一下。我現在已有充分的勇氣。但是切不可叫他走得太近罷了。」

小克老司說：「很好！我可以問我的術士說明。」便把他的袋又踏了一下，把自己的耳朵湊近袋的旁邊。
「他說什麼呢？」

「他說你可以到放在房角的一只箱子旁邊，把箱子揭開來，便可以看見他已經捲伏在箱子中，但是不可把箱蓋揭得太開，免得被他逃去。」

農人請求着說：「請你來幫助我，把他捉住。」他自己便走到箱子旁邊，那時會堂吏很膽怯地坐在裏面。

農人把箱子的蓋揭開了一點，望進去看看，他即刻叫起來，往後一退。他說：現在我已看清了他，他正和我們的會堂吏一樣，那是實在可怕得很。

這事以後，二人又喝起酒來，一直吃到半夜裏。

農人說：「你一定要把這個術士賣給我，你可以要求無論什麼東西，我自己願意給你半斛銀錢。」

小克老司說：「我不要把他賣了，因為他對於我有極大的用途。」

農人連連的懇求說：「我很願意得着他呢！」

後來小克老司只得應承下來，並且同他說：「你既然待我怎樣好，今夜留我過宿，但是你一定要先堆好銀

錢，我放始敢交貨給你。」

農人說：「那是自然的，但是你同時也要把那箱子拿去，因為我不願使牠留在這裏。那個會堂吏或者還留在裏面啊！」

小克老司便把一袋馬皮交給農人，交換了半斛銀錢。此外農人又送他一部小車子，可以裝載他的銀錢和箱子。

小克老司辭了行，獨自推着小車，上面載滿了銀子和箱子，那個會堂吏仍舊關在箱子裏面。

在樹林的那邊有一條大河，又深又闊，河水又流得很激，你想游過到河的對岸。幸而在河的上面，駕着一條新橋。小克老司便停在橋的中央，故意叫得很響，使那個會堂吏可以聽見。

「我身邊帶了這樣一只笨重的箱子，要怎樣做法呢？這只箱子似乎和裝滿了石子一樣重，我現推着這樣重的東西，實在疲乏得幾乎要死，我要把牠投到河中去了！若是牠能漂流到我家的門前，那是再好沒有的了。就是牠自己沉沒了，也算不了什麼一回大的事啊。」

這個會堂吏狂叫起來：「不！不！不！我願意給你半斛銀錢，若是你肯放我出來。」

小克老司說：「很好！那是一件意外的事情。」他便揭開了箱蓋，會堂吏即刻走出來，把那只空箱推到河裏。他回自己家中，便交給小克老司半斛銀錢。現在連以前所得到的銀錢，他已裝滿了一小車。

他自言自語地說：「一只馬的代價，也不算小呢。」他走入自己的房中，便把所有的錢，堆成一坐小金字塔，在房間的中央。他又自忖：「大克老司不知道要怎樣發怒，若是被他聽見這個信息，但是我自己決不會就去告訴他的！」

他便差一個童子，到大克老司的地方，向他借一只斛。

大克老司自忖：「不知他要這斛有什麼用處，他便先放一些松油，在斛的底面上，或者可以黏住一些所量的東西。他的計劃果真靈巧，那只斛退還的時候，他看見有三枚新造的先令，黏住在底面上。」

大克老司叫起來：「這事到底是怎樣呢？」他便立刻跑到小克老司那裏，向他說：「你怎樣會得到一宗大的款子啊？」

「呀！我是從賣去馬皮得來的，那張馬皮還是昨天賣去的呢。」

大克老司說：「那是賣得很上算的。」他一口氣跑到家中，拿了一柄斧頭，把自己的四只馬，都迎頭痛擊。幾下。他又把牠們的皮剝下來，背到城裏去賣。

他在街上叫着：「馬皮！馬皮！那一個要買馬皮！」

攏總的鞋匠和硝皮匠，都跑攏來，問他要賣多少錢。

大克老司說：「每張馬皮要賣半斛錢。」

大家都叫起來：「你不是瘋了麼？你想我們都該得起半斛的錢麼？」

大克老司又叫着：「馬皮！馬皮！那一個要買馬皮！」凡向他問價錢的人，他都用同樣的回答：「每張馬皮要賣半斛錢！」

大家都說：「他一定想愚弄我們。」於是鞋匠都拿了他們的皮帶，硝皮鞋拿了他們的皮裙，把大克老司痛打一頓。大家又譏笑他說：「馬皮！馬皮！我們要代你硝了你的馬皮。快點請你離開這城。」大克老司只得逃他的性命。他是從來未曾被人家這樣痛打過呢。

他到了家中便自言自語地說：「等一會兒好了，小克老司一定要代償這筆賬的，因為我一定要把他殺了。」現在小克老司的祖母方纔死去，雖然她活着的時候，生性惡劣，小克老司現在仍舊爲她很覺憂愁。他舉起了她的屍身，放在自己的牀上，還想她死而復活呢。小克老司讓他通夜臥在自己的牀上，自己反而坐在門角的椅子上，便和平日一樣的睡着了。

那日晚上，小克老司坐在椅上的時候，大克老司竟敢拿着斧頭，私下走進小克老司的房中。他本來知道小克老司的臥牀，放在什麼地方，便一直走到旁邊，把那老祖母的頭痛擊了一下，他還想是小克老司呢。他又自言自語地說：「試試看到底你還會愚弄我麼？」他便回家去了。

小克老司說：「呀！他不是一個好人，因為他想要把我殺了。幸而我的祖母已經死去，否則我這條命不是要

結果在他手中麼？」

他便把他的祖母穿上了頂好的衣服，又從隣人的地方，借到一只馬。又備好了一部車子，方始把他的祖母坐在車子的後面坐位上；免得她倒了下來。各事佈置好了，小克老司便駕着他的馬車，向那樹林進發。天將亮的時候，他到了一所客店，便把車子停下來，自己走進店裏去，吃些點心。

那店主手中很有些銀錢，又是一個很善良的人。但是他生性很暴躁，似乎是胡椒和烟葉所做成的。他和小克老司說：「早安！你爲什麼動身得這樣早？」

小克老司答說：「是的，我和我的祖母，想動身到城裏去。她現在還在車中，我請你送給她一杯蜜糖露，因爲她不便進來。但是你一定要叫得響些，因爲她很耳聾。」

店主說：「十分願意！」他便倒了一大杯蜜糖露，送給那已死去的老婦。雖然她還直坐在車中。

店主說：「你的孫子，叫我送一。杯蜜糖露給你。」但這已死去的老婦，仍舊一聲不作，靜坐在原位上。

店主又叫着：「你還不會聽見麼？你的孫子叫我送一。杯蜜糖露給你啊！」

店主這樣連連的叫了幾。次，但是那個老婦仍舊一聲不作，連頭也不點一點。店主已是火上加火，朝她的面上，把杯子打了過去。杯中的蜜糖露，立刻從她的鼻樑上，一滴一滴地流下來，她的身子又倒在車子中，因爲她本來沒有縛住，只是直挺挺坐在位上罷了。

小克老司叫起來：「這算什麼？」他立刻衝出去，扭住了店主人的喉嚨，和他理論說：「你已經殺掉我的祖母，你豈沒有看見她的額角上有一個大洞麼？」

店主人扭着自己的手，叫起來：「呀！何等的不幸啊！這是出於我一時的急性。我親愛的小克老司啊！我願給你半斛銀錢，還要當她是自己的親生母親，好好的安葬了，但是這件事切勿露出半點風聲，否則我的頭顱怕要包不牢，反而懷了大事。」

所以小克老司便得到半斛銀錢，使那店主安葬自己的祖母。

小克老司帶了這筆款子，走到自己家中，他差人去向大克老司借一只斛。

大克老司說：「這事是怎樣的，我豈不是已經把他殺了麼？現在還是讓我自己帶了那只斛，去見小克老司罷。」

大克老司問問小克老司說：「你怎樣又得到這一大宗錢呢？說的時候他張大眼眶，只是看着新近加添的銀錢。」

小克老司說：「你是殺了我的祖母，不是我啊！我便把她的屍身，賣了半斛銀錢。」

大克老司說：「這是很大的代價！」他一只氣跑到家中，找着了一柄斧頭，便殺掉他的祖母。又把她放在車子裏，載到城裏去賣錢。他遇見了一個藥師，問問他要不要買這具屍身。（譯者按屍身對於藥師實在沒有半點

用處不比那醫士買了她來還好供解剖的用途。」

藥師問說：「她是你的什麼？你在什麼地方得着的？」

大克老司說：「她是我的祖母，我想把她的屍身賣半斛銀錢，所以先把她殺掉了。」

藥師說：「上帝不許你怎樣做呀！你現在只是胡言亂道，請你不要這樣說了，否則你要包不牢你的頭。」藥師又開導這是怎樣的一件惡事，他是一個如何不好的人，又用了刑罰去威嚇他。最後大克老司到底被他嚇倒了，他立刻跳上自己的車子，把馬鞭了幾下，向着自己的家趕去。那藥師和城裏的人都想他是瘋子，所以隨他回家去罷了。

「你該對於這事負責，」大克老司在路上自語着。「是呀！你還該重重地負責，」他一到家中，便找着一只頂大的袋，帶到小克老司那裏，對他說，你已經愚弄我兩次了，第一次我擊殺我的四只馬，現在又殺了我的祖母，一概都是你的錯處。但是第三次，你是怕沒有機會好愚弄我的了！」於是他便捉住了小克老司，把他裝到那只袋裏去，又背在自己的背上，「現在我要沉殺你了。」

大克老司要走許多的路，方始好到那條河邊。但是小克老司的分量不輕，不是容易背的。大克老司走過了一坐禮拜堂，裏面琴聲正響着，堂中的人又唱得很幽雅，所以他想進去聽一會兒。他先放下了他的重擔，（因為袋中還裝着一個人）在禮拜堂的大門口頭，隨後走了進去。他有十二分的把握，小克老司是不會逃出來的，因

爲大家都在做禮拜的時候，沒有人會來幫助他。

「呀！呀！小克老司嘆着氣，便在袋中亂扭了一會，但是仍舊不能弄斷那條縛住袋口的繩索。這時那邊正來了一個老年的牧人，他的頭髮已發白，手中拿着一條拐杖，獨自趕着一羣牛。不防那羣牛把藏着小克老司的袋，碰倒在地上了。」

「呀！小克老司嘆着氣，我現在還太年青，被送到天堂上去哩！」

那個年老的牧人說：「我是一個窮人，雖然這樣年老，還不能到那邊去呢！」

「那麼你把這只袋解開來好了。」小克老司叫着，「你便可替代我的位子，立刻會到那邊的。」

「我很歡喜這樣做。」老年人說。他把那只袋解了開來，小克老司立刻跳了出來。

「你願代我看守這羣牛麼？」老年人先問着，後來便爬到袋裏去。小克老司縛好了袋，趕着一羣牛去了。

後來大克老司從禮拜堂裏走出來，拿起那只袋，他覺得已輕鬆了不少。因爲老牧人比小克老司差不多輕了一半。「這只袋怎能會變做這樣的輕了！或者是爲了我聽聽唱歌的聲音。」他自語着。現在他到了一條又深又闊的河邊，他便把藏着老牧人的袋，投到水中，又喊叫着：

「現在我想你不能再愚弄我的了！」

這事以後，他便想回到自己的家中去。他正走到一條叉路口，又遇見那小克老司趕着一羣牛來了。

「這件事是怎麼的？」大克老司說，「我豈不是已經沉殺你麼？」

「是呀！小克老司答着，你投我到河中，還不到半個鐘頭呢！」

「但是你怎麼得着這一大羣的好牛呢？」大克老司問着。

「這些都是海牛呀！」小克老司說，「我可以把全章事情說給你聽聽，還要謝謝你的善舉。因為現在我又到世上來了，而且變成十分富足。我起先藏在袋中，已是嚇得很，你把我從橋上投到冷水中的時候，我的兩只耳朵只聽見迅速的風聲。後來我立刻沉到河底去了！但是我絲毫未受損傷，因為那邊生着美麗的草，我便倒在那美麗的草上，那口袋也立刻鬆解了。那時湊巧來了一位仙女，生得美麗可愛，身上穿着一件潔白的長衣，頭上還有一個花圈，圍繞着她潤濕的頭髮。她前來拉着我的手，問着：「小克老司呀！你在這裏麼？現在這裏有幾隻牛，為你預備着。但是再走前二三里路，你可以看見一大羣牛，便是我要給你的。我又看見那河底上有一條大路通到大海中去，海中的人，都依着這條路，一直走到內地。大路的兩旁，還有很可愛的花和美麗的草生長着。大小的魚都游泳在水中，從我的耳邊經過，和空中的鳥一樣迅速。那邊的人都是何等美麗的人民呀！何等雄壯的牛羣吓！」

大克老司問他說：「但是你爲什麼上來得這樣快呢？若是那邊果真和你所說的一樣美麗，我一定不肯就回來的了！」

「不過你要細細地想想，我是很上算的呢。」小克老司說，「因為我已告訴你，那個仙女怎樣的和我說，離大路約二、三里遠的地方，有一大羣海牛等待着。她所說的路，自然在那條河的底下。她不會走在別的路上。我本來知道這條河，是怎樣彎曲着，先在這邊，後在那邊。所以要從這邊走到那邊要兜大的圈子，不如先上岸，抄了近路過去，再跳到河底下，來得方便。這樣一來，祇少可省走一半路程，等一會兒我便可得到那一大羣牛了。」

「呀！你真是一個有運氣的人。」大克老司說，「你想我也可以得着幾只海牛，若是我也跳到那河底去？」

「這是毫無疑問的，小克老司答着，但是背你到那個河邊去，似乎太重一些。若是你歡喜自己走去，在那裏再自己爬進袋中，我定必要十分快活地，把你投到河心中去哩。」

「謝謝你！」大克老司說，「但是我到了那邊，若是找不着海中，請你留意一點，嘗嘗我拐杖的滋味吧！」

「呀！你不用待我那樣壞的。」說了這話，小克老司和大克老司都朝河走去。那羣牛現在口渴得很，一看見河，便立刻一隻一隻跳到水中去了。

小克老司又說：「你看牠們是何等的急切，想再到河底去啊！」

「是呀！我已親眼看見了。」大克老司說，「但是請你快一點來幫助我，否則你就要先嘗嘗我的拐杖。」

他自己便爬到袋中去了。

「頂好再放一塊石頭在裏面，」大克老司說，「我還怕不容易沉下去呢！」

「依你的意思做好了。」小克老司說。他便把一方大石頭放進去，又把袋口紮好了，後來連袋連人，朝河中心一推，只聽見砰的一聲，大克老司已落到河中，立刻朝河底沉下去了。

「我怕他還找不着牛呢！」小克老司說。他自己便趕着一羣牛回家去了。十四年十月，脫稿。溫州

譯者按安特生的童話，雖然很多，便是有興味的，也不少。但是我以為，其中最有趣的，要算這篇！所以把牠翻了出來，供小朋友們閱讀一下。上面我說牠是頂有趣的，自然也有一個道理。因為這篇童話中的主角，大克老司和小克老司，都帶着三分傻氣，（恐怕還不止三分麼？）和我們常常講到的「呆女婿」不相上下，可算難兄難弟的了。

妾

林誠芬試作

連志雄是個鄉下的土財主。顧丁口多，費財富，又是個善於奉承的人。藉着巴給的手段，交歡了幾個敗類訟師，落格紳士。他就得意洋洋地在人前說這樣那樣，無非道某老爺是我表親，某鄉紳是我的世交。前次我的內人到他處，那裏奶奶小姐歡喜得什麼似的。昨天我兒子回來，又帶了許多所不常見的西洋娃娃，東洋花糖，怪好玩的，這一類的話。還把他的名片貼在大門楣上，最易引人注目的地方，表示他說的是的確的。那些敦厚的農民，雖不見得真實，倒也驚嘆起來。凡事總要讓二分便宜給他，——因為他的背後有某老爺啊。所以志雄在他鄉裏，到

算是南面王無其尊哩！

去年溫地鬧荒得怪厲害的。可怕的太陽爺，蒸灼個地崩石裂。什麼苗禾啦，果木啦，早燒得連根都化了。可憐遍地哀鴻嗷嗷待食的情形，只少得鬧到易子而食之概。這消息一到了志雄耳中，引動了他發財之念。就託了某紳運動之力，運了幾百包白米趕到溫地，不上二日，都發完了。除去本銀，賺了三四百塊利錢以外，還換來五個女子，六七歲的也有，十二三歲的也有；有那最大一個，也不過十六七歲。光景雖不縹緲，到也潔白。所以就給志雄納做小老婆。這回的大災，却成全了一個志雄。

好事多磨，紅顏薄命。這是多麼不祥的名詞呀！志雄的妻子，是個有名妒婦。平地裏家裏多了一個女人，而且是多了一個情敵，怎麼叫她能夠相安無事呢？起初還碍着丈夫面子，不好十分爲難。後來覺得志雄和自己當面疏生，一腔宿氣，忍到無可再忍，終於發洩出來。有時指鷄罵豬的說：「我這樣人家，沒有便飯給你喫的呀！喂得你肥大了，總不中用，終於給人家賣去喇！」那小老婆豈有不會聽話的，只不肯「覺由我開」，轉在丈夫旁邊撥弄言語，叫丈夫去出頭，自己在那裏做好人。誰知志雄也是知風看勢的。先前給妻子壓服了，現在更不好惹她，抱了「不聾不痴，不做家翁」的主義，由他自罵自止。那婦人見丈夫沒話說了，伊——情敵——又那樣的可欺，不管給她一個暗示，就越發得威風了。從此志雄的家庭，幾於沒有一天的安甯！

在一所幽邃的房子內，只有一尺多大的窗子，透些微光來救濟這屋子的黑暗。團團地圍住七八個婦女們，

越覺得擁擠難堪了！那些婦女們交頭接耳，呶呶喳喳，啞個嘴兒，做個手兒，不知說怎麼一回大事的？

「可惡的娼婦，在丈夫面前撒嬌撒痴，討丈夫的歡心，現在丈夫外頭去了，沒有主兒了，也有落在我手裏的。一日，那變戲法的伎倆，快請收拾起來。老娘不是男子，用不着你狐媚呢哼！」一個中年婦人暴着咽喉，面上青筋浮露，指著手罵的。

在那一邊屋隅，另坐着一個少婦，兩淚直瀉地咽鳴抽噎，哭個不休！

那中年婦人接下去說：「那不知死的娼婦，喫起飯來，學得像了；奶奶小姐還來不及哩！昨天煮的飯，糊漿漿地，如何喫的。說了幾句，就不舒服起來。今天煮了稀水似的飯，也敢擺上桌來。難道叫老娘給你喫飯汁嗎？」說着，吼的一聲坐上。那些在旁閑觀的婦女們，看見勢頭不好，也許是憐惜志雄小老婆，做好人情，都湊上來一句大娘，一句細姨，說了許多求情的話。却把志雄妻子益發說得加氣十分說：「你們都知道，還是我度量氣大喇；不然像你娼婦辱沒門楣的野貨，給誰都不……」那在地下坐的少婦，忽地住了哭，截住說：「不……不……不什麼？我不是娼婦，更不像誰的野貨！不過是你們家裏沒人了，才要我進來。老娘有踏出門來求你們要麼？要了人，又把我看做眼中釘，丈夫不在，就拿出大的模樣來。單是不慣受人制治，看你有什麼法子沒有！」

這不啻是火上添油，那志雄妻子，只有她罵別人，怎許你回半句話？不聽猶可，聽了把足尖下的氣都抽向頭頂上來。拔起小腳，趕上二步，一手抓了小老婆頭髮，扭做一團，噹噹噹……拳落如雨，打得連手兒都不見的。嚇得一

班婦女擁將上來，拖拖扯扯，好容易才把兩個分開兩處。一個打的面上青的一塊，紅的一塊，抽抽噎噎和母猪一般。一個扯的衣破碎破，遮遮掩掩，好沒趣味。一霎那間，啼的罵的，喧然一室。衆人做好做歹，說一陣，勸一陣，才漸漸散去。

過了幾天，志雄回來了。他本是黑籍中人，這次從別處販土方才回來的。

「你好沒良心呀，幾十塊洋錢，便要人家活活地葬在地獄裏，自己却裝聾做啞，一概不管，到外頭，只任我去受苦啦！」那小老婆見志雄才回家門，就咽咽嗚嗚似怨似訴的說着。

志雄氣還未歇，被小老婆劈頭就是一棒，嚇得呆了，坐在椅上哭又不是，笑又不是，要待尋個話兒去慰伊，早聽得裏邊「拍」的一響，接着跑出妻子來，向志雄連連啐了兩下，說：「都是你這王八老烏龜做的好事，好好人家，娶了什麼妖精回來，把老娘壓在一邊。那娼婦看得透了，仗着丈夫勢頭，到要反了正了，好好老娘，總要和你能拼個死命。索性沒有我，讓你們去快活。」說了，捲起兩袖，氣憤憤的預備廝打。志雄冷笑道：「那又何苦來！橫豎我死了，你們就沒有可爭了！我不信娶小老婆，就犯了什麼大罪似的，連家庭的幸福都沒享受！」說着，賭氣去了。但遠遠地還聽得裏面「王八娼婦」「沒良心活地獄」……互罵着。

幾點鐘後，志雄村上，忽然騰佈了一宗新聞。村上男的女的，三個一塊，五個一陣，紛紛地議論。有的說昨天得活活地，有的說我老早就知道她必死的。

「喂！阿二，你知道志雄家裏出了事嗎？」一個四十多歲鄉村上挑水夫，對着站在對面名叫阿二的說。

「不是志雄的小老婆見閻王去了嗎？」阿二奇詫地回說。「是的，是吃鴉片死的！」

「什麼吃鴉片嗎？她怎有鴉片呢？」

「志雄不是自己吸了煙嗎？那鴉片就是放在她的房裏，今天和志雄妻子吵了嘴，關上房門，一身穿得整整齊齊，直躺躺地倒在床上。直至志雄來取鴉片上燈，那鍋內就沒有了。回過頭問她，應也不應；連鼻息兒都沒有。齒縫裏烏塗地還糊着鴉片。所以才知是吃那毒物死的。」

「他不畏鬼嗎？去年王五家的死了，聽說現在夜裏還見響動哩！」另一個二十上下歲的青年插嘴說的。

「可不是嗎？志雄現在決定搬到別處去住。明天就替她拜懺唸經，叫死人在陰府裏不來作祟。」那挑水夫這樣回說。

「還便宜他哩！她是換來貨，沒有外家；不然，那一筆人命錢，像他這樣人家，幾百個袁世凱還少哩！」阿二忿然而說。

啊！妾妾的代價，原來如此！香消玉隕，有外家的還要來敲一筆竹槓啊！妾妾的代價原來如此！

小拇指

崇義譯

從前有一位婦人，她時常覺得冷靜，所以她十分想望着一個小孩子，做她的伴侶。但是她到底不知道怎樣做法。她便走到一個老年女巫那兒，問她說：「我是熱切地想有一個妙小的孩子，你可以告訴我怎樣得到一個麼？」

「那是很容易做的，」那個老年女巫說，「那邊有一棵麥，牠的樣兒和農人所種的不同，又和那飼雞的麥兩樣的。你只要把牠拔來種在花盆中好了，後來你自然會看見你所要看的。」

「謝謝你，」那婦人說，便給了那女巫一枚先令，獨自回家去了。到了家中，她便把那棵麥，插在盆內。有一朵像鬱金香那樣壯嚴的大花，立刻生長出來。但是牠的花瓣，仍是捲着，和那未放苞的花芽一般。

「那是一朵美麗的花，」那個婦人說。她便把那些紅色和黃色的花瓣，摺了一會。他正在接摺的時候，那朵花兒立刻開放出來。這正是一朵鬱金香，因為現在可以看得清楚一些。那花的當中，還坐着一位幽靜的小姑娘。她是十分的美麗文雅，但是她的身材，不過和拇指那樣長短，所以他的芳名，便叫「小拇指」了。

她有一只整潔，油漆的胡桃核，做她的搖籃。紫藍色的葉子，做牠的褥子。玫瑰的花瓣，做她的被單。她每晚總是睡在那兒，但是日中，她終要在棹子上玩耍。那婦人放一盆水在那張棹子上，四週又放好不少的鮮花。在水的

正中，浮着一張荷葉。在這張荷葉上，小拇指可以獨自坐坐，還可以搖來搖去，賞識美麗的風景。她還會唱詩，聲音婉轉，恐怕沒有人，可同她比美的了！

有一晚上，她正睡在那美麗的牀上，不料有一只醜惡的蝦蟆，忽從一塊破的窗門上，跳了進來。那蝦蟆生來是一種可惡醜類，湊巧牠又跳到那張棹上。那時候，小拇指正睡在玫瑰被中，找她的好夢呢。

「她可以做我兒子的美妻，」那蝦蟆說。不問情由，牠便帶了睡着小拇指的胡桃核，重新跳出那扇破窗，一直到了花園之中。

那邊有一條闊的河，河的岸旁，都是泥濘潮濕的地方，那只蝦蟆和他的兒子，便住在這兒。呀！牠是何等的可怕活，像牠的母親呢！牠一看見這位美女，便叫了幾聲「咯洛！咯洛！」

「切勿說得這樣響，驚擾了她的清夢，」那老蝦蟆說，「她或者就會逃去，因為她的身子輕如鴻毛，我們將要把她放在一張荷葉的上面，使她居住在河的中心，如同住在一坐小島上一般。從那兒她又不會逃去，我們便可以安心佈置一間壯觀的房間，（在沼澤中）做你和她的住處。」

在那邊河中，本已長滿了許多濶大的荷葉，並且每張都浮在水面上。那遠離河岸的地方，更加生長了很多的大荷葉。那老蝦蟆便帶了胡桃核中的小拇指，游到那個地方，把她放在那兒。

小拇指在第二天的早晨，醒起來，她一看，她自己居住的地方，她便大哭了一會兒。因為在荷葉的四週，有水

環繞着，沒有達到岸上的希望。

那時老蝦蟆正從事在沼澤中，裝飾牠媳婦的房間。牠所用的材料，便是蘆葦和黃花，因為牠望全間房子，都要美麗可觀，使牠的新媳婦心滿意足。現在牠已佈置好了，牠便和牠的兒子游到荷葉那兒。那時小拇指，正獨自站在葉上。老蝦蟆打算先把牠的美麗小牀，帶到新房中去，牠向小拇指鞠了一個躬，說：「這位便是我的小兒，他便是你的未婚夫，你們夫婦倆儘可快快活活的住在沼澤之中。」

但是牠的兒子，只會叫幾聲「咯洛咯洛！」後來牠們便帶了這架美麗的小牀，離開了那邊。同時小拇指獨自坐在青葉上，哭哭啼啼，因為牠本不願意和那老蝦蟆住在一起，也不歡喜做牠醜惡兒子的未婚妻。那些游泳在河中的小魚，早已看見那老蝦蟆和聽見牠所說的話。所以大家都探出了頭，想要看看這小姑娘。牠們既然親自看出牠的美貌，大家都為牠嫁給蝦蟆的事情，憂愁起來。牠們說：「那是決定不可以的！」牠們便召集在小拇指站立的葉子的四週，努力把梗子咬斷了，所以那張葉子，也順流漂去，一直到蝦蟆不能達到的所在。

小拇指經過了許多大城，棲在樹枝上的小鳥，看見牠浮流着，便唱着說：「何等美麗可愛的小姑娘呀！」那張葉子仍自載着她，漂流下去，又到了別的地方。

有一只美麗白色的蝴蝶，常常在他的四週飛舞着。因為小拇指使牠覺得快活，所以終於停在葉子的上面。她現在也覺得十分快活，因為蝦蟆不能再到那兒，況且四週的景緻，都很美好。日光照在水面上，反射出一種金

黃色的光彩。她拿着自己的腰帶，把一端繫在蝴蝶的身上，又把別的一端繫在荷葉上，這樣荷葉便漂流得更加快了。她自己也隨波逐流地漂去，因為她本站在荷葉的上面。

這時不料又來了一只金龜蟲，牠看見了她，便立刻抓住了她妙小的身子，把她飛帶到一株樹上。但那張荷葉，還自和蝴蝶順着河流，漂浮下去，因為蝴蝶已被小姆指繫在葉子上了。

呀！可憐的小姆指既被金龜蟲帶去，受着何等驚嚇啊！但是她更加覺得憂愁，爲了那只美麗白色的蝴蝶。她既被自己縛住在葉上，自然不能逃去，一定要餓死的了。但是這事一點不使金龜蟲注意，牠只知道和小姆指坐在樹上，最大的葉片的上面，採些花蜜給她吃着，還承認她是很美貌的，雖然她一點兒不像金龜蟲。後來那些住在樹上的金龜蟲，都出來看她。還有一班青年的貴婦（雌金龜蟲）豎起了她們的觸角，說：「那個說她是只可稱羨的呢？爲什麼她只有二只腳，這是何等的可笑嗎！」還有一位貴婦說：「她沒有觸角。」又有一位說：「她的腰身太小了呀！她還像一個人哩！到底她是不好看的！」其餘的貴婦，也是一樣的說法。但是她到底是很美麗的，那個帶她來的金龜，心裏本來明白，現在牠被大家你一句不好，我一句不美，早已說得改變初衷的了。牠便不願再和小姆指來往，把她帶下樹來，終於放在一朵雛菊的上面。那時她獨自坐着哀哭，因爲想到自己這樣不好看，連金龜也不願和她來往，但是她實在是一位很美的女孩，和那些最美的玫瑰花朵，一樣鮮艷奪目哩。

在夏天的時候，可憐的小姆指，終於孤零零住在一個大樹林中。她爲自己編了草牀，把牠掛在一株牛蒡樹

的下面，做爲蔭蔽的所在。每日她吃花中的蜜，和清晨樹葉上的露珠。這樣她已過了夏秋二季，現在冬季又要臨頭，——一個酷冷而乏味的冬季。那些常唱歌給她聽的小鳥，現在已不知道飛到那兒去了；花卉凋萎，樹木落葉；她所棲止的牛蒡葉子，已捲起來，只存了一支枯黃的樹身。她的衣服，又是破舊不堪，冷得十分利害，使她幾乎凍死了。天又落下雪來，每一片雪對於她，像是一大塊雪，落在她的身上。因爲她的身材，不過一分長短罷了。她試用一片乾葉，圍住週身，但是不能使她覺得溫和，還是戰慄着。

她很艱難的從樹林中走出來，到了一塊麥田那邊。那麥子早已沒有的了，只有一些短小枯乾的麥根，還直立在結冰的地上。但是在他看來，又是一個森林呀！她是何等的戰慄啊！她終於走到一只田鼠所住的地方，那兒田鼠可以很濶適地過活，因爲牠有一間充滿大麥和安適的房間。可憐的小姆指，站在門的旁邊，像一個丐兒一般，求討一些大麥，因爲牠已經有二天，得不着一點風物。

「你真是一個可憐的小孩，」田鼠說，因爲牠本是一只很慈善的老田鼠，「你可以走進我溫和的房間，和我一起吃飯。」

現在小姆指使牠覺得十分快活，所以牠說：「今年冬天，你可以常常和我同住，但是你該把我的房間，掃得潔淨一點兒，還要多講故事給我聽聽，因爲我歡善聽故事。」小姆指依着牠的意思做去，得到了很安適的酬報。「我們將要有一位客人，」田鼠說，我的隣人每星期總要來望我一次。他比我還要富足，有幾間大房間，身

上穿着一件美觀黑色的皮袍。若是你願意嫁給牠，你可以衣食無憂了。但是牠有點看不清楚，你祇要把頂好聽的故事，講給牠聽罷了。

但是小拇指並不要看見她的鄰人，因為牠是一只河鼠。

後來河鼠果然來拜望田鼠，身上果然穿着一件黑色皮袍。田鼠說牠的朋友生性很聰明，財產又很富足，所以牠的房子，比自己的要大二十多倍，牠的學問又深博。但是牠不喜歡太陽和美麗的花卉，從來也不論到這些東西，因為牠本來未曾看見。

現在小拇指不得不唱給牠聽了。她先唱：「瓢蟲，瓢蟲，飛到家中去……」後來又唱：「青蛙先生，牠要去求婚……」河鼠聽了她婉轉的歌唱，居然愛上了她，但是牠不發表什麼意見，因為牠本來是謹慎的人。

河鼠近來築了一個地道，從自己家中，一直通到田鼠的家中。小拇指和田鼠都得到了牠的准許，可以自由往來。但是牠通告她們，切勿爲了放在那兒的一只死鳥，受着驚嚇。因爲那是一只完全的小鳥，有羽毛，嘴，眼，不果近來死去，埋在那兒。

那時河鼠口中，含着一片腐木，（因爲牠會在暗中發光）自己先走在前面照他們經過這條黑暗的地道。河鼠走到那死鳥的旁邊，牠便把自己闊大的鼻尖，伸到地道的上部，開掘着泥土，做成一個更大的地穴。在地道中心還臥着一只死燕子，牠有美麗的翅膀，附着在身子的兩旁，牠的兩只腳還藏在羽毛之中，只可憐的燕子，定然

是凍死的了。這件事使小拇指憂愁得很，因為她愛惜擁衆小鳥。牠們在夏天的時候，把好聽的歌唱給她聽。但是河鼠只舉起自己短小的腳，把那死燕推在旁邊。牠說：「我們不要再唱歌了，做一只鳥兒，是何等不幸啊！我的孩子大約不會遇着這種不幸的事。除了牠的唧唧吱吱的叫聲，一只小鳥還有什麼身價呢？一到冬天，牠只好活活的餓死了！」

「是呀！像你這樣有見識的人，自然說得很對。」田鼠說，「冬天到來，一只小鳥還可以把吱吱的叫聲，換取一點食物麼？牠雖然平時自鳴得意，到了現在，也只好凍餓死去罷！」

小拇指只是一聲不作，她一看見牠們走遠一點，便倚視那只燕子一會兒，把牠頭部的羽毛，披開一些，睜睜牠已閉的眼睛。

「夏天的時候，恐怕就是牠唱給我好聽的歌。」牠自忖着，「牠豈不會使我感着快活麼？」

河鼠現在再把新掘透光的大穴，填滿陪着二位客人到自己家中。正是那天晚上，小拇指一點都睡不着。她便起來，用了乾草，編成一條美麗的蓆子。後來她帶着蓆子，到燕子那兒，蓋在牠的身上。又在主人的房中，找了一些軟羊毛，把牠放在燕子的四週，望牠臥在這樣的冷地上，會覺得溫和一點兒。

「美麗的小鳥呀！再會！再會！感謝你在夏天，所唱快樂的歌曲。還記得那時的樹葉，也綠色的，溫和的太陽，照在我們的身上。」她又把自己的頭，枕在燕子的胸口，忽然聽見牠裏面，有聲音發出來，她便吃了一驚。這像牠的

心，還跳動着，因為牠還不會死去，不過凍僵罷了，現在受着熱氣自然又還了魂。

秋天來到的時候，攏衆的燕子，都飛回牠帶的地方去了。若是有一只偶然還留在這兒，牠便落下來，像已死了一般。便是雪花飛落在牠的身上，牠仍然一動不動地躺臥着。

小拇指抖得很利害，她已嚇得心驚膽落，因為燕子生得這樣偉大，她自己身材還不滿一寸。但是她仍舊抖擻精神，勇敢地把羊毛放近牠的身邊，另外又拿着自己用薄荷葉子做成的單被，蓋在牠的頭部上面。

第二日晚上，她又私自走到燕子的地方，看見牠十分生還了，但是還很軟弱，所以牠只能略為張開牠的眼睛，注視小拇指一會兒。這時她正執着一片腐木，因為她只能找着這類的燈。

「我的美麗女孩啊！我是十分感激你，」病鳥說，「你使我這樣溫適，我一定就可以復元的了，那時候我又得在溫和的日光中，往來飛翔了。」

小拇指說：「呀！現在天氣冷得很，外面已經下雪結冰了，所以你必要仍舊臥在牀上，讓我好好地看護你。」她用葉子盛了一些清水，給牠喝下，燕子便開始述說牠的遭遇。有一天牠被荊棘刺傷了一只翅膀，所以牠便不能和牠的同伴，一齊飛去，牠們終該已到南方了，後來牠自己便落下在地上。只是昏昏的睡去，不知道自己還在什麼地方。

這年冬天那只燕子完全伏在地道中，小拇指常常很小心地服侍牠。但是她故意不給田鼠和河鼠知道，因

爲大家都不歡喜牠呀！

現在正是日光融融，大地回春的時候，燕子便告辭了小拇指。她們把那地道，向上開了一個小洞，溫和豔麗的日光，果正透了進來。燕子問她說：「你願意和我一起到南方去麼？因爲你可以伏在我的背上，我們便能一起飛往那青翠的森林中呢。但是小拇指又知道自己逃了，那老田鼠一定要悲傷得很，所以她勉強對燕子說：「不！我不能和你同去吓。」

「再會了！再會了！我的和善美麗的女孩呀！」燕子說着，便戀戀不捨地飛去了。小拇指惟有不動地呆望着，眼淚不覺漱漱的流了下來，因爲她是十分愛慕那只燕子。

「唧吱！唧吱！」燕子在牠飛去的時候，這樣的叫着，小拇指只是垂頭喪氣。她是不准走到外邊去的，所以溫和的陽光，一些兒得不着，那自然的風景也不能享受一點兒。這些生長在田鼠家宅四週的幼麥，雖然只有一寸長短，在她看來已經蔚然成林了。

「現在夏天又將到來，你該預備你的嫁衣了，」田鼠對她說，因爲她們的鄰人，就是那穿黑色皮袍可惡的河鼠，已經來說過這門親事。「你一定要預備充分的絨布和夏布衣服，因爲你一旦做了河鼠的妻子，不可缺乏什麼哩。」

小拇指只是紡織着，田鼠又備了四隻蜘蛛，爲了她日夜的織造。每天早晨，河鼠來拜望她。所論到的題目，總

是不外乎夏天以後，日光不會像現在那樣利害，她們便可以舉行婚禮了。但是這件事，在小拇指看來，一點沒有興味，因為她本來不喜歡可憎的河鼠。

「知知，知知，」老田鼠叫着，「你切勿故意反對，否則我必要用我潔白的牙齒，咬你一下，你的未婚夫，本來生得面如冠玉，就是皇后，也沒有這樣好的皮袍呢！」

現在結婚的日子，已經來到，河鼠已要過來要領她到深暗的隧道中去了。她從此不能享受那溫和的日光，因為這是河鼠所不愛好的。這可憐的女孩，是十分的憂傷，因為她要在那美麗日光告別了。她和田鼠同住的時候，還可以到洞口去望一會兒。

「光亮的太陽呀！再會了！」她舉起了她的雙手，說着，她再走出洞口幾步，因為那時麥已收入，只存了一些枯乾的麥根。「再會！再會！」她再說，把兩臂抱住了一棵站在旁邊的紅花，「請你代我望望那小燕子，在牠飛來的時候。」

「唧吱！唧吱！」有聲音從天空中傳了下來，小拇指便仰起了頭，探望一下，她已看見那小燕子，正從她的頭飛過。燕子一看見她，便覺得十分快活，小拇指也告訴了牠，自己怎樣不情願去嫁給那可憎的河鼠，因為她不歡喜和牠住在不見日光的隧道中，她不知不覺地哭了起來。

「那冷的冬天又要來到，」燕子說，「我想飛到溫和的地方去，你歡喜和我同去麼？你可以坐在我的背上，

只要用你的腰帶繫住好了，我們便可以脫離那可憎的河鼠，和牠的黑暗的房間，一起到那很遠的溫適的地方。那邊有更溫和的日光照着，因為那邊通年都是像夏天，還有很美麗的花卉。可愛的小姑娘呀，請你和我同去罷，你曾經拯救了我的性命，在我凍死的時候。」

「是的，我歡喜和你同去，」小拇指說，她便坐在燕子的背上，把自己繫在頂粗的羽毛上，那燕子立刻飛到天空中，經過了許多樹林和洋海；她們還飛過了那些積雪的高山，小拇指只是慄慄地抖擻着，幸而她還可以躲在燕子的羽毛當中，略為露出她的頭，遠望地面上美麗的奇景。

後來她們終於到了一個溫和的地方，那邊日光比這兒還熱烈些，那邊的天空比這兒還碧藍一些，那邊美麗的葡萄，生長在籬笆當中。那邊還有橘子和佛手柑的樹林，空氣中都充滿了番石榴和薄荷的芬芳，路旁有成羣美麗的兒童，戲撲各色花紋的蝴蝶。但是燕子還是向前飛去，一直到了頂快樂的碧湖。有一坐白石的王宮，建立在那兒，從古時已被芬芳的樹木，環繞着。葡萄藤都繞着高大的石柱，上面築着許多燕子的窠。小拇指的朋友也築牠的窠在那兒。「舍間便在這兒，」燕子說，「但是你如果歡喜，那些生在地上美麗的鮮花，我可以把你放在那兒，你便能終日逍遙自在了。」

「那是再快活沒有的了，」小拇指忽然狂叫起來，快樂地拍着她的小手。

那邊正橫着一個白色的大石柱，已經倒下來斷成了好幾段，有一株美麗的花兒，從當中生長起來。燕子和

小拇指飛到那兒，把她放在一張大葉上面。小拇指一看見，花中還坐着一位小人，全身都很透明，猶如玻璃造成的樣兒，便驚異起來。他還戴着一頂好看的王冠，有兩只透明可愛的翅翼，他的身材不過比拇指長大了一些。他便是花中的妖精。雖然每朵花中，都坐着同樣的男男女女，但這是一位「花中之王」哩！

「呀！他是何等的美貌阿！」小拇指和燕子微語着。那王子看見燕子飛近來，便十分驚嚇，因為在牠看來，便是一只大鳥。後來他又看見小拇指，便又快活得很，因為他生平還不曾看見，和她這樣美麗的女子哩！王子便把自己的王冠，戴在小拇指的頭上，同時還要詢問她的芳名，並且願意立她為花中之后，如果她情願嫁了給他。這位王子實在和蝦蟆的兒子，大不相同，所以她便一口應承下來。從各朵花中，立刻來了許多的紅男綠女，每位都是仙而不凡。各人還帶來一件禮物，當中頂好的，便是從大蠅身上取下來的一雙翼子。這雙翼子立刻繫在小拇指的身上，使她可以從一朵花上，飛往別朵花上，她再沒有不稱心的時候了。那只燕子坐在自己的窠中，唱着婉轉的歌曲，給她們聽，但是牠的心中，暗暗地悲哀着，因為牠十分愛小拇指，不願意和她分離。

「你以後不要再叫小拇指了，」花中之王和她說，「因為這個名字是不雅的，和你的美貌，本來不配，今後你可以改叫「瑪佳」了！」

「再會了！再會了！」小燕子說，便又從那兒飛往丹麥去了。她有一個窠，做在作小說的人所住房子的窗上，終日獨自叫着：「唧吱！唧吱！」把牠自己的經歷，都告訴給小說家聽了！

譯者按小拇指姑娘，不知經歷過了多少千磨百折，方始得一位如意郎。做她精神上的伴侶。在下看來，她可說是一位戀愛史上的「花木蘭」了！

民國十四年十一月，脫稿於溫州。

百年長恨

劉希孟

夏風拂面，園花送香，夕陽黯淡，暮靄蒼茫。劉希曾治事既竟，乃徐步園中，坐亭內石椅上，目視園景，悠然自得。又見園之東隅隙地，有男女小學生二十餘人，作狼捕羊的遊戲，嬉笑聲，和細且銳的對話聲，時觸耳膜。希曾顧而樂之，時張着吻狂笑，甚至欣慰的樣子。剎那之間，他的長子玉良，擎了一封信來，封面上寫的是：送本城三百一十一號門牌，劉希曾先生鈞鑒，自縣立初級中學，希曾接過來，拆開念了一遍。忽而面色斗變，倉卒棄了觀羣兒的快樂，舍了看園花的繁盛，離了這座涼爽的茅亭而去了。

你道這封信是誰寄來的？內中寫的是些什麼話？把希曾先生慌的那個老樣子！諸君往下看，就明白。信內寫的是：

希曾表兄雅鑒。三週末候，歉甚歉甚。想兄托主平安，福有所賜，左券可操也。弟校中有一丁多馬者，乃弟之同級友也。因與校長感情不睦，星期回家，因病未返校。星期一早九句鐘始到校，然亦未曠正課，乃校長即以私自回家論，滿章記大過一次。於是全體同學一致反對，遂舉弟為代表，向校長辯論。弟本不材，口又遲鈍，如何稱職，不意

托主默佑。弟見校長，三言兩語，校長即無言可對。結果大過取消，僅扣操行十分。弟此事之成功，實係僥倖而得也。不料前日，弟等四人，偶以賭博相戲，並非動以錢財，遂被同學李雨田舉發。找四人各記大過一次。乃今日早飯後踢球，李雨田踢傷了二人。於是衆同學，又舉弟代表，向校長要求，令李雨田賠償醫藥費，並永禁止他踢球。校長尙未回校。現在計議中。吾兄有何高見，乞教一籌，以免有負同學推舉之誠衷。則幸甚矣。端此奉聞。敬請道安。表弟侯化賢鞠躬。

希曾看了這封信，心內輾轉，面異其形，飛也是的跑到屋裏，裁紙磨墨，執筆寫字，寫的是：

敬啓者。頃接化賢先生來示，領悉一切。鄙人擬於明日晚五時，在會堂開談話會。乞諸君全體到會。是爲至感。此致縣立初級中學。校友會鈞鑒。鄙人劉希曾謹啓。

希曾先生把這封信寫完了，就令他長子玉良，親手送到初級中學。

一宿無話，次日，晚四句半鐘，中學全體，魚貫到會，秩序井然，趕到打了五句鐘，就搖鈴開會了。先由段牧師報告，次唱國歌，又次唱詩，又次希曾先生演說。今天希曾發起一個談話會來，並沒有什麼好的題目，不過就我個人的事實，報告於諸君，而諸君今日毅然到會，更如此之多，實鄙人始料之所不能及也，所以希曾今日實在榮耀！實在欣幸！但是希曾的姓名，想諸君是都能知道的，然而希曾是什麼資格，諸君有能知道的麼？希曾乃是一個師範學校開除的學生，幸而孔牧師把我收入到有三中學，才得畢業前進，我想諸君對於我被開除的理由，一定是願

意知道的，現在我從頭上說一說：這就是我的百年長恨了！也就是我億萬年無窮期的長恨了！

原先我在師範校肄業的時候，有一個最親愛的朋友，他姓王，名字叫品，和我年長他三歲，但他的班次，可是在我以上；他的天資既已聰敏，而他的性情，復又勤學，他的操行，對人能夠作有禮的恭敬，對己能夠虛心而且謹慎，齋務長黎先生有句格言是：『甯信品和誑語，不聽羣生誓言。』從此可見，他的性情、道德，非同同學等所能趕的上。

事有可怪者，校中同學，三百多人，而王品和乃獨和我特別的相親善，我在那個時候，天資、學識、道德，三者，不特趕不上王品和乃獨，就是在同學中論起來，我也是數下等；但是王品和對於衆同學，是謹遵汎愛衆的意思，而獨對於我，是特別的親愛，他可是失了孔子而親仁的那一句格言了；我當時心中並沒有什麼作用，到在現下，我哭也哭不上韻來了！

我在那個時候，是惰於學，而勤於嬉，校中所授的課程，全是以潦草了之，若是論什麼自動作業，又是什麼課外作業，簡直說就可等於零，就是最重要的日記，我都沒有，所以我不能取得先生的歡迎；品和深知我的所以，故每日在下課之後，必挽我到無人的地方，和顏悅色，正言勸導，曲意引誘，說某事得怎麼樣的去作，某種學科，當怎麼樣的去學，我也很知道他說的是好意，所以當時慨然應諾，但是可不能實行所諾之言，若一朝疾雷震醒，而偶然稍有實行，品和必狂喜，而愛情至於不可以言語相形容也；若總不能實行所諾之言，品和則面色戚戚，憂心如

焚，就像失了靈魂的那種樣子。

人當少年時代，識見薄弱，學問低淺，所事多不能自主，全視外界的感化而變遷；但是善的感化最慢，而惡的感化可是最快，且更富於好奇心；因這個緣故，我就把我的好友辜負了！

有孔仲三者，亦我的同學，以頑劣冠全校，同學中與之並坐並立者，都以爲恥；其父設賭局，賣鴉片，招引無賴之人，日夜聚首；若有輸多者，則乘夜深人靜之時，潛入住戶，偷取什物變賣，以償輸債；孔仲三的父親，更是同業中的一個巨擘；孔仲三承其父的遺傳，又無家庭教育，其頑劣之性，可想而知矣。

我當時設着能夠自愛，就應當屏棄孔仲三如不見；不然，也應當以王品和醫我的手段，而用來以醫孔仲三，亦不失相規相勸之道也；但我對於此二者，則皆不能也。

我與孔仲三相識既久，遂漸漸的與之相接近，孔仲三時常曠課，我也就時時的托故請假，而樂與之同遊；又久之，我遂忘其頑劣，亦不覺其可厭，與之並坐並立，亦不以爲恥了，直以孔仲三爲全校之第一好友矣。

王品和的人格既如彼，而孔仲三的人格又如此，諸君必以我已經和孔仲三相親狎，必定疏遠王品和，而我則又不然也。

冰炭不同爐，朱墨不並顯，自古已然；但我在那個時候，而心中是很有界限；自謂王品和的忠厚可法，而孔仲三的勇武，亦不可不效；但二者不可得兼，舍孔仲三而取王品和者也。

孔仲三傲慢無禮，頑劣難化，若偶有不當他的心意，他就號跳打罵，甚於捕人的虎狼，況乃奉之爲英雄，極贊賞之，遇人亦津津樂道，謂孔仲三強而有才，且心雄萬夫，他自必成大業，而孔仲三聽我誇獎他，贊美他，他欣喜於內，而現於外，時常舉其父賭場的故事，以告我，其所言，多怪誕動聽，我聞言之下，很慕其父之爲人，爲心中遂生出一種異想來，以爲後日到了成年，苟操賭博之業，交接八方人士，我遂爲一大交際家矣，自此可笑可鄙的怪想發生以後，我遂無時不以將來的賭徒自命，但是一見了王品和，則怪想渙然消滅，趕到離別以後，則怪想又油然而生，勃然而興矣。

日復一日，我的志願愈堅，然見着王品和仍是不敢以實言相告，因爲他的膽量最小，你若和他說作犯法的賭博，例禁的鴉片，他不但不贊成，反把他的手腳怕的都亂顫，所以我對於這個志願，連一個字也不敢向他提。

王品和家甚貧，父爲商，早已逝世，又無兄弟姊妹，有寡母，賴十指的針黹，以爲生活，他常以他的志願，告訴我：『富貴之事，非我所望，但願畢業後，謀一個小學教員去作，以束修，養老母，余願足矣。』我聞言之下，極佳許他的志向，然退而思之，則又不願學他的志向，我以爲他的志向，乃庸人之志耳，寒士之事耳，我不願甘心爲庸人，而我的境遇，又非寒苦，曷不超乎凡庸之上，而出奇制勝耶？

後來我的心意，似乎也有點覺悟，想孔仲三之爲人，終非善類，而王品和乃忠誠的益友也，於是我每見王品和，必生出一種敬愛的心，及見了孔仲三就漸漸的露出厭煩之意了，然而終不免成百年長恨的緣故，則因我天

性不定，且傲慢故也。

孔仲三之爲人，至可畏怖，凡觸其怒者，必被痛打，即或哀求，至極可憐的時候，亦必遭其冷嘲熱罵，終日叟叟不休；我性情絕傲慢，事事自命爲第一好漢，不慣受人之挪揄，所以當時雖自知日就墮落，然而孔仲三若有所建議，仍不敢不應諾，且必極爲贊成，蓋不如此，恐其笑我爲鼠輩，責爲無力，譏爲無用，而減我好漢的聲價也。

一日孔仲三謂我曰：『明日禮拜，爾我再邀幾個同志作一次野游，可否？』我當時心內本不欲應諾，然而口裏則又不敢不應諾，蓋不應諾，要必大受他的嘲笑也。

翌日，就是禮拜，我心內惴惴然，憂形於色，既不敢告於父母，又不敢白於師長，就是王品和也，還得瞞着他，欲行不得，欲罷不能——希曾先生言到此處，淚已奪眶而出，後又以他悲慘顫動的聲音說道：咳！孔仲三邀我野遊的日子，就是我少年時代唯一的大紀念日也；這個紀念日，乃是我改過遷善的紀念日，也就是我辜負我好友的紀念日，也就是我百年、千年、萬年、億萬年，無窮期長恨的紀念日也。

這個禮拜日，福音堂康先生講演「美國捕蠅隊」，我校同學，幾全體到場，而孔仲三強邀我野游，我不得不從；早飯後，即相偕而去，午後四時方回，歸途，又與武更生王仁二人相遇，遂相偕而行。

二人年均長於我，其頑劣之性，不減於孔仲三，而心地之險惡，則又過之；我校前齋長李先生常說：『王仁武更生二人，乃害羣之馬，自愛者，且不可與之相交接；』我本心亦不欲與之同行，然此時勢有所不能也。

趕到離家不夠半里地的地方，我心內想道：幸無人知我交此惡黨，結此惡伴，尚可自慶，忽一揚首，見王品和借附屬小學的朱祥善迎面而來，我此時羞愧無地，面紅過耳，不得已，點首爲禮。

王品和看着我，又環看我的同伴，面上呈極不樂的顏色，以他誠懇的聲音，向我說道：『希曾！我才從福音堂回來，晚飯尙早，擬借祥善去菜園散步，君曷隨我來，我甚願得君爲伴也。』

當時我本要離了惡伴，而就王品和，但知惡伴必不許我去也，所以我只得卻之曰：『否，否，我尙有要事，不能伴君也。』言已，遂疾馳去過，蓋他那一付懇摯的容貌，足以恢復我已失落的良心，而使我無地自容，所以不如疾行而避之爲愈也。

翌日，到了校中，學監許先生問我說道：『劉希曾！昨天你因爲什麼理由，沒往福音堂去聽講？想你是有了病麼？』

咳！假使許先生不說這一番的話，我還想告之以實情，以爲懺悔地步；現下他這一番話的意思，是默示我說謊之法，而我避罪之心，遂因之以生，因應之曰：『是也，我誠病矣。』

時王品和在我左側，我懼他說我昨日之事，屢窺其面，而我此時心中羞愧之狀，亦呈現於面頰之上。

許先生看我的狀況，似乎有異，因問王品和說道：『我知汝很誠實，劉希曾昨日果真病耶？』

王品和遲疑良久，低聲徐答曰：『恐未必然。』

許先生言道：「劉希曾！然則昨日汝何往耶？快以實情告我。」

我此時窘甚，心中惶急如沸，私念王品和素以愛我自任，曷今日不肯爲我守已成之祕密，無乃太直率一些；因而就慍然答道：「先生！王品和既知之，訊問王品和可也。」

許先生言道：「不然，此乃是你自己的事情，王品和總然知之，亦不能替汝答也。」

許先生言講之時，語音溫和，面色可親；王品和立我左側，亦現踟躇不安之狀；我觀二人的狀態，而懺悔的心，又油然而起，乃實告之曰：「先生！我昨日誠未有病，乃作野游耳。」

許先生言道：「是我信汝言，但侶伴有幾？都是誰？」

當時我怕許先生責我結此惡伴，乃握強不答；許先生頻問，我仍默然；許先生不能催眠使我啓口，乃向王品和言道：「昨日劉希曾之侶伴，都是誰？汝知之，不可諱也。」王品和就一五一十的都說了；言次，淚已破睫而出。

許先生安慰他說道：「王品和你不必爲難，顧汝亦盡朋友之職耳；劉希曾苟能自愛者，我深望他不怨汝，轉當諒汝之苦衷也。」許先生於是又訓斥我幾句，又勸勉我幾句；此時預備鈴已經搖了多時，遂散去。

我此時老羞成怒，什麼懺悔心，又是什麼自愛心，簡直是攸然而逝，就像得其所以的意思；至於許先生的勸言，王品和的苦衷，我如何曉得。

是日上課時，我已無心聽講，自思：我偶和頑劣的侶伴出遊，而王品和遂發我之隱情，當衆人之下以辱我；設

若我從事設賭局，賣鴉片，他不將先警察而逮捕我麼？王品和薄我至此，若無以報之，何可甘心？於是愈思愈憤，愈憤愈思，但求日晷縮短，俾功課早完，得痛挾之，以洩我胸中的鬱氣也。

左一課，右一課，上了一課，還有一課，先生口講指畫，刺刺不休；我平日極贊美他能夠曲譬善導，而今日聽他嗷嗷不休，甚覺可厭也。渡時如年，至六課將完時，鈴聲鐺鐺一陣，已經過去了，而先生又撓舌至五六分鐘，才鞠個躬而去；我此時已不能再耐，直飛到遊戲場來了。

王品和已先我下課，雜衆人中遊戲，正在高興的時候，我跑到他面前，以手指他的鼻子罵道：「咄！汝非人類，汝非有朋友的人類，人類中沒有汝，卽熱血動物中，亦沒有汝，我今日誠心與汝來動武，以決勝負，我負亦甘心。」王品和知我怒不可遏，乃縮其手於背後，以示不格；且和顏悅色，柔聲言道：「希曾！汝恨我，誠不可怪，但我以昨日之事告先生，亦不得已也；吾今日悔亦無及矣，汝恆愛我，獨不能恕我一次耶？」

我言道：「汝而恕之，孰不可恕也，我絕不恕汝。」乃舉手力批其頰，不意其體弱膽小，甫三掌，他就昏迷於地，人事不省，於是有叫他的，有告訴先生去的。

待到先生來了，猶未蘇醒，又約六七分鐘，氣息絲絲往來，乃令混言道：「悔亦無及了！」言畢，眼微睜哭曰：「親愛的劉希曾，恕我一次吧！」此時衆同學，扶他入寢室去了。

許先生把我領到學監處，教訓了一頓，就寫了一塊牌，照章開除在校名籍，立即出校，幸孔牧師垂憐，把我收

入他的育三中學。

王品和聽說把我開除了，就立刻跑到學監處，向許先生哀求挽回，而許先生白般不允，王品和淚如雨下，哭回寢室，自是心中鬱悶，臥病在牀，一月未愈。

王品和畢業後，就留附屬小學充教，又二年，就當附屬小學的主任了。

孔仲三在我出校一個月後，散開食堂，也就開除了，遂在家從事父業。

希曾先生的演說，至此遂告終止，隨即散會。

閉會後，希曾先生遂回私宅去了，正在牀上，閉目養神默禱，而其表弟候化賢和李雨田等五人，歡躍而來，向

希曾先生鞠躬言道：「我等知罪矣！我等知罪矣！」

候化賢等四人，又向李雨田鞠躬言道：「我等不怒君，君亦勿怨我等，但求你恕我等無知可也！」

於是互相自怨，互相求恕，歡喜一堂，和希曾先生又談片刻，遂散歸。——完——一九二五，八，二五奉天綏中

頑孩

原名 The Naughty Boy
安迪生 著

漢如譯

有一位老詩翁，他實在是一位良善而誠實的老詩翁。一天黃昏時候，他很安靜底，坐在家中，天下大暴風雨，雨落地飛流，但是，這位詩翁，坐在屋角下，火爐邊，溫暖而安適，在那兒火光熾熾，萍菓焙的發嘶聲。

「在外邊遇着這雨的人，必全身透濕，沒有一絲是乾的！」他說，因為他是一個如此心慈的人。

「阿，請爲我開門，我是如此的冷如此的濕！」一個小孩，在外邊喊叫。他不住的喊，又不住的敲門，而一方面大雨傾盆，兼之暴風猛擊窗戶。

「可憐的小人，」這位詩翁走去開門這樣說。

一個小孩子，站立在那兒，他是完全沒穿戴什麼禦雨的東西，雨水由他的黃髮上流下，他是冷的發顫，若是不被接留到屋內來，他一定是會冷死的。「你這可憐的小朋友阿！」這位老詩翁說，用手牽着他，「到我這裏來，我立刻要使你溫暖，你須吃些酒和焙萍菓，因你是一個美孩子。」

他真是如此的。他的眼睛像兩顆亮星，他的頭髮雖然濕了，仍可愛底垂在兩肩。他的像貌像一個小天使。但是，寒冷使他面現土色，肢體顫動，他手中有一把弓，但完全被雨打壞了，那些美箭上各種彩色，都因濕褪去了。

這位老詩翁，靠近火爐坐下，將這小孩抱在膝上，把他的頭髮絞乾，水，把他的手烘熱，並給他熱些甜酒吃。他立即恢復了原狀，面，復現着玫瑰花色。他從膝上跳了下來，繞着老詩翁跳躍。

「你是一個快活的孩子，」老詩翁說，「你的名字是什麼？」

「我名叫愛神，」他答，「你不認識我麼？我的弓放在那兒，——我並知道如何底放弓射箭，我能告知你看啊，現在天又好，月亮放射光亮。」

「但是，你的弓已被污壞了，」老詩翁說。

「那是可惜的，」小孩說，並拾將起來，瞧着。「阿，牠是十分底乾，牠一點沒有壞，弓弦是十分底緊，看我試。」

他於是拉着弓，張上箭，瞄準，正射入老翁心中！

「你現在明白我的弓沒有污壞麼？」他笑着跑去說。這個頑皮孩子，竟射這位待他如此好，並給他溫酒和好萍菓吃的詩翁。這位善良的老詩翁，躺在地板上，並且哭了。他正被射着心，並且他說：「哎，那個愛神是一個怎樣頑皮的孩子呢！我要把他的事，告訴一切的好孩子，那樣，他們可以當心，永不和他玩耍，不然，他定會使他們受多少害的。」

凡聽見老翁述說這回事的好男女孩子，都很當心底閃避這個壞心的小孩。但是，他還常數欺騙他們，因為他是很狡猾的。當學生們由學校讀書回家的時候，他在他們旁邊跑，身上穿着一件黑袍，手臂間夾着一本書，他們不認得他，並握着他的手臂，以為他是一個同學，但他便向他們胸前射一箭。當女學生從課室回家的時候，甚至當他們在禮拜堂的時候，他埋伏以待。他不論什麼時候，對於什麼人都是這樣。他坐在戲院的大燈架上，放出這樣亮而大的火焰，人們幻想是一盞燈，但不久他們卻明白不是了。他在公園到處跑，甚至有一次他射中你父母的心的。你去問父母，便可聽見他們說什麼。阿，這個愛神是不好的孩子。萬不要同他有來往。他埋伏窺視所有的人，甚至你的老公公，也未能逃避他的毒箭。這是好久以前的事，但類似這樣的事，是永不可忘記的。壞心的小頑童，可惡！但是現在你們明白他一切的事，所以要當心他。

和尚學生

頌羔

在現在雖是已經事過境遷了，但在記憶中，却仍未完全磨滅了他的往事。其實，他真不值得我的記憶，尤不值得我爲他作什麼近似傳記的故事，但我在記憶中，既不能把他放棄，現在把他的事撫拾的記出來，當也是出於情不能已。——或者由此發表後，可以使他的形影能從我的記憶中消滅了罷。

我在十多歲的時候，在學校裏常遭受那些年齡已長同學們的欺侮，我常被他們捕捉了去，用無理野蠻的強迫手段，逼着我去爲他們做些服役的事。倘使我要倔強一點，或在無意中給他們以一種反抗，我便須受他們的種種凌辱。因此等事，我也不知發過許多不敢言的憤怒，或竟悲傷得涕泗沉瀾。

當我在家鄉學校裏，所最怕的便是他，他固是年長同學中之一，他並且年齡更長於一般年長的同學，以我看，他那時大概已有了二十五六歲了，但是他的班次却很低，低得比我們年齡小上一半的小學生還不如。他有一個特別的標記，使我們更能認識而不致忘記的，便是他的髮辮十分的短小，是所有同學中最僅見的。那也不能怪，因爲他從以前出家做過和尚，現在不久方從廟宇裏出來，進了這教會的學校中讀書。他的入校讀書，是怎樣的經過，我因爲那時年紀很幼稚，未能十分洞悉，但我却知道他很有幾個閑錢，去多多購買種種糖果雜食，凡他所歡喜的同學們，或可以得着些分潤，至於他平時所厭惡的同學們，則只有眼巴巴地看他大嚼了。

據我那時所聽見關於他的事是這樣的：他在幼時，便在一個叢林裏出了家，他能得着那廟裏老和尚——他的師父——的歡心，有一次，老和尚交給他一筆很多的錢，差他到上海來採辦一些衣物，不料他到了上海，驀覺置身錦繡堆中，終日花天酒地，未曾過許多的時候，便把所帶的錢浪費得乾乾淨淨，不能再返道山，只好浪迹春申江上了。後來不知怎的得了一個機會，和一個西國教士認識了，起先是跟着那教士，做些奴僕的事，又不知他怎的會迎合那教士的心意，使那教士對他發生憐恤的愛心，情願出一筆錢，把他送到這學校裏來，要藉重教育來培植他。——但這種經過，我只得之傳聞，確實和不確實，我也萬難斷定。

他姓什麼，我已記不得了，但他的容貌，在我的記憶中，猶能依稀的現出，他的眼睛是很小的，而牙齒却又露在嘴唇的外面，他有時笑得厲害，眼睛只眯成一道細縫，而牙齒却更突出得怕人了。他的口才是很好的，我們都很欽佩他的言語動人，但對他的言論，不僅欽佩，却更有一種畏懼藏在裏面。他在功課之餘，常爲我們這一班小同學們演講各種故事，在那些故事裏面，更說得多而且興高采烈的，尤其是他自己的故事。他述說自己幼時怎樣在廟裏度着和尚的生活，他用他伶俐的口齒，說得繪影繪聲，趣味濃厚。記得他常說到自己在廟裏起首做和尚時，曾在頂上燒了幾個疤痕，便頻頻用手摸撫着短髮，或有時竟分開髮辮，使我們得着清楚的證明。他在那些故事中，往往造作許多穢事，說到他們的廟裏，有時來了燒香的青年婦女，他們便設法調戲她們，那些雖不是真事，但他描畫得活靈活現，我們這些幼童便容易從小知不覺間，在純潔的想像中種下卑污齷齪的種子。他也有

些好處，因為他也時常說到自己的過錯，把欺負那老和尚的事，往往不加隱諱的陳述出來，而呈露一些懊喪的情緒。但他多半是說到從前自己在上海用錢揮霍的樂事，他極細致的描寫在上海種種污賤行爲，大馬路景象的奢華，四馬路雉妓的拉攏，很足使聽者神迷意醉目瞪口呆。他說到此等去處，便滔滔不絕，眉飛色舞，大有捲土重來，再行嘗試之概。

他在學校中年齡已長，見同學們在功課上有進步，勝過了他時，他也能覺到一種羞愧，便也一時發奮，努力讀書；他爲了年長失學，也很自恨自責，心緒焚如的深深感慨。但這種現象，並不長有，他在悔恨一番之後，就又發牛懈怠，不再顧慮到自己的課程，只在校中宿舍裏隨意的向同學們說出一切淫亂的事，或又說到廟宇裏別的和尚們不守清規的行爲，極力撩撥天真的童心。他又時常恫嚇同學中的小學生們，使他們屈服在他的手下。他有一把短劍，自己說是那個老和尚送給他的，有時他和誰不對勁，或是有所欲於誰，便霍霍的在石上磨着，口裏噉哩咕嚕的，只說今日定須殺掉一個人，一般小學生聽了，嚇得心胆俱落，不敢出聲。他有時任意的戲侮同學，懦弱者只好忍受不敢聲張，而有些強硬的，便去稟告校長，但他的辯才是了得的，他向校長侃侃的說明關於那把短劍的事，早已轉送了一個小同學，那個受他贈送的小同學，到這時便不能不爲他作一個得力的見證了。並且他又說自己原知不應該攜帶那劍，不過因爲要紀念從前的師父，不肯輕易的丟去，又好似實是一個重義氣有心肝的人。至終那校長是無法懲戒他，只勸勉了他幾句，便算了結。他從此非特不肯改過，並且仍舊是無理的取

鬧，更覺肆無忌憚。一般小同學們遇見了他，莫有一個不吃虧，正如一般柔弱的小羊遇到了凶惡的豺狼一樣。他每在夜間，要和同臥室的小學生們胡纏，後來竟至沒有人再敢和他同一臥室。他也却有一些才幹，他對於同學們，能施行各種手段，剛柔並用，使他們不敢與他抵抗。這樣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光，他終因那位西教士津貼的斷絕，便出了校。恐怕他是仍舊到廟裏做他的和尚去了罷。並且，他再做和尚時，因為頂上已經燒過了戒疤，又能背誦一些經文，恐怕不會再發生什麼困難了罷。

我現在把他的事蹟從記憶中寫出一些，便深深地感到一般學校裏的學生們中間，恐怕不免仍有類似和尙一樣的人罷？恐怕正有許多純潔柔和的小學生們，是在度着他們宛轉苦悶委曲煩惱而無處伸訴的學校生活罷？有些學校裏有時發生些無謂的風潮，其主使者中間，或許也有如和尙其人者參與的罷？

言出必行

Arnold Bennett 著

文藻譯

雷爾甫和他的夫人梅笛在一個風和日暖的早晨，慢慢地，在格羅斯芙大街上步行着。

他的夫人雖然是一個長身苗條的美人，可是她的紅頭髮，偏鼻子，無論怎樣修飾，也掩蓋不過。他們的愛情，是很親密的，當他們結婚的時候，雷爾甫的境遇，還很是艱難，雖然現在他們二人，一個是勳爵，一個是勳爵夫人，可是她從前却做過寄宿舍裏的主婦，親自在鄉間的佃莊裏，料理種種的雜務，蓬頭跣足，早夕勞碌，受過許多痛

苦哩。他們貧苦的時候，曾經屢次很激烈地反目過，吵鬧鬥嘴，常起風波，可是她究竟生了一個活潑的孩子，反目和孩子，便是他們結婚以來的成績。

這一天，他們偶然興起，一同到格羅斯芙大街去，爲他們的孩子，購買世界上最好的衣料，本來他們往來出入，無日不坐着他們的美麗高大的汽車，可是這一天，梅笛喜歡和他一同散步着，因此他就顧盼自雄地跑在車如流水馬如龍的鬧街上了。行了一會，他們就覺得有點腿酸，所以他就對夫人說道：「女郎，跑得夠了，我們還是坐汽車罷。」他夫人嫣然道：「我們好久沒有坐過街車了，今天不妨坐一會罷。倒也很新奇的。」

是的，他自從富貴以來，好久不曾跑進街車了，難得坐一會兒，却也很有味的。但是他口頭却說，「不！」

他夫人是熟知他底素性的，他說「不」的時候，往往是等於「是」的，所以就嬌聲地說道：「好的，那末，我就在這裏等着罷。我們坐九九路街車，便可以直抵霍爾誇街，一會兒，我們便到那裏了。」

於是，他們就站在路旁，等着街車，可是二五路，四四路，十七路，九十路，八十路，六五路，一輛一輛的過去，竟不見一輛九九路的街車，他們不覺站得心焦了，於是他忽然大道：「今天如果沒有乘着一輛九九路的街車，我決不離此。」但是，旁邊的人說道：「今天九九路的街車是沒有的，非待至明日不可。」

他的夫人柔聲道：「雷爾，那末，我們乘五二路車，到了那邊，再換車罷。」

「不，梅笛，我們已經決定了，非坐九九路不可。」

梅笛婉轉哀告道：「那末，我們坐汽車走罷。」

「不，無論如何，非等着九九路車不可。」

正說話時，五二路的街車已經停在他們的面前了，夫人挽了他的臂兒，跑進車中，他堅持道：「不，我已經決定，必坐九九路街車方行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何況像我這樣尊嚴偉大的人，非實踐我言不可。」

他的夫人嬌嗔道：「雷爾，你癡了，現在，我要先走了，你趁第二次的街車來罷。」說罷，車早已如飛地去了。

他孤寂地站着，四面都是虛空，心中是愠怒極了，不得已，便跑向職務很忙的街警面前去，說道：「長官，我希望你爲我盡一點力——我是福勃爵士。」警察聽得他是爵士，纔微微地行一個禮，淡然問道：「爵士有什麼吩咐？」一面又旋轉身去，做他的職務，因爲車馬填街，正鬧得不堪的時候，街警也無暇和他多說閒話。

這位雷爾甫福勃爵士心中更加愠怒起來，他是倫敦城中數一數二的大人物，雖然從前他是一個貧寒困苦的小工程師，可是後來，因爲智謀手腕的超卓，竟在年未四十的時候，已達到偉大成功的地位，他現在是欽賜的爵士，上議員中的領袖人物，我們每天在報上，尤其在他自己的機關報「迴聲」上，可以讀到他偉大聰明的建議。他現在確是偉大了，人們都知道這位鼎鼎大名的福勃爵士。

可恨呀！這個街警，却是十二分的不識相，他以爲職分雖微，可是公務在身，雖然元首帝皇，也可以不受命令的，何況一個爵士呢？所以，這位雷爾甫福勃爵士，很懇切地請他，爲他通知街車公司，一詢究竟，那街警却不耐煩

地答道：「爵士，請原諒，小人公務在身，不克應命，爵士如欲使用小人，請待至十二時後，小人換班的時候罷。」

雷爾無法可想，祇得快快地還到原處，另覓方法，他看見四周的人們，簡直無可使喚的，有的都急急忙忙地像有緊要的事務，有的則昂然怒目，似乎很不願意受使喚的。

他看了一回，纔找到一個馬夫，牽着一匹老馬，沒有事做，他告訴他道：「朋友，我是福勃爵士，我的公館在培爾格蘭街的轉角，一間很高大的巨宅，你大概是知道的。你快些奔回去，請我的女書記，到這裏來，那末，我要酬謝你十個先令。」

馬夫鞠躬道：「是的，我知道了，但是，你可以暫時爲我牽着這馬嗎？」

雷爾心中，雖然很不願意，可是，因爲要達到他目的之故，不得不屈尊地應許，所以，他就牽着他的馬站着。爵士牽馬，原是一件很稀有的事情，可是，那匹馬却是完全不識抬舉的，馬夫一去，他就狂奔亂舞起來，爵士雖然用盡平生之力，和牠奮鬥，牠却愈奔愈烈，騰躍在大道之中，車馬俱阻，爵士不得已，卽忙狂呼馬夫道：「快來，將你這可惡的馬牽去罷。我真累得要死呢？」

這位可恨的街警，却一面冷笑，一面維持着秩序，可憐的福勃爵士，祇得再另圖別法，達到他的目的。

一輛汽車，嗚嗚地駛着，尋找主顧，爵士喚着車夫道：「我是福勃爵士，快到培爾格蘭街，我的巨宅中，請我的女書記來，我要給你一個金鎊，快去！快去！」

汽車夫行禮道：「知道了，我立刻就去。」於是，汽車便嗚嗚如飛地去了，爵士又孤寂虛空地站在路旁。

一會兒，汽車夫開着一輛空車還來，爵士怒吼道：「她爲什麼不來呢？」車夫道：「爵士，她不在家裏，她有事出去了，他們已經打電話給她，請她趕快來此了。」

爵士慘然道：「這裏是一金鎊，你拿去罷。你還能夠爲我做一點工作嗎？」

汽車夫笑道：「請原諒，爵士，我不克應命了，因爲我的妻子約在某處等着，我要去看她呢？」說着，便行了一個禮，開車去了。

這樣，這位尊財多的爵士，又不免要屈服了，他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，雖然想言出必行，可是，現在還有什麼方法可想呢？

可惡的街警，竟不遵他的命令，愚蠢的馬夫，竟不能爲他服務，狡滑的汽車夫，也託辭推卸，這是多麼可恨呀！可惡啊，可惡！

他那時尤其痛恨的，就是他的女書記赫梅兒女士，她如何可以擅離職守呢？她受着薪水，不盡本分，在他急需人的時候，而不來服務，那是多麼可惡可恨呀！

一會兒，一乘汽車，如飛地駛來，車中走出二個人，一個是女書記赫梅兒女士，一個是他的男書記孫約翰先生。

福勃爵士盛氣地問道：「誰教你們二個人一同來呢？我祇要赫梅兒女士一人來就夠了。」

孫約翰君鞠躬答道：「爵士，請原諒，因為來人沒有說明，使那一個書記來此，所以我們不得不同偕來，聽爵士的吩咐。」於是，福勃先生不得不竭力打算進行的方法了。

他是倫敦城中一個很有勢力的人，其他有勢力的人們，和他也都有交情。他常常很願意為人效力，可是在緊急的時候，他也要用着他們。現在，他覺得非用着那些有勢力的大人們不可了。所以，他就吩咐那女書記道：「赫梅兒女士，現在，你立刻去會見約翰霍潑華特勳爵，你知道他的辦公處，立刻去見他，無論他怎樣忙，立刻要會見他，不管他怎樣忙。」

赫女士鞠躬道：「是的，爵士。」

「請他立刻到這裏來看我，這裏，立刻到這裏……」他又用力地叮囑。

赫女士應一聲，進入汽車中了，福勃爵士又厲聲說：「噲，我完全信託你。」

原來約翰霍潑華特勳爵是街車公司的總理，他是倫敦城中很有勢力的人物，這個時候，正忙得百務交集，恐怕連點一點頭也沒有工夫。普通的人，休想見得到他，可是，赫梅兒女士因為奉了爵主之命，竟能使他立刻分身，兼程來此，福勃的魔力，也可謂偉大了。孫約翰和赫女士都一一差遣出去，現在這位所言必踐的大人物，又孤獨地站着了。偶然間，他覺得一個衣服鮮麗的婦人向他走來，回頭一看，願來是他的夫人。夫人和顏悅色的問道：

「雷爾，你站在這裏長久了，請原諒我不能陪伴你。我想你也許餓餓了罷？所以，我特買了一點精緻的點心來，親愛的，約略嘗一點罷。」

雷爾甫福勃爵士正在等待得不耐煩的時候，那裏願意吃這點心呢？吼了一聲，更將這一包精緻鮮美的點心，擲入一家路旁的小舖子裏。夫人看見情勢不對，也快快地坐着汽車去了。

嗚嗚幾聲，一輛龐大的紅色汽車，停在爵士的面前了，車中走出一個六十左右的老者來，髮鬚如銀，面目俊偉，一望而知為一個經驗豐富，辦事幹練的大腹賈，雷爾看見了，即忙招呼道：「約翰，我很感謝你，在這很忙的時候，竟抽暇來顧我！」

「不必客氣……」約翰爵士很不耐煩的說。

「真的，我實覺感激，因為你在這百忙中，竟抽空來看我，我真感激……」雷爾說。

約翰勳爵急切道：「不必客氣，雷爾甫福勃爵士，我很歡喜，因為我有這種好的機會，為你效力……」但是他確乎很忙，辦公處中等着他料理，吩咐的人們，正不下數百，在這時候，一分一秒的光陰，對他都有極大的價值，他何能久待於此呢？所以他終於忍不住的問道：「但是，福勃爵士，你究竟有什麼吩咐，老夫苟能效力，自屬榮幸，這裏不是講話之所，我們到對面皇家俱樂部中去，暢暢快快地談一會罷。」

這位福勃爵士正在快活着他的計劃，將告成功，又自己私喜，覺得他從前是一個貧寒卑微的工程師，今

且富貴，權傾朝野，這樣一個有勢力的街車公司總理，却能以一介之使，令他在百忙中，抽身來此，爲我效勞，我的勢力，也足以自雄了。因此，他便答道：「約翰，請你聽我幾句話，我決意要乘着九九路街車，方離此間，因爲我言既出，志在必行，所以，我不能離此，就是你的車中，我也不能跑進，更不能赴對面的皇家俱樂部。」於是，雷爾便將他已往的事情，約略述了一遍，繼續道：「我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現在，非九九路車到來，我不能離此。」

約翰爵士的態度，不禁令雷爾驚奇起來，因爲他不但滿口允承，反掉首疾行，奔上車去，既而又磔磔地狂笑。雷爾又正式道：「約翰老友，這是很重要的事，我並不是和你作票，這件事對於我，很是重要，我所請求你的，就是請你吩咐公司內，立刻開一輛九九路的街車來，自然，這是要真的九九路，依原路而行，經過原來的幾個站……」

約翰勳爵也莊容的答道：「不，決不能……」雷爾發急道：「不，決不可，約翰老友，這是非常緊要的事情。爲我的尊嚴計，爲我的言語效力計，無論如何必得實行，約翰老友，我在這危急待援的時候，你總要救我出險方好。」

約翰勳爵不耐聽地說道：「笑話，笑話！」他又狂笑道：「現在，雷爾，我告訴你，我確是你的朋友，所以，我用朋友的資格來給你幾句忠告。快快拋棄這種妄想，從你所立的地方，舉步還去。奔到家裏，告訴你的夫人道：『梅笛，我真是一個笨徒，做出這種無意識的行爲來。』說着，再痛打你自己的頭，去罷，雷爾老友，致於你所希望的，完全」

是滑稽罷了。」

雷爾擰笑道：「你的意思，竟這樣嗎？」

約翰勳爵道：「是的，如此而已。」

雷爾道：「沒有挽回之方嗎？」

約翰揮手道：「是的，我所能效勞的，就是吩咐公司中，今日無論如何，不准將九九路車開出，不能，不能，任何偉人的命令，決不將九九路車開出來了。」

雷爾道：「你竟決裂到如此地步嗎？你這惡狗！」

約翰爵士揮車夫開車，憤然地答道：「朋友，快快還去罷。可惡的呆徒！」說着，車已如飛地去了，雷爾頓足道：「你這老賊，可惡的老狗！」

這樣，他就厲聲對站在一旁，又驚惶又忍耐的赫女士道：「快去，到倍脫街那邊，和孫約翰一同去買一輛街車，立刻放上九九路的牌子，開到這裏來，親愛的女士，快去！快去！不論多少價錢，儘管買去，用最高的薪水，用幾個車夫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遵命，爵士，我立刻就去辦來。」於是，赫女士躍上汽車，趕快去辦理，雷爾福勃爵士又孤獨地留在那裏了。那時，雷爾突然覺得饑火中燒，不能忍耐起來，他站在這裏，已經很久了，可是，足痠腹饑，無處休息，那時的窘

狀，真是難堪哩。他既立志不離開街旁，不願到對面皇家俱樂部中去休息或飲食，惟一的援救，就是得到一些點心，可是他夫人帶來的精緻點心已經擲去了，那又如何設法呢？幸而那街旁的小鋪，距身很近，所以他就叩着鋪門，向裏面一問。

一個鬚髮灰白的老者出來問道：「你有什麼事？」

雷爾答道：「我記得曾將一包點心，擲在你們鋪裏，究竟有沒有呢？」

老者睜目道：「誰知道來擲不擲你自知道，却來問我，豈不可怪？」

雷爾莊容道：「朋友，真的，我擲在這裏，請交還我。」

老者聳肩道：「是的，先生，當我坐着工作的時候，突然有一包點心，從上面擲下，我想：這包點心，如果不是上帝賜給我的，就是魔鬼來引誘我的，可惜，魔鬼的引誘真大，我立志不受試探，竟不知不覺地吃完了，惡魔真可恨呀！」

雷爾又氣又笑道：「我是福勃爵士，你知道嗎？」

老者搖頭道：「不，從來沒有聽得過。」

雷爾發急道：「你讀報嗎？每天報上有我的名字。」

老者點頭道：「是的，我讀過報的，但是，自我出了小學校以後，六十年來，沒有看報了。」雷爾聽了，真是又笑

又恨，怦的一聲，把門關上出來了。

赫梅兒女士匆匆地來了，但是，並沒有街車，她很憂急地報告道：「我們一切都已準備好了，街車，牌子，什麼都有了，但是，還沒領到一張通行的照會，照會當然可以領到的，可是，非等待二三天不能開動哩。」

他到了這裏，幾乎已陷於絕地了。矚目四顧，但見前面賣報的人們，都拿着特刊的號外，上面寫着：「福勃爵士陷於絕地。」或「一個大人物的進退維谷。」或說：「言出不行的福勃爵士。」啊！不得了，真是畫虎不成反類犬，弄巧反成拙了。

一時，聞訊來看的人們，影戲院的攝片者，照相者，報館內的新聞記者，皆一一畢集，福勃爵士此時，真是惶愧汗下，置身無地哩。

一會兒，他的夫人來了，仍笑容滿面地問道：「雷爾我帶來的點心好麼？」

「好，很好。」他慘笑地回答。

「雷爾不要失望，我現在來陪着你罷，你看，他們都在那裏向你攝影，報上也說得天花撩亂，謠言四起了。」陡然間，九九路的街車，現於目前了。啊！奇了，這是誰做到的呢？雷爾忙問他的夫人道：「這是你做的耍意嗎？」

他的夫人嬌笑道：「是的，我費了許多心力，纔買着一輛街車，裝置完備後，又哀求許多大人物，纔得到這個通行的照會，雷爾我愛，請上車罷。」

那時雷爾反不願上車了。他想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要證明他的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必需達到目的，而後離開此地。乃計窮力盡，陷於絕地，本來這種計劃，原是要做給他底夫人看的。現在，窮途末路，仍須她來爲他解圍，他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，而空有無限的勢力，很多的金錢，依然計劃失敗，這樣說來，真是庸人自擾，弄巧成拙了。他再也不願上車了，挽着他的夫人，神色沮傷，慢慢地步行回家去，但聞道旁的人們，嗤然地冷笑罷了。

人間與天上

(散文詩)

劉 溟

一個長跪着的農人，淚落如豆，每一個音節都顫動而悽切的說：『好老爺，您修福修壽，修子修孫的。可憐我這一條苦惱的狗命罷。我從沒欠過一絲半毫，也沒遲延過一天兩天。只爲了今年的雨水太多了。我的兒子偏……偏……給流彈打死了。我又三天倒有兩天病了。什麼東西又都……都搶掉的了。連當都不能去當了。』

『我能管你這許多？』一個面團團而腹皤皤的富翁中斷了農人的話。他大約就是那所謂好老爺了。論理，單把那連連叩着頭的單衣破裳，同他自身高貴而尊榮的服飾相比較起來，也該憐憫他，饒恕他了。然而他却以爲，惟其他有了如此堂皇的冠冕，才能對於這些衣衫襤褸的人們去作威作福呢。他又厲聲說道：『賬房裏不准你拖欠，難道到我這兒來，歪纏了一會，就能答應你了嗎？哼！你簡直想扁了腦袋去戴瓜子殼了。對你說了吧，你便是死盡死絕了，我這兒的租米，一粒都不許你少的。』

這當兒，外面進來了一個俊秀的少年。他對於富翁，尚且不屑正視，至於那矮了半截的農人，當然，尤其不在他的眼裏了。

富翁見了他，很不自然的笑了一笑道：「平日，輕易也不能見你一面，你來見我，總沒有好事的。此刻又要什麼了。」

少年對於前一段的話兒，似乎全未聽得，但末一句就引起他的注意了。他却還緩緩地吸足了一口煙，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氣，方才回說：「要錢。」

富翁把他的小鬍子一捋，又將頭一側說道：「奇呀！怎麼？怎麼？三千塊錢，不到兩天又完了嗎？」

少年彈了彈煙灰，重復運用他銳利的目光，注視着富翁說：「父親在我的臨時母親那兒，一場雙雙抬的和酒，尚且化了五千元強。然則爲人子者，就從那「父在觀其行」的大道理說起來，至少也該扮個「紹箕紹裘」的肖兒罷——」

其實，以富翁的手腕儘能把壓制農人的面目去對付他兒子而有餘。但是，大約也許因着少年的服裝比較富翁的更闊綽些。所以麻木不仁的富翁，居然也有些不安了。便慌忙說道：「算了！算了！你說要多少？」

「四千塊總不算多罷！」少年搖了搖頭，眼瞪口張地等着答復。

富翁站起來，簽了一張四千塊錢的支票，使勁地遞向少年手中，然後重又恨恨地坐下了。恨恨地說道：「你

以後不用認我老子也罷。」

少年把夾着雪茄的右手，接過支票，看了看，自言自語地笑說道：「那是斷無此理。我却絕對要承認你是我的父親的。如其你同我脫離了關係，叫我還找誰去要錢呢？」他揚長而去之後，那繚繞在空中的烟圈，猶有餘味可尋。

這樣慷慨的富翁，對於區區數畝之田的租米，似乎總可以寬限些了。殊不知，他對於這一個窮苦無告的農人，還沒忘却，沉下臉來說道：「你們這一般蠟燭，不燒是再也不會亮的。」他那虎視眈眈的兩眼，向左右斜一下道：「來，帶了我的片子，把這狗頭押到衙門裏去，知照那一邊結實重辦就是了！看這狗頭可能少我一個字腳。」

家人們春雷似的同聲答應了個「欸」，便夾持着農人去了。

忽然間，醉人的南風，挾着芬芳的異香，送到了一陣陣清雋而幽揚的細樂。舉頭看時，晶瑩淨碧的天空中，翔翔着萬千天使，飄揚着輕綃之衣的上帝，在審判了。

呀！農人，富翁，少年都是同樣赤身露體地俯伏在上帝的腳下了嗎！哦！對了！他們倆當初都是赤裸裸地入世間，而今當然仍是赤裸裸地返真如。他們所視為護身符的衣裳，都已被棄在無可有之鄉了。

樂止之後，眉宇間流露着莊嚴之威的上帝，先向富翁說道：「我的所以賦與你以昂藏七尺之軀，原望你藉此去利世濟衆，謀一番轟轟烈烈的建設，而你只做了一生的酒囊飯袋，就將我按着自身形像而賜你的肉體底

美，都消失了。你看，你這便便大腹，豈非臃腫得同水牯牛相彷彿了嗎？」

上帝轉過臉來，又聲色俱厲地責備少年說：「我使你得以因襲了歷祖歷宗的餘蔭，正所以使你有所憑藉，大刀闊斧地，去從黑壓壓的人世間殺開一條血路。你却將你神聖的形骸與精神，專供那醇酒婦人的侵蝕。你看，這你僅僅皮包着的骷髏，那還有人體美之可言？」

最後，上帝低眉祝福農人說：我的愛兒，你能很充分的發展了我所給與你的體態，成了那「粒我蒸民」的豐功偉業。人類社會，固然暫時把你踐踏在腳的底裏，然而，沒有健全的體魄，安能有健全的精神。我的模型既因你而保存，所以你應當來承受天上永永遠遠的幸福。」

於是，萬千天使擁護着那喜出望外的農夫，漸漸地遠了。在張牙舞爪的火燄裏，只剩下一雙父子哀痛欲絕的呼號聲。

綁票奇案

李 睿

史才高江蘇人，前清戊午舉人，光緒時代，曾兩任縣知事，性迂腐，惟善聚斂，故官囊充裕。光復後，賃居滬濱租界某里，其獨子德生恃父多金，日惟坐食，不事生產，且嫖賭鴉片，無一不嗜。動輒耗千金，毫不吝惜。史惡之甚，斥責不改，驅而逐之，不復認爲己子。

斯時，史已抱孫，年方五齡，名祖望。史之愛勝於拱壁。蓋史已年高六十有五，所恃於破岑寂，而樂餘年者，止其妻暨此兒母子三人而已。

德生被逐之後，居無定所，親友有憐而助之，以免其流落者。然渠懶惰性成，既乏治生之術，亦無自新之志，且吃慣用慣區區金錢，區區位置，曾不足其一盼，故助之者終無能爲力，惟有聽之而已。

斯時，適上海綁票風熾，一日，史忽接恐嚇信一封，文曰：

才高鑒，啓者，請貸軍餉一萬元，限五月一日晨九句鐘，差人按信封所載地址送來，否則，將不利於尊命矣。

王阿大上 四月三十日

史接信，置之不理，惟加防備而已。多時亦無事，迨撤防一日，史抱孫乘包車上市購物，車至貝勒路，忽一汽車飛馳而來，將史撞倒在地，迨史起已不知其孫之去向矣。史於是知孫被綁，心焦如燬，翌日，果又接一函文曰：

才高鑒，又啓者，前向貸軍費一萬元，不應，今將令孫接來，知汝愛孫如血肉，不速將款交來，當剜其心掬奉汝家。

王阿大又上 五月初三日

史得信，痛不欲生，忽其被逐子德生奪門而入，曰：昨在表兄家，聞知祖望被擄，故星夜趕來，父固不認兒爲子矣。但祖望爲父愛孫，今被擄矣。總當設法營救。史此時亦不計其子之非，聞言即曰：汝有何法可想否？德生曰：有我常託名爲父之親屬，代表父與匪接洽，接洽妥協，則定時人洋對交。史曰：汝試行之。德生去，翌日復來曰：已議妥八

千起贖，史交洋德生不時德生果抱其孫歸矣。史喜曰：德生汝一生行事，惟此事差強人意，今後當痛改自新，余不計較已往。復對孫曰：祖望自汝被擄，我已不食不眠三日矣。今幸贖出，汝母痛哭更甚。速去後，進慰汝母，德生聞言心竊笑不已。一大綁票案，如此解決，論者謂爲史才高德厚所致。

後菜園裏的拉夫

周博夫

大自然爲黑暗深深地籠罩着，萬物均進入休息狀態中——大籟，地籟，人籟——寂靜，無聲……籬笆裏矮柏樹上的小黃雀，扭轉頸兒，把小嘴插在翅膀裏，靜宵宵地度着秋夜。莫愁湖裏底蓮葉下，熟睡着一對一對的鴛鴦。屋簷下的茅草裏的蝙蝠，有時吱吱地作響；這也無怪，因牠們是蝙蝠。後菜園裏底白菜，一顆顆地，一行行地，如大軍秋操似的，在那裏立着正。牠們底肥胖的耳朵上，還略搽着霜露粉脂；因此，那陰險的月兒，漸漸地從樹梢裏，露出半邊臉兒來，偷偷地瞧着；原來，她在那黑雲幕後窺侍多時了。

一個小茅棚子裏底破場上：東頭睡着一個四十來歲的男子，他因日間拖黃包車過於疲倦，此時得以舒展……筋肉，自是與那些不勞動的人們睡在細軟溫暖的鋼絲床上，一樣地愉快；西首睡着一個中年婦人，並有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躺在她懷裏，他的小嘴還吻着母親底乳頭，「聽！後菜園裏有偷白菜的吧！婦人用右腳推醒她底丈夫。」

『不要說夢話，當這個戒嚴的時候，夜晚九點鐘，街上即斷絕行人，現在已半夜了，那還有人敢來偷白菜呢……』

婦人也覺得她丈夫說的有理，如是靜默着。剎那間，人底語聲果然格外清晰了，並隱着地有聲音說：『——這塊白菜真好啊！——割……割……，小心，不要驚動人……』

這時候，二夫婦已是不得不披衣起床，男子的膽量總大一點，如是先啓扉而出。但出門並不見菜園裏有人，如是招呼妻子同往前巡查，以窮其究竟。二人剛轉過茅屋底東角，不幸的事件就發生了，真是「禍從天上來」啊！『也虧我們等候了！快伸頭來就鎖罷……』如是三四個便衣警察，將二人圍住，但祇將丈夫帶走了。這時候，婦人已是一魂不附體，不知道是「那門賬」，欲跟隨丈夫去，不能，欲喊叫，又不能，因另留下了一個警察，在那裏對付她啦！

『不要痛哭，我們是某區，因翌日清晨，本區要交夫役若干人，但今尚缺若干數額，故我們底區長，設下了這個偷白菜的計策，故意引誘人出屋，然後將他捉住——但戰事結束，你底丈夫就可歸來，與你同享溫柔鄉的幸福了……』那留下的警察，這樣細細地向婦人說着，並催她回屋。

婦人聽了這一番話，知道事已是無可挽救，因日間有許多穿馬褂的，戴高帽的，什至有某某等大學底學生，都為他們拉去了，尙無法可設，何況她丈夫是一個苦力呢！小兒又呱呱地在破榻上哭着，好似知道他父已去受

苦，生死不可逆料一般，如是婦人祇得眼淚汪汪，回到茅屋裏去了。

婦人雖回到破榻中，然終宵皆不能成味，祇朦朧地如見她丈夫自到某區後，即被閉在一小房子裏，那裏已先有滿屋的人在，他們不但無睡處，即坐的地方也沒有，皆通宵行站禮——又好似見他丈夫在前線上搬運子彈，脚步略走緩了一點，一個兵丁即將可怕的皮鞭向他身上抽着——又如見戰場上空中的子彈，似雪花的亂飛，並見一個大紅通通的砲子，正飛落在她丈夫的身邊，轟然一聲，她丈夫已是炸得烏有了，只有一縷青烟，順着風兒向天空飛去……婦人得此惡夢，即被驚醒。

滿屋淒涼，家徒四壁，廚下柴也沒有，米也沒有，母子二人如何過活？那些有財勢的人們，什麼宗教家，慈善家，當這個時候，誰能想到後菜園裏的哀鴻？

一九二五，十一月二十，金陵神學。

破扉大盜

輿 卿

海甯離湖州約有一百五十餘里，中秋時節，往海甯觀潮，民船來往要三四天工夫。那天晚上抵海甯時，船便停在城外過夜。忽然舵手打了江北口音喊着說：『先生！晚上驚醒一點，今天船停在埠頭，這裏鑽艙賊很多的。』我便答道：『知道了！』於是大家都有驚惶的神氣，宣布戒嚴令了。

我們中間，有一位美國初來的教師，因不懂我們的言語，便問道：『他講些什麼？』於是我把舵手的話，約略

講了一遍給她聽，她說道：「喔！原來有這樣的事；咳！盜賊在地球上沒有一處沒有的。你們要不要聽，在不多幾年前，我們在美國的學校裏遇盜的事嗎？」好好好極了！我們齊聲的說，於是她便說道：「第一件事，你們須要知道的，那個學校，是一個女子大學，一起的學生和教職員，都住在一所宿舍內。一日晚上，約在一二點鐘光景，明月高懸，我忽然聽得在房門外有脚步聲如箭一般快的過去了。我覺得聲音不對，便開門我尋，看見幾個學生正在很憂愁地講話，但是一點聽不清楚，有時好像說盜，有時好像說賊，我便知道不行了，趕快走到一位庶務員那裏，看見她似哭非哭的那副情形，坐在房裏，我便問道：「作什麼事呀？」他答道：「不好了，今天來了一位破扉大盜。他一來就入我的房間，起初我以為是一個學生裝了男人到我這裏來嚇我，所以我說你們女學生最歡喜做這種事，裝了男人到夜半來嚇人。」不要作聲！他說，那時我已聽得出是男人的聲音。『你再說一句話，我便要請你吃手鎗了。你的錢在那裏？』我嚇得不敢作聲，於是他到我的衣櫃裏找到一只手袋，裏面有幾塊錢便拿去了。幸而我昨天把學生付校服的錢，在昨日下午已存入銀行裏了。現在他離我的房已經許久了。」她一講完，我便道：「那我再請幾位教員一同去找那盜罷。」找了一下，一點形跡也找不到，並且尋不出他從那裏進來，從那裏出去的，就是請了偵探來也是找不出的。以後我們便去安慰那些被驚的學生，每一個學生告訴我們說，那賊已入他們的房，收集他們的金錢飾物，一齊拿去，並不許他們作聲，那賊離每一間房的時候，終把門打開了三四寸，並對他們說：「不要作聲，也不要動，只好安睡在牀上，若是不聽我的話，我便要請你們吃這東西。」（把手裏的鎗

給他們一看）那些年幼的學生望到走廊上了，是墨黑的看不出什麼東西，那裏還敢作聲呢？另有一個學生叫做路得的告訴我們說：「我的同房有一只祖傳的金鋼鑽戒指，幸她放在箱子底下，沒有被那賊拿去。他到衣櫃裏去把我一只手袋內有五十元的美金，和扣針一只，還有幾張名片拿去了。」那天晚上沒有一個人再能睡了。第二天，我們便去請了那城裏最大的福而摩斯去查，也查不出什麼。三四天之後，路得接到一封信。那封信是在火車上發的，所以不知從那一個城裏來的。打開一看，有她所失去的一只扣針。這信如左：

路得姑娘：

此扣針於我無用，故寄還。謝謝你的五十元美金，和他人的金錢飾物。破扉大盜先生字。

這封信大家看了真是詫異。本來在學校裏議論大盜問題已平靜些，可是從那信來了，學生們又是議論紛紛了。

那年學校裏因缺乏幹事一位，故請費師母爲幹事，約從那大盜事發生後一二月，一日清晨費先生來望費師母了，學生們一看見費先生便想起他與一二月前晚間的大盜相似，但是沒一個人敢說，而每一個人終是對人多看一下兒。到次日晨學，生都去上課了，那位庶務員不見費師母，便到她房裏去找，一打開門倒吃了一驚，非但人找不到，連一起的東西都沒有了，從此大家都確實知道那位破扉大盜便是費先生。

奇象緣

藻編
譯

“Women And Elephants” By R. Connell, Saturday Evening Post, Jan. 30, 1926

默頓醫生常常對人們說道：「有二樣東西，我覺得是最神祕的，就是婦女和白象。」

默頓醫生的父親，是一個做馬戲的，當醫生年幼的時候，父親常常訓練他，希望他克繼父業，可是他的母親却極端的反對，定要他去學醫，所以，默頓究竟變成了一個醫生。但是，默頓對於做馬戲，也很是喜歡，因此，當他有閒暇的時候，常常跟着馬戲團，各處遊行。

有人問默頓道：「你的說話，究竟有什麼意思？」

默頓道：「我作此言，原是有感而發，諸君少待，讓我講一樁故事，證明我的說話罷。我所跟着的馬戲團，團主是斯潑靈君。前年他玩弄獅子的時候，偶然不小心，竟被那凶野的動物，擊了一爪，便一命嗚呼，團內的事務，都是他的妻子代替了。主婦斯潑靈夫人是一個又肥碩又美麗的婦人，她做事非常能幹老練，因此營業也很是發達。近年以來，夫人是很有一點積蓄了，這樣一個又能幹又美麗又有錢的婦人，自然垂涎三尺，妄想求婚的頗不乏人，可是夫人呢，却凜若冰霜，絕對沒有一個當意的人。」

有一次，團中缺了一隻白象，恰巧當時麥克柯勃地方，有一隻白象，登報出售，所以，我們的主婦，便打了一個電

報去，詢問價錢，回電說，售價祇一千二百元，很賤，而且年幼性慧，易於馴養，主婦聞之，不覺大喜，就銀貨二交，立刻把牠賣來。交易既成，却大失所望，原來那象的脾氣，非常兇頑，馬戲團裏的人們，一個都近牠不得，須知做馬戲者，馴練野獸，原是他們的慣技，可是這一次，因為這象兒生性太粗野的原故，竟計窮力盡了。人們稍稍動彈一下，這隻野性難馴的怪象，便奔騰跳躍，移山倒海的大鬧起來，象象的人，始終無從着手，後來，主婦大怒，逼着那人去馴練，那人嚇得無法可施，祇好辭去了職務不幹。

說也奇怪，可厭的勃利，却敢去親近那象。提起勃利這個懶漢，真是又可笑又可憐的。勃利是我們馬戲團中最可厭最可笑的醜鬼，他一無所長，不過在車中做一點洗掃雜役。他天生一副醜相，灰色的眼，禿頂的頭，赤紅的鼻，歪邪的口，細小的腦袋，烏黑的頸項，再配一副短矮蹣跚的身材，使人一見，便生了滿肚子的氣。他的脾氣，又很是古怪，你要說他是一個壞人，那末，倒不如說他是一個無上的懶漢，比較來得正確，因為他簡直懶極了，連壞事也不願意做。他是一個矮鬼，所以，生平最恨的，便是身高體壯的長漢，他一見了團中的長漢，便兩目發火，滿口生煙的忿怒起來，恨不能一拳將他打死，以雪心頭之恨，當他滿胸忿火，暴跳如雷的時候，短小的身子，放在他偷來而不稱身的外衣中，愈形其醜！其實他為什麼如此痛恨長漢呢？也不過是無意識的痛恨罷了，毫無理由。

他的性懶，也可以說懶極了。別的工作都不喜歡做，所願意的，就是喝酒，對於酒類，樣樣都要喝的，自火酒以至酸醋，沒有一樣，不狂吞牛飲地喝進去。他在工作方面，也和旁人不同，如果你要他十點鐘做事，必需對他說

八點，這樣在十二時以後，他方能醉眼模糊地緩步徐來，這種老脾氣，馬戲團中的人，大家都熟知的。他最喜向人家借物，如果你願意借給他，從火柴以至汽車，不論大小美惡，他都要「借」，可是所謂借這個名辭，原是勃利自己應用的，因為他借後是否歸還，却完全不負責任。勃利也喜歡吹牛，時時向人們誇口，說他已經十六年不買襯衣，而不患無穿，原來他所穿的，都是人們穿破拋棄的衣服哩。還有一點，他也很覺自雄的，就是他已常和長漢爭鬧，往往被他們痛毆之下，像一個吃空的破酒瓶似的從火車的窗中擲出去，可是屢鬧屢擲，始終沒有跌死。馬戲團的人都厭棄他，主婦也輕看他，他本來就要被斥逐了，不意他竟和那凶頑的象親熱起來。

他初時輕拍那象，漸漸和牠相近，衆人都爲他恐懼，可是那象却寂然不動。這樣，勃利就很親熱地撫摩牠，溫溫地安慰牠，稱牠爲「我的孩子」「我的小姐」。那象也很馴服地聽從他，這樣，人們都非常驚奇。主婦知道了，就使他專象那象，暫時不加驅逐。漸漸地那凶頑的象，很馴服地聽從勃利的指揮了。漸漸地那野性大發，不可馴練的象，竟能出場演戲，靈巧非常了。這樣，人們也不禁笑道：「不意懶漢勃利却有這馴象的本領呢！」

勃利自象象以後，性亦大變，對於他飼象的職務，非常注意，他在自己的飲食方面，雖無定時，而他的象象，却每食必飽，從沒有一次疏忽的。其餘那象的痛苦疾病，莫不處處留心，他待這象，簡直比人們待他的孩子愛人還要體貼入微。勃利也不再囚首垢面，終日昏醉了，突然衣履整潔，煥然一新，待人也很是和氣，不再像以前的胡鬧，這樣，我們見了，不覺大爲驚異。後來，我們纔知道，原來勃利新近竟對人發生了戀愛，他所單獨戀愛的是誰說也

奇怪，就是馬戲團裏的主婦，斯潑靈爾夫人。正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，說來可笑，可是這個痴心的勃利却毫不自餒，一心猛進。

主婦知道了，却付之一笑，以爲這個癡心的懶漢，偶然歸正，反喪心病狂，妄想戀愛，這種妄念，完全是癡癩做夢罷了。就是要嫁人，豈不能找一個才貌雙全，出類拔萃的男子，焉有瞎了雙眼，來垂青你這癩漢呢？可是癡心的勃利呢，却仍不失望。

有機會的時候，勃利就誠懇懇地向主婦求婚，一次失敗，下次又進行，一次受辱，下次又哀求，這樣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，不下十餘次，主婦不禁發怒了，就厲聲斥他道：「我的目的，是要做馬戲，不是找人求婚。就是我要結婚，也要擇一個比你高出萬倍的人，像你這樣的醜鬼，如何却來妄想？而且，你有什么優點，却厚着臉，向我求婚呢？」勃利被主婦一問，不覺問得呆了，他搔耳摸腮，目定口呆地想了半天，纔斷斷續續地答道：

「因爲我……是……一個……男……子……」

夫人又氣又笑的問道：「此以外，還有什麼優點？」

他又搔耳摸腮，面紅筋出地想了半天，纔汗出如漿的答道：

「無論如何，我總可以設法改善學好。」

主婦厲聲道：「快些滾開罷。你這瘋狗！我們這裏，不再要你這狂鬼，快快離開這裏。」

勃利覺得無法可想，祇得滿面苦容地要求和他的愛象作別，然後離去。這天晚上，勃利向那白象喃喃地訴了一夜的苦，第二天纔依依不捨，滿眼流淚地作別去了。

勃利既逐，主婦就另使一個人，象養那象。不料那白象的舊性，又突然大發，奔跳怒吼，毀物傷人，一次，那人竟被那象捲在鼻中，向遠擲去，跌得幾乎半死。

這樣，馬戲團裏的人，都沒有法想，後來，他們就決意把牠賣去。

事有恰巧，那象忽然生病了。病勢很兇，幾乎有旦夕將死的樣子，主婦不得已，便吩咐將牠裝在車裏，載到外埠去發賣。車將出發之前，懶漢勃利忽然出現在衆人的面前，衆人倒也驚喜歡迎，告訴他白象生病的消息。勃利很悲傷地說道：「我聽得『我的小姐』害病的消息，所以，便立刻奔來，現在，我的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他早看見那心愛的白象，垂頭喪氣地站在車裏，他便立刻衝入車中，抱着白象的腿兒，哀呼流涕。他溫和地告訴白象，問牠的病勢，又命牠做深長的呼吸，那白象似乎是完全懂得他的意思，所以，便深深地呼吸起來。果然，呼吸了一會，那象似乎舒服安靜得多了，於是，勃利又抱着牠，絮絮地閒話。那時，主婦聽得勃利來到的消息，不覺心頭火起，立刻趕到，怒罵道：「誰要你這瘋漢來此，踏污我的車子，快去，快去！」

那時勃利也怒目大叫道：「不去，不去，無論怎樣，我不願離開我底白象的。須知我聽得白象害病的消息，拋棄了職務，立刻來此，此後我們或生或死，都要留在一塊，無論如何，我決不能離去的。我現在要和牠一同留在車

中，爲牠救治。」

主婦看他這種又獸又醜的怪狀，也不覺笑道：「你和象同住在車中，如果牠今晚死了，身子倒下來，豈不要把你壓死麼？」

勃利道：「我愛牠，我要救治牠，壓死的危險，我是不顧的。我愛牠，就是壓死了，我也不恨……」

於是主婦感他的愚愛，便讓勃利住在車中。這天晚上，車行甚疾，在經過一個車站的時候，車身很猛烈地震動一下，那病象果然倒下了。伏在象旁的勃利竟完全壓在白象的巨體下。

第二天早晨，有人到象車中去，看見白象壓在勃利的身上，白象還活着，而勃利却已僵臥如死了。他們就把他抬出來，灌救了好半天，纔慢慢地蘇甦起來，可是，他的脊骨已經壓斷了幾根，他的身體，負傷很重了。

幸而那時候，舊金山有一個著名的醫士，接骨治傷，其術如神，在歐戰時候，他曾經做了極大的工作，不幸的勃利，便載到他底醫院中去救治，經過了一年多，纔傷勢治癒，精神復原哩。致於他所用的醫藥費，爲數甚巨，那都是他夫人負擔的。」

「啊！奇了，他有這樣一個賢良的夫人嗎？」一個聽者驚異地問。默頓醫士不慌不忙地答道：「他的夫人是誰？列位莫要稀奇，原來就是我們馬戲團裏的主婦斯潑靈爾夫人，致於你們要問爲什麼這位又美麗又能幹又

有錢的馬戲團主婦，肯嫁給這個又襤褸又矮小又可厭的勃利，那是我也莫明其妙，不過我早已對你們說過：「婦女和白象，我覺得是最神祕的。」這樣說來，我這句話，豈不是很對的嗎？」

社會
短篇
五塊錢

崇義

閒居無事，和二三同學，到茶坊啜茗，大家坐定之後，隨即有一位茶博士過來，打了一個招呼，謙恭地詢問客人說：「先生要吃紅茶，還是綠茶？」我的一位朋友，便回頭他說：「我們要一紅一綠。」此後大家便洗了臉，吃起茶來。坐了還不到一刻鐘，便來了一大批小販，五香豆呀，炒花生呀，水餃子呀，焗鐵呀，接連的呼叫起來。我的幾位朋友，都是小食大家，（自然連我自己在內。）自然歡迎得了不得，真所謂「皆大歡迎了。」（恐怕引錯了佛語呢。）我們吃飽了茶，大家又看起新聞紙來了。我的視線，慢慢的移到「本地新聞」欄中。不意會找着一樁「瘋人自經」的奇聞，我便提給友人同看了一會兒。那時談談笑笑，倒還不生什麼感思。但是凡係含有深切意義的事理，都不能從人們腦海中，迅速地消散的。那時報章所載的文字，自然是文言體裁，但是日久遺忘，作者決不能把那篇洋洋的記載，依樣地背述一遍了！

十餘年前，杭州地方，有一位青年教員，姓老名實頭。這位老實頭，是某中學的畢業生，為人還算不錯，可惜不為鑽營拍馬，大有「當仁不讓」的遺風。他自從畢業之後，便想到上海找一個教書的地位，雖然經友人介紹幾

個地位，但是都不合格。因為讀者都知道，上海是個十里洋場，如果你想找些事作，必得一種極大的勢力的援助，否則你也該早早備好一套西裝，做個「隨身護照」。若是連這幾件事，還辦不到，便休想去染指的了。

老實頭到上海的時候，大約總在夏季，但是他所穿的，還是一件竹布長衫，因為是新近做起來的，所以老實頭行起路來，總是發出一種速速的聲音。走在馬路中，不是東看西張，便是慌慌忙忙。還怕汽車馬車，滾上身來。那些嗚嗚踏踏的聲音，在他看來，不過是一種擾亂頭腦的東西；汽車後部所放出的毒氣，在他看來，比黃鼠狼還可惡十倍。一個生長在天然環境中的青年，一旦到了這樣新式的城市中，自然處處感着不快，心中會發生一種痛苦。但是另外有一件意外的事，是他所最感痛苦的，便是到處受着人們冷酷的待遇，虛偽的交際罷了。

老實頭有一個寄父，是一位西人。老實頭的家庭，是一個貧苦的家庭，他的父親是一個花匠，每月所掙不多。他的母親幫人家做活，每月也不過四五元的進款。但是家中還有弟妹。一家五口，祇賴這區區的十餘元過活，自然沒有餘款，去付老實頭的學費了。這樣一來，老實頭不得不求助於外人了！自從考進中學，直到畢業，差不多費了他的寄父數百元錢。現在那位西國寄父，看見老實頭已經畢業，便要利用他做個手下的傳道人，還應許給他十元一月的厚俸。但是這件事，是老實頭不願幹的。一來他不曾學過道學，二來他總想「十年窗下」之後，比他的父親多掙一些。自己便可成家立業，還可幫助弟妹進學堂求學，所以即刻把他寄父的要求拒絕了。但是凡事本來不該求人，如果你必要求人，便難免他人的壓制了！他的寄父，一聽到他決絕的答復，不覺大怒，定要他按月十

元，把以前所欠的債還清，這便是老實頭初次到上海的動機了。

老實頭到了上海後，第一次所碰着的「釘子」便是自荐的失敗。他看見申報上有聘請中英文教員的廣告，便自己先寫了一封自荐的信去。那個女學校，自然是外人所辦的，（因為官立學校不易進身。）那廣告上有幾種資格載明着。第一，要至少中學畢業。第二，要基督徒。第三，要有科學知識。老實頭自己看看，還算合格，方始敢寫信去。不多幾天，那女學校校長，果然寄來一封回信，聲聲口口，要請他來面談一切。所以那天老實頭便預備去了。那女學校地點很遠，大約總需四五角車資，方可達到。那女校長見了他，自有番初次見面的談話，彼此接談，尚算投合，可惜，千錯萬錯，老實頭不該穿了一件竹布長衫，去進見那校長，所以她雖然找不着他不合格的地方，你却用種種敷衍手段，什麼「頂好你能懂些法文呀」「不知道董事們會贊成男教員麼？」後來便和老實頭說：「最好你明日來聽回音。」老實頭還以為是合格的了，不知道第二天她居然會把這二層理由，做個辭推的藉口。現在老實頭只得垂頭喪氣地，回到寓所，看看皮夾內，祇存了五塊錢了。他因內感外逼，進退乏術，當晚便在自己房中縊死了，手中還堅執着那五塊斷命錢，和一封洋洋數千言的絕命書哩。

牛奶廠的兒子

秀安

早晨的紅霞還未退去，樹梢頭的雀兒正與太陽請着早安，鐺的大門開了，送牛奶的韓阿二進來，他是個十

四五齡的童子，一身藍布衫褲，赤着足，白晳晳的臉映着紅霞，可惜只有一隻眼。他本來有兩隻眼的，因患病瞎了一隻。他母親是我母親少時的同學，他祖父在世的時候，是一位很熱心的基督徒，所以我家與他家很熟，阿二病重的時候，他母親急得不得了，忙着去請醫生診視，牧師祈禱，那晚阿二病亟了，昏沉的睡在牀上，不省人事，韓嫂子坐在牀邊流淚，眼見得這兒子是不中用了，忽然，阿二睜開眼說：「爹呢？我要與他說話。」韓嫂子趕緊去叫丈夫來，韓大哥雖是教會中人，却酷愛杯中物，醉醺醺的問兒子要什麼。阿二說：「爹啊！你不要再喝酒。我方纔已進天堂，一位穿白衣有翅膀的天使同我說：『你現在不能來，快回去，勸你父親戒酒。』爹啊！你不要再喝酒。」他說：「小孩子不要胡說。好好的睡罷。」爹啊！你一定不要再喝酒！」「好好好！」他說着，便東倒西歪，上牀去睡了。阿二從此便占勿藥，漸漸的好起來，只是瞎了一隻眼。他父親亦戒了酒，我聽了這故事後，對阿二起了恭敬心，因他曾上過天堂。在我幻想中，替這獨眼小孩頭上，戴上一圈金光，正像泰西畫中，聖人頭上所戴的一樣。

十年光陰轉瞬流去。幻想中的獨眼小聖人，許久不見了。我在今年夏天生了一場大病，病後，醫生令我以牛奶補身。母親親手搬來一碗熱騰騰的牛奶，兒時的情景忽湧入腦內。我想起送牛奶的韓阿二來了。我問母親說：「母親，韓阿二到那裏去了？諒他不忘幼時所見的異像，現在必成一個很熱心的基督徒了。」母親搖頭嘆息說：「不！不！不！他在上海做綁票匪，被逮捕，押回原籍，囚在監內了。」真的麼？我驚駭地問。母親說：「真的，『難道你沒有在報上見他的名字麼？』他是刺死黃包探三匪中的一個。當時未被逮捕。後來在車站上接肉票，被包探偵悉，

被捕了。聽說押回杭州的時候，是禁在一個木籠內，他妹妹曉得了，哭得死去活來，又無臉告訴人。當初她的哥哥從上海回來，她常常對人說：「哥哥會賺錢，每次回來，腰包內滿裝鈔票。那知都是人血啊！」他難道忘了幼時的異像麼？」我又問。「噯，離了光，去就暗，黑暗必更甚，真不錯啊！」韓大哥不久仍飲酒，所以得急病死了。韓大嫂一心經理家事和牛奶廠，不留意兒子的教育，三四年前她也死了。阿二得了遺產，便另開一所牛奶廠，那知不久即虧本倒閉了，向他哥哥借錢開茶店，給識些匪類流氓，錢財又化盡了，又騙他弟弟的錢，氣得他弟弟發狂。他愈趨愈下，竟往上海做土匪。可憐！韓大嫂在世多麼要爭氣，那知她的阿二竟爲土匪！

那天正是八月十七日，秋風蕭蕭；愁雲漠漠；小鳥噤不作聲，好一個蒼蒼寂寞的世界！母親進房對我說：「韓阿二在八月十五那天被鎗決了！』真的？』報上載着呢！』但我還不能信。閉了眼，仍見那獨眼童子，一身藍布衫褲，頭上戴圈金光，滿有希望。」

一九二五，十二，二九，武林

謎

原名The Riddle
漢如譯

有一個王的兒子，平生最歡喜同着他的一個忠信僕人出外旅行。有一次，他們在外面旅行，走在一處廣大樹林裏面，不知道到那兒去歇夜。末後，他們在林間窺見了一個女子，既走到女子身邊，看出她年幼而貌美。因追在她背後，走到一個茅舍近邊。王子對女子說：「親愛的小孩子，我和我的僕人可以在你的小茅舍中食宿，以度

過此夜嗎？」女子顫着聲音，很傷心的說，「可是可以，但是我忠告你，不要在裏面停留，不要進去最好。」王子問道，「爲甚不當進去？」女子嘆口氣說道，「我的繼母做黑心生意，與客人很不利。」

他們因此很明白那個茅舍是妖婦的茅舍。但因天色一分鐘不同一分鐘底黑下去，他們不能再向前行，兼之，他們心中不怕，所以畢竟走進去了。妖婦坐在靠近火的一把圈椅上，見他們進來，便轉一個身，用兩隻紅眼睛望着他們，用似乎十分友愛的聲音說道，「願你們晚安。你們可以隨意在這裏住多少時。」說後，隨將爐中炭火吹燃，爐上鍋中，原煮的有些東西，只是這女子提醒他們，切不可吃或飲什麼東西，因爲她的繼母讓得有些吃了使人死的酒。故他們那夜未曾吃什麼便去睡了，一夜太平平底睡到天亮。他們正預備動身——王子已經上了馬——妖婦來對他們說，「等一會，讓我敬奉一杯，祝你一路平安。」

當她跑去端酒的時候，王子已經策馬走了。王子的僕人，騎上馬正策馬要跟着王子後背去時；妖婦端着酒回來了，對他說，「將這杯酒帶給你的主人。」同時杯子破裂，毒液滿流在馬身上，馬立時便倒在地下死了。僕人因此趕快跑上，告訴主人，復不肯損失那個馬鞍子，故又回來取，走到馬屍邊，見有一隻大烏鴉在啄食馬肉，於是說道，「這隻烏鴉很可以作我們的中餐，我要將牠打死，除非找得了比牠更好的食物，我們就不要牠。」所以他將烏鴉殺死，隨身帶走了。

以後，王子同着他的僕人，在樹林中走了整天，沒有找得什麼安身的地方，到黃昏時候，走近一個旅館模樣

的房子，便進去，其中即有人帶領他們到一間小房歇下。王子的僕人，也將殺死的烏鴉交給房主，並囑咐他，代為煮熟消夜。

只是這時候王子主僕二人所處的境地，比先在妖婦家中還要危險，因為他們這時所落的，是一個強盜窟。所以天色十分黑了的時候，即有十二個面貌貓惡的，來將房子包圍着，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打劫這兩個客人。只是他們在未會動手之前，即就房子裏面為王子主僕二人所預備的棹上坐着，隨即有房主和先前那個妖婦加入他們，因為此處與那妖婦家相距甚近。第一碗端上棹的菜，便是那隻烏鴉燉湯。他們於是張口大吃，只是還沒有吃到兩口，便一齊到下地死了。原來烏鴉吃了死馬的毒肉，沾上了毒，此時復將毒遺傳到強盜身上，所以他們吃不消。王子主僕二人，因此保留了生命，因未吃那餐夜飯而十分歡喜。

房子裏面，現在除了房主的女兒以外，沒有半個人了。這個女兒卻是一個好女子，從來不肯參加房子裏面一切的黑暗事。她此時將一切的倉門打開，將每倉中所積儲的財寶指給他們看。只是王子說，他不要半點，女子自己可以保留。隨後主僕二人也就騎馬走了。他們行了好幾日的路程，來到一大城，其中有一位公主，極美麗而又極驕傲。她會宣示，不論何人，只要他能夠打一句謎語，教她猜不出，她便可以認他為丈夫。若是她猜出來了呢，便要砍掉打謎語者的頭。原來以三日為她猜謎的期限，她常是於三日未滿，就將謎語猜破了。曾有九個人，為要得她為妻，冒了生命的危險。此次王子進城，見了她的美貌，嘆為天人，決意跟着那九個人幹一幹。於是走到她的

面前，打出謎語，「從來未曾殺戮什麼，而卻殺戮了十二個人，那是什麼？」

公主難倒了。想了又想，但是想不出什麼，打開她的謎語書來看，也看不出什麼。於是囑咐她的使女，藏在王子的室中，或者王子做夢，會把謎語說破了。只是王子的僕人，更來得聰明，已經看破了公主的計畫，他於是睡在主人室中的床上，當使女進去時，他便脫掉她的外套，趕她出來。次日夜晚，公主又差遣她的房婢去竊聽，只是那僕人照舊脫去她的外套趕她出來。第三日晚上，公主以為王子自己睡在床上，所以她自己穿了一件大灰黑外衣，進王子室中去，心想輕輕兒睡在王子近邊，王子必看她不見。那僕人一閉了眼睛，公主即問他的問題，盼望說出他的口氣來。只是那僕人是醒的，心中明白當時一切的情形。公主發問道，「所謂從來未曾殺戮什麼的是什麼？」僕人答，「烏鴉，牠吃了死馬的毒肉，後來死了。」所謂殺死了十二人的是什麼？「十二個強盜，吃了烏鴉的肉，中毒死了。」公主一聽到此，便要跑走，但是那僕人緊緊底執住她的外套，使她不得不留下外套而去。

翌晨，公主通告人，說她猜破了謎語，並差人請了那十二位審判官來聽她的解答。但是，王子的僕人，同着主人站在審判官面前，要求聽他先說。審判官答允了，僕人說，「公主一輩子也猜不破這句謎語，若是她自己不藏在主人室中，她以為我主人睡在床上，其實不是我主人，乃是我睡在那裏，她探問我的時候，我便把她現在所知道的告訴了她。我原來是醒的，她卻以為我在夢中說話呢。」審判官問，「你有什么證據嗎？」那僕人於是立時跑去拿那三件外套來，一五一十底解說給審判官聽，他是怎樣得了三件外套。審判官一見公主的黑灰外套，便判曰，「將這外套滿盛金銀，那樣公主出嫁的時候，好作禮衣穿。」只是這王子絕端不願娶她。

三個從大戰中歸來的青年

頌 羔

美國很著名的東方大學裏面的學生，大多數是富貴人家的子弟，但這也不是概括的說，因為其中也有些是出於很普通的家世，更有少數很貧苦出身的大學生，簡直是營着工讀生活的人。在本篇中所說到的三個青年，便是這大學裏所有學生中三個階級的代表。

第一個，我要說到的是富家子葛君，他是一個很負名望富商的兒子。他的家在紐約相近的長島村，我曾親自去過，那是一所很高大華美的住宅。葛君自幼履厚席豐，受了很完美的教育，當他年輕的時候便進了大學；在大學裏，他很曉得怎樣努力用功，注意他的課程，在每次攷試中，他終能名列前茅，備受校中的榮譽。他的性格也很和善溫良，同學們對他也很能表示相當的敬愛。他是最喜歡美術的，更愛拉凡亞琳；他嘗具一種目的，便是立志做一個美術家，或是成功一個凡亞琳的「國手」。所以他在心中有什麼煩悶或是十分快樂的時候，總是要撥弄凡亞琳的絃索的。當我和他邂逅時，我便覺到他的可愛，他第一能深入我的腦中，使我對他致欽佩的，便是他能不同於流俗，不重視金錢的權力，而對人有一種熱烈的懇摯的友誼。他自己常這樣對人說：「當我在大學畢業之後，我便定須向人類作有價值的供獻，我將在美術裏為世人造出無窮的安慰和幸福。不久歐戰的風雲忽起，有許多大學生都拋棄了書本，執戈衛國，葛君便是其中的一個，自然要把他的終身目的，暫時的擱起了。

我所要說的第二個青年，是何君。他是一個中人之產的家庭，所以能代表那大學中的第二個階級。他有超人的天資，他的記憶力非常高強，他在瀏覽之後，背誦那書中的字句，沒有什麼差錯。他更喜歡文學，所以他常背誦許多有名的戲劇和小說。我曾經聽過他用半小時的長時間，背誦范德凱的著名小說，更用手足顏色狀態去加以種種的表情，並未錯一字。他的志向是要做一個文學家，所以他是十分注意於文學的課程，刻意去研究。那時他將要畢業了，歐戰忽起，使他覺到極大的困難，他不知應該繼續完畢他的學業，或立刻出去打仗，但最後他決定先在校中畢業後，再去幹那砲彈鐵騎的生涯，那也是出於無法的事。

這裏，我再為讀者介紹第三個——是所謂第三階級的貧苦學生。他因為家業寒微不易求學的緣故，所以在入大學時，年齡已經很大。他是郝君，是那大學中年齡較長的同學。他的身體很強健，體格也很魁梧，平日不大喜歡多說話，一望而知為沉默果斷的人物。他的思想很精細周密，對於事理，必加審慎的觀察，方始決定行止。他的天資，好像並不聰穎，也沒有美術和文學的嗜好，但他是很能刻苦自治，作事極有秩序。他又是一個運動家，很會擊棒球，對於游泳，也有很好的成績。他的目的，是要在無論做何種事，都得幫助他人的不足，甯可犧牲自己，不得辜負他人，這是他的人生觀，也便是他所堅奉的信條。他的理想事業，是要做一大實業家，因為惟有實業家有助人的能力，可以藉而實現其理想。他在大學畢業之後，便投身於一商店裏服役，但不久歐洲戰事發生，他便投軍從戎了。

說起震動天地的歐洲大戰，那時我幾乎得着一個機會親自到戰線上去，但終因事過境遷，未償所願。那時我得到一個電報，是招我往法國戰地幫助我們的同胞華工去，但當我收到那電報時，戰事已經告了結束，我的校長便勸我不必應召前往，因為不但要荒廢學業，而且無什益處，又值葛君從戰場中回來，他也向我勸止，他說：「戰後的法蘭西，真是一個活地獄呀！」隨後我也聽見有許多美好的青年，他們不死於鎗砲，不死於疆場，却死於婦人女子之手，死於許多淫穢不堪的毒病；在那時，戰後的武士們，因為滯留法國的緣故，便從戰地的下等娼妓中帶了不可救藥的傳染病回來，困頓床褥，輾轉而死。然而他們三人，既不死於鎗砲，又不死於毒病，都能脫離種種不測的危險，生還了故里，不可謂非大幸；但是他們的前程事業，經過了這番鎗砲的轟擾，便不無有所改變，總使他們於無形中受了精神上的痛苦，那也不得不詳為介紹的。

葛君在戰場中的職務是一個戰地飛機的駕駛人，他在職務上，也曾建立過很好的功績，他有許多次從極危險的環境裏安然脫出，常被敵人窺伺，更或受敵人飛機的追隨。但他因為少年英敏，恃着靈捷的思想和觀察，從容的愉快的在空中盡他的職務。不過他並不管拋擲炸彈的事，因為他生性不喜殺戮，所以在那大戰中，出入於鎗林彈雨裏面，只是一個軍事的空中偵探，實在的，他是看殺戮同類為最殘酷不仁的事。當他在軍營中閑空的時候，他便把從戰爭裏所得到的經驗，觀察，和印象，一一的描寫出來，這便是唯一的正當工作，他視為有興趣的消遣了。最後，大戰結束了，他便和戰爭的生活告別，約了一個朋友，藉着自己資斧的充足，就開始了一種游歷

的生涯。他是從中國回本鄉的，當他經過上海的時候，也曾和那朋友一同逛到城隍廟，因為言語的隔膜，便受了那裏許多無識流氓的訛詐，那時他友按捺不住，幾次想和流氓們用武，但葛君極力勸止，情願拿出超過應出的代價很多金錢，而不願和我們的同胞開釁。他在上海時，又曾遇着一個小時同學的本國朋友魏君，異鄉遇故知，當然有格外的欣慰；魏君那時已經是鼎鼎有名美孚公司的駐華分經理，擁有雄厚的資財，並且已經娶了一個很美麗的妻子。但葛君不但不羨慕他的幸運，並且對他那種物質上享受的際遇，稍微感到不滿，因為他原是以服務人羣為職志，見了外國資本家在中國所施的種種侵掠手段，十分引為隱憂，常常嘆道：『若是長久如此下去，則第二次的大戰定不能免了！』所以當魏君勸他不要歸國只在上海經商，便足受用不盡時，他便堅決的謝絕了。

他回到自己的家裏，家中的親族朋友都十二分的歡樂着接待他，因為他的肢體並未曾因此次的大戰損壞了分毫，好似千萬的健兒所得的悲慘結果一樣。但他雖是從九死一生中生還故里，而心裏却有些惓惓不樂，他想自己在大學裏並未會畢業，對於自己的前途，究竟不知將有何成就；又當戰地召歸後，也無心再去度那學校的生活，便決定在家裏閉戶著書，把從戰地所得的印象，重新整理的發表出來。他把這篇稿本賣給一個書肆，得了一千餘金的稿費，自己又添了一點錢，就買得一只精美的凡亞琳，專心的再去從音樂上研究了。但是，自經過這番空前的大戰，人們的需要已經為之一變，他們所要求的，並非什麼高尚的藝術，乃是要忘記在戰爭時

所受的一切痛苦，在音樂上只是要有一種凡濁的燥響，能刺激神經，便可滿足他們的慾望；因此在當時一般所號稱的音樂家們，只是一些投入所好，不免流俗的樂工，和高君理想中的藝術家迥然殊異，他便感受到無聊的寂寞，不願去尋求什麼師友，只一人冥搜潛索的去探求。他這時，既然無望於社會，看了社會的黑暗，人羣的罪惡，就本其一向服務的素志，決定入神學校學習傳布基督福音，我遇見他的時候，他正是一個神學生。

何君在戰場中，是一個裝甲戰車的管理者。他在法國軍隊裏很能盡力，他往往馳驟於砲彈如雨的戰場，勇猛精警的司理着他的職守。有一次，他正在裝甲戰車上向敵人描準，忽然來了一顆巨大的砲彈，把那車擊壞，他也被掀出於數丈以外。他受了過分的打擊，登時不省人事，僵臥在叢屍中間，幸虧那慈勇精細的戰地紅十字會會員，從屍身中把他檢了出來，抬往戰地醫院裏爲他治療，經過了一個可怕的長久時間，方才恢復他身體上的健康。當他從險惡的戰地歸來，他的肢體，並不會摧殘，但他的神經上，却受了不可恢復的莫大損失，他的記憶力有時很好，有時差池得很，或有時竟致完全遺忘得干干淨淨。他又得了一種危險的惡疾，時常昏厥不省，如同死去一般。所以他從前光明的前途一變而爲黑暗；他在文學上的希望，也漸漸的失去。並且當時的文學界趨勢，是呈着灰敗的墮落的現象，所有的作品，也只是凶惡的戰爭描寫，並無什麼高尚的理想，缺乏真美善的藝術。他在那種萬念俱灰的時候，忽有一線的光明，發現於心田深處，他覺悟到若是自己要在人生中尚有切實的供獻，必須要極力謀求如何可以停止慘酷的戰爭；由此他就十分傾向於基督教救世的福音，決志入神學院攻研，實在

做傳道師的預備。他的未婚妻因為他要入神學院，便向他表示失望，和他解除婚約，他絲毫不顧，不可更變其已定的志願。因為他想自己已經是死過的人，應該把此僥倖的餘生，完全奉獻給上帝，爲人世盡其正當的職責。當他到神學院肄業時，我也正在那裏讀書，於是便和他成爲同學了。

這裏要說到其中第三個參加最猛烈戰爭的郝君，他曾參加過那次最猛烈攻擊與登堡戰線之役，他是許多衝鋒隊裏的一員，他隸屬於百餘人的一小隊，他那一隊經過了這次攻擊，只生還了三四人，而他也便是這三四人中之一了。我曾當面問過他：『在那樣的衝鋒裏，你會感覺到怎樣呢？』他只告訴我，當奉命令攻擊時，只是盲目地隨衆進行，凡耳目所接觸的，皆是連天的砲火煙霧迷茫，響聲振耳，只見身旁的同伴皆紛紛的仆倒，自己也不曉得什麼叫做怕，不自覺的仍奮奮勇向前；及至後來敵方紛紛退却，就和別的隊伍集合，一同佔據了與登堡戰線的一部，他從那樣猛烈砲火中生還，未損及一毫，別人也都爲他慶幸不已，但他由此覺得慘酷的戰爭，着實凶殘無比，他眼見許多好朋友們，在數分鐘前，尚能談笑自如，如生龍活虎的握鎗應敵，但不轉瞬間，便倒仆沙場，任憑馬蹄踐踏，鎗彈穿胸，也使無言領受了。這事給他一個痛惡的深刻印象，他極力思索怎樣可以弭免這樣殘酷的慘劇，他想到經商實業或是其他的別事，皆不能達到這種偉大的目的，便決意入神學，要做一個基督教的傳教者；而他所入的神學，也便是我在美時所進的學校了。

他們三個人，在大戰以前，是東方大學裏的三個同窗，從戰地歸來以後又是同一趨向，進了同一的神學院，

要做同一的事工。在學校裏，葛君在課餘之暇仍舊是調理絲絃，當夕陽西下，就奏一曲，使聞者都能受他的感動。那樹梢的小鳥也每啁啾不已，如與他和答一般。學校裏有濃蔭的綠樹園繞一周，中有淺碧如茵的草場，風景佳勝，如同世外的桃源，人間的樂國。那裏真是一個最好讀書的地方，但葛君在入校一年之後，因為腦力的不繼，便不得不停止學業。據醫生說：他的腦筋因為受了極猛烈的震動，便不得運用過度。那時在上海享福他的朋友魏君又寫信給他，勸他仍須經商，並且諷他入神學是很為失計的事。他於是覆了一封信給他，是這樣的措辭：『：你今在中國擁有厚資，並且享受優美的生活，得了美貌的妻子，自是十分愜意了，但是，朋友，請恕我的憨直，我要問你：這樣對於人類果能有什麼切實的供獻？試想在百年以後，世上能紀念你的事業的到底能有幾人……』

我很感謝你勸我的好意，但我尚不能明白你對於人生的觀念究竟有了什麼樣的見解，所以敢於請教……』

他出校以後，過了不久，體力就漸漸恢復，便再進神學，繼續他的學業，直到從神學畢了業，就任了一個小小村落中的牧師，他所任事的教區不大，那座小禮拜堂，我也曾被邀往說過教的。他自己的居處，很是簡單，他並未曾婚娶，他的家庭雖然是十分的富足，但他只是自吃其力，不妄取用家中一錢。有幾位很好的年輕姑娘，很想嫁給他，對他表示誠懇的愛情，他有時也覺結婚的需要，但他顧慮着那些女子中間，果否有人和他志同道合，做他終生的真實同工者？因此他對於這事未曾決定。他心目中有一個女郎，並且有一次和我談論着對伊的關係，他很愛煩的這樣說：『……朋友，我實已愛上一個女郎，並且我也知道伊也正在愛着我，但是我若娶了伊，則伊將來是

「否要勸我不做牧師，而仍舊改做一個音樂家呢？……其實，伊是頗有音樂天才的，我也很願意一同和伊研究音樂，但我已經確實的相信，今世人類的需要，傳道師比較音樂家更為重要而迫切。……」當然的，他胸中自然尚有許多難言之隱，不能一一的宣布，但我已知他在婚姻觀念上，已具有超越的見解了。我曾到他的家中去過，他家裏的人，都把他看做一個很奇怪的人，他的妹妹是在一家大銀行裏辦事，見他不肯重視金錢，就嗤笑他，他便當着許多人的面前很認真的向伊說：「你也不必為我擔憂，我們只須各行各的道路好了！」我也曾見過他在幼時所撮的小影，覺得他實是一個生就的非凡人，稟有特殊的資質和氣概，我對他實有尊崇的敬意。記得在美

國有一次和他同在青年會中運動，他和我同入了游泗室，他是很會游泗的，而我却不會；他要我也到水裏去，他允許幫助我，我便聽從他的勸告，躍到水裏，但「撲通」一聲，我正似一塊石頭墜入水底，不再有動彈的能力，他見我將要吃虧，連忙自水中把我抱起，我方免去吃水的苦楚，那時在旁邊看見的人不覺驚異起來，紛紛的問我：「告訴我，難道你到水裏去時連浮都不能？再告訴我，為什麼你一點游泗的經驗沒有，却肯信任他的話，就敢輕易的下水呢？」近來我的弟弟在美遇着葛君時，他仍舊談起這件事，並且不絕的稱道我如同一天真爛漫的小孩，有誠虔不欺的信賴心。不過我雖然這樣的重看他，但我也確實知道實在有許多人却以為他是一個愚妄的人，他有很好的際遇，不去追求，却自甘墮落的去做那小村中無聊的窮牧師！我恐怕了解他的人一定不會多，而他當然也不求別人的了解，至今恐怕他仍舊是一個獨身哩。

何君在神學畢業之後，便獲得巨額的獎金，就藉以往英國游學。但他的痛苦很多，他的疾病一直不能痊愈，他時常顛仆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一次一個同學因為要和他開頑笑，便在他的面前，放下一隻已死的老鼠，不料他見了，就立刻暈去。又一次在電影中看見戰場上的裝甲戰車，也就登時昏倒。因為他有這樣危險的病症，所以他十分的需要有人隨時的照料他，扶助他，幸他在紐約遇見一個女子，伊是哥倫布大學的女碩士，很有一些知識，他們邂逅了，不久便發生了戀愛，結了婚，同往英國去度他們快樂而奮鬥的游學生活。他愈不能使自己的疾病痊愈，他便愈覺傳道使命的重要，他的妻也愈覺得他的軟弱可憐，而幫助他的心也愈迫切。所以他能堅持着最高尚的理想，要為社會人羣服務，他的終身伴侶，也能極力的幫助他。

最後，又要說到郝君的結局了。當他在神學還未曾畢業的時候，那是一個夏日的午後，學校已經散了學，同學們也都紛紛出校，各尋消暑的地方去了。在一個夏令學校的一個女學生忽然跑了來，因伊必須在本日午後到離校數哩水程的去處，但又無人可以做伊的伴侶，伊因此十分的焦急。郝君聽了伊的請求，便毅然允諾，立刻隨伊乘船前往。他們是乘了一隻很輕小的艇子，在夕陽欲墜，涼風習習，碧綠的河蔭中盪搖着，很覺有一種逸致。在他們歸來的時候，在河的中心，突然碰着一隻較大的汽船疾馳而來，因為那船身沉重，機力猛烈的緣故，在那船走去了以後，所剩下的汹涌浪花，便把他們的小艇淹沒了下去。那時郝君極力的拯救伊，當時的情形怎樣，我是不得而知，不過結果是這樣：伊是被救慶甦了，而救伊的郝君却因力疲精竭，沉溺在水裏，一瞑不視，在他未

死那天的早晨，記得我還和他在一起，他接到郵局寄給他的一封很厚的信，他拆了讀着眉飛色舞，覺得很有興趣，我問「是誰寄來的信？」他含笑對我說那信是他的未婚妻寄給他的，又告訴我信裏是滿抱着熱烈希望的言語，並且說和他不久將要舉行婚禮的事。誰料生龍活虎般的郝君，竟死於一泓清水中呢？在普通人看來，他的死，或是因為犯了什麼罪孽，而獲此慘報，因為他不死於戰場的鋒鏑之中，而死於既慶生還之後，實屬不可理解的事。但我想這或是出於上帝的意旨，正因他在人世的工作已畢，要把他召回，在那另一世界中去服務哩。他死了，葛何二君聽到這惡耗之後，葛君便爲他奏出一曲哀感頑豔的凡亞琳，我們聽了，不覺都暗暗的垂淚。何君也爲他作了一首淒切動人的悼詩，歷述他的生平和哀悼他的誠意。我既不能奏曲，又不擅長詩歌，只好在歸國的數年之後，把這事概略的記出來，或也是對於他的又一種紀念哩。

孩兒天使

(The Child Angel. By D. L. Moody)

單慕仁譯

在不多年前，我正在某小鎮的一個主日校中聚會，一位客人領我到他家。天氣是暖和，屋內的幃幔已經放下來，屋內就未免黑暗。他的妻子已睡，他因有事便又暫時告辭外出。室內只剩我獨自一人。屋內既然如此黑暗，我不能看什麼書，只可在屋內徘徊走走，直到了寂寞的境。霎時他又進來，我說：「你沒有孩子麼？」我本是喜愛孩子的人，他果若有孩子，我就要同他們玩耍。他回答說沒有，他會有過一個，但上帝已經收去了；她是在天上，他

水是太深——我又不能游泳。我想不拘捨棄什麼也要渡過那河，盡力尋了船，但沒尋著渡夫。又想尋橋，却沒尋著。正當我徘徊的時候，小天使的聲音又經過河水達到我耳骨。父親這裏來罷，這裏是何等美麗！」忽然又聽著一個聲音，似乎是從天上來的說：「我是道路，真理，生命，若非由我沒有人能夠到父那裏。」這聲音從夢中喚醒了我。我想是我的上帝招呼我，並且我如果再想見我那孩兒，我須由著耶穌基督來到上帝那裏。那日晚上我便跪在牀邊將自己獻給上帝。現在我不再想我的孩兒是在墳墓裏睡了，但用信心的眼看見他在那美麗仙地，每晚躺下的時候我就聽著她那芬芳的聲音說「父親，這裏來罷。」每日清早還是聽著她說那幾個字。現在我的妻子已經被感化了，我是安息日校的校董，已經有八個孩童都已被感化，我還是盡力多引人被感化同我到那美麗仙地。

狐崇

文藻

很急的鑼聲，打破了深夜沉寂的空氣，嘈雜的人聲，驚醒了合鎮人們的好夢，啊！那不是火警嗎？起來！起來！鄉村中的人們，對於旁人的危難，都很有同情心的。所以，每當深夜火災的時候，大家就立刻起來，冒寒而出。如果在救火會裏有分的，他們就立時搬着水龍，趕去救火。如果不是救火會的會員，他們也要急急地奔去，跑到火場鄰近的朋友人家，看他們是否危險，倘若火勢猛烈，相距很近，他們也要竭力地爲人家搬移家具，設法救火。

還說他很喜歡她這樣。我說：『你真喜歡你獨生的女孩兒死麼？』是的。他說：『那是怎呢？』我問他：『她是殘廢呢。還是有什麼錯點？』不然。他說：『她是最完全的。』說著他便立起拿了一個舊式的銀片攝影給我——一個最美麗的女孩兒肖像，有金髮垂到她的頸，不像孩兒，反類似天使了。我問他孩兒的年齡：『七歲。』他說：『你說你喜歡她天上那話是什意思呢？』他說：『我會寵愛那孩兒。』孩兒是在我一切經營之內。我曾爲孩兒致富，每主日我費若干的光陰去陪伴她；她是我心中的偶像，但我未曾明白這一層。一日我見她是病了。但沒想到那病是危險。然而過了幾日，她竟死了，我就咒罵上帝，吝惜別家的孩子，但收去我的，我曾拒絕同上帝復和，假使我有能力，我就要把上帝從他的寶座上撕裂。我一連三日三夜沒喫什麼喝什麼，更沒寢睡。我幾乎顛狂。第三日將她埋葬了。回家以後便在屋子內徘徊，似乎又聞著孩兒的聲音：『不然，那種聲音是永久靜默了。』後來我又似乎聽見她的小脚步響向我走來了，但我又說：『不然，我永不能再聽她那小腳的聲音了。』後來我就向牀上一擲，遂哭起來。宇宙的自然界去了，我覺得睡著。作了一夢。想那是個夢；但那夢對於我似乎是一種異象；我正經過一塊荒蕪磽薄的田地，然後又來到一條河，那河似乎淒涼，黑暗而且陰沈沈的，所以我便從河邊退却；但又向前遠遠觀望了，便望見一種最美麗的仙地；我一生也沒見過這種美麗的地。我一面觀望，一面思想那死亡，同病症永不能進到那地。後來又望見對面一夥人，中間有我親生的寵愛的女孩兒。她來到河邊，搖擺她那天使的手說：『父親，這裏來罷；這裏是何等美麗啊！』她又擺手招我到那光明的世界。後來我便走到水邊，想要浸入水內，但

鑼聲愈鬧愈急了，C君披上大衣，急急地啓扉奔出，一面忙着問道：「什麼地方？什麼地方？」

「北街怡豐店。」一個人拿着一個破碎的紙燈，慌張地回答。於是C君便隨着衆人，一直向北街奔去。

到了北街怡豐店前，火已經漸漸地熄了，店屋的前面，仍安然無恙，祇燒去那店屋的後埭，一縷縷的黑煙，還不絕地向空中直冒。

C君跑到那裏，就聽得人們議論紛紛地談着「狐火」，還頭一瞧，又看見離店不遠的石橋旁，圍着一大堆人正在那邊談論着。他因爲好奇心的原故，自然也急忙地奔去，聽個明白。

在人叢中間，看見怡豐店的經理，汪先生（人們都叫他汪先生，所以他惟汪先生而不名。）正在那裏高談闊論，大談其狐仙放火，他的故事，大的已經講過一半了，可是C君因爲遲到的原故，祇得茫無頭緒的聽下去，汪先生繼續道：

「我拿着燭台，踏進第二重門時，突然吹來一陣怪風，把我的燭火吹熄了，我忙掏出火柴，意欲再燃時，陡然有一個白鬚老者，怒目視我道：『你們殺死我的子孫，我豈肯饒你？』我忙問道：『老先生，我們並沒有觸犯你們，殺死誰來？』老者搶着道：『你們前天殺死了我五個孫兒，還要圖賴不成？』那時，我陡然記憶起前天的事了。原來我們酒坊的屋上，近來發見了幾隻黃狼，常常偷吃鷄鴨，攪擾異常，於是我們店裏的夥友們，懷恨極了，所以他們就在那天晚上，把幾隻黃狼，一一捉住，完全殺死。」說到這裏，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，插口問道：「你們殺死

了幾個？」汪先生縐眉道：「共殺死了五個。」老頭兒就搶着道：「是了，那就是老者的五個孫兒。」說着，便顛頭播腦的表示他料事如神的本領，而衆人聽了，也不禁同聲驚呼道：「阿！五個孫兒！」

「後來怎樣呢？」一個不耐煩地問。

經理汪先生嘆了一口唾味，忙又繼續道：「一會兒，那位老者早已突然不見，我正嚇得魂不附體，呆然木立的時候，忽然後面熊熊的火光，已經烈焰飛騰，延燒滿屋，我即忙轉身奔出，大呼救火，可是火勢已燒穿屋頂，不及撲滅了。」

老頭兒聽到這裏，便毅然的斷定說：「這是狐仙放火，爲子報仇。」衆人也同聲地驚呼道：「狐仙放火！」

這個「狐仙放火」的消息，便傳佈了遠近。鄉村上的人們，最喜歡談神怪的事情，如果在附近的祠廟中，偶然看見一隻黃狼，或者在某處高樹上，發見一隻貓頭鷹，他們就要牽強附會，高談闊論起來，比天文家發見幾個彗星，還要興高百倍，何況這一次的「狐仙放火」！怡豐店的經理汪先生說得情景逼真，神氣活現，他們豈能不加倍潤飾，作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呢？

第二天早晨，C君便到東市的一壺春茶樓去喝茶，擇座方定，便聽得四面人聲嘈雜地談着「狐仙放火」談得尤其興高彩烈，得意忘形的便是他旁邊的一桌。

他仔細一看，昨夜那位老頭兒，原來也坐在那邊，他料想他們的談話，必然很有興趣，所以，便喝了一口茶，靜

靜地做一個旁聽員。

他們的故事，大概已經淋漓盡緻地詳述過了。所以，報告經過情形之後，已入於討論時代，這時候，正有幾個人，因為昨夜出外稍遲，未曾目擊的原故，向老頭兒提出疑問。

一位中年人問道：「黃狼與狐狸，種類不同，何以殺死了幾隻黃狼，竟至惹怒了狐仙呢？」

老頭兒大笑道：「伯英，你又要發書獃子的脾氣了，他們的貌雖不同，而種類則一，海龍王的部下，都是蝦兵蟹將，龍與蝦蟹，相差甚遠，祇要集於一處，自然是靈感相應了。」

那中年人又問道：「但是，我終不以爲然，既曰狐仙，必講天理，人們殺了他的子孫，他便放火燒人家的房屋，這種報仇的方法，實太滑稽，我想，就是狐祟，也決不是狐仙罷？定是些邪魂魔妖而已。」

老頭兒卽忙掩耳道：「伯英，休要發獃了，何必活不耐煩，招禍在自己身上呢？聽說從前張家浜的狐仙，有人到了那裏，說聲不信，他的衣服後面，便火燒起來，又有一個人，把手向他的神位一指，他的五指，竟腫直得不能動彈，你何必自招禍殃呢？」

旁邊一位商人模樣的大胖子，也搖着頭說道：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伯英，不要瞎說罷。」

中年人聽了這裏，不覺有點害怕起來，雖然口中還連連地說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」而他的左手，也似乎立刻腫直得不能動彈起來，他不得不發急，大聲地喊了一聲：「狐仙爺，」猛力一揮，祇聽得拍的一聲，一隻漢玉的手鐲，

立刻跌得粉碎。原來這隻漢玉鐲子，是伯英——這個中年人——所最鍾愛的，一年四季，帶在他的左臂上，那時講得興起，不知不覺間，把她套在左手的五指上，可巧聽他們說「不信狐仙，五指腫直」，他以爲他的左手，真的不能動彈了，（其實左手五指，爲鐲子所套耳，哈哈！）猛然一揮，可憐那愛如至寶的玉鐲，擲成數塊。

老頭兒大嚷道：「啊！狐仙作怪，狐仙作怪！」（C君自然都看在眼裏，微微冷笑。）

全樓的茶客都圍攏來看着熱鬧，老頭兒一一爲他們詳述了，大家聽了，都嘖嘖稱怪。

這一次大火以後，那位經理先生，就立刻供起一個狐仙的牌位來，全鎮的男女，聽得怡豐店的狐仙，竟如此靈驗，所以，都帶了香燭前來祈拜。却說二天之後，許多拜仙求藥的善男信女們正在那裏叩頭蟲似的忙着禱拜，突然孤仙神位前的玻璃燈中，發出一道白光，滿室閃亮，照耀眼目，室中的人們都嚇得魂不附體，伏做一團，白光滅後，衆人正在驚愕詫異議論紛紛的時候，那位經理先生，卻又狂奔而入，大聲呼叫道：「狐仙！狐仙！你們大家看見嗎？」衆人嘈雜地答道：「是的一！一道白光……」經理先生搶着道：「啊！可怕呀，我正在前間記賬的時候，突然看見一道白光，從後面飛出來，白光中間，一個白鬚的老者，手揮拂塵，向我微笑，我即忙跪下，來低頭便拜，可是一霎眼間，已經不見了。啊！奇怪，奇怪！」衆人聽了這一番話，更加驚愕起來，也似乎覺得白光中間，確乎有一個白鬚老者向他們微笑，又似乎覺得他的手中的確拿着拂塵，一個老婆子，還似乎覺得狐大仙的拂塵，曾經拂過她的頭頂。這個消息傳播之後，合鎮的人，更加水沸如的鬨動起來，一天到晚，到北街怡豐店裏去看狐大仙的，絡繹

不絕。那時，這位專拜狐仙的經理先生，已經請東市的王畫師，畫了一幅「狐仙真身」掛在神位的上面，所以，到那邊去拜謁的，雖然除了神位畫軸，香爐燭架之外，並看不見什麼奇怪的靈蹟，可是，他們的腦中，却已深深地印着一個長臉白鬚，青巾道服的狐大仙，而且都無條件的深信，他是神秘難測，威靈顯赫的仙人，誰敢觸犯了他，立刻要身受巨殃。

C君聽得「狐仙顯靈，白光出現」的消息，也立刻奔到怡豐店去，看個究竟，趁他們不防的時候，立刻將神位前的玻璃燈，拿開一看，早見一點白色的灰燼，留在旁邊，他就取了一些，放在紙包裹，從容地走出，那個賊頭鬼腦的經理汪先生正在那裏東張西望，見了C君，就不免神色沮喪，滿面驚惶，C君到此，早已料得七八分了。

這天晚上，鑼聲又大鬧起來，C君向人們詢問，知道又是怡豐店失火，這回燒燬的，却是店屋的前面，最奇怪的火，都從帳櫃內燒出，一切的帳簿，都付之一炬了。C君大笑道：「我早知狐仙老爺，必有此舉了。」

第二回失火後，怡豐店內的狐仙祠，更門庭如市，熱鬧非常，求仙藥的（就是將香灰買去，給病人吃），求子求財的，絡繹不絕，據說怡豐店內的夥友，每天可以得到香資數十元，店東雖不幸遭災，而夥友却財運亨通了。所以，那些夥友們，不禁暗暗禱祝道：「狐仙爺爺，真正有靈，我們殺死你的五個孫兒，反財運高照，一個遠在他處，毫不相關的店東，反房屋燒燬，天災常招，狐仙爺爺，你真正有靈哩。」

原來怡豐店是本鎮一所很大的雜糧店，資本很厚，店東是一個徽州富戶，住在本鄉。一切的店務，都交經理

汪先生管理汪先生大權在握，自然可以任所欲爲，而且他是一個好賭如命的人，怡豐店的資本既厚，他的賭博本錢也當然很富，歷年以來，因爲貪賭善輸的原故，汪先生的虧空已經不少了。失火前的幾天，汪先生在賭場中，又輸去了七百塊錢，他知道虧空既多，難以彌補，而且年底時候，店東又要來結賬，交不出清賬來，名譽、飯碗，都有大礙，所以，他不得不想一個萬全的計策以求脫身，這樣三天之後，狐仙便大放火報仇了。

C 君從各方面看來，早已料到了八九分，那天，從怡豐店還來，把紙包內的灰燼，仔細試驗，果然是「鎂」質的灰燼，原來所謂「鎂」者，是一種化學藥品，把她燃燒起來，可以發出很亮的光線，照耀眼目，通都大邑的照相館中，有所謂「鎂光照相」者，可以在晚上攝影，他們所用的便是那鎂光哩。這樣，他完全明白了，所請「狐仙放火，活靈出現等事，都是那經理汪先生一個人搗的鬼，他爲了虧空太多，不能交賬的原故，所以就假託狐仙，乘機放火，然後再編出一個神祕奇怪的故事來，使人相信。後來，又恐怕人們事過增遷，迷信漸淡，所以，又在神位前的燈燭上，預先放着一些鎂絲，等她遇熱而燃的時候，白光耀目，衆人就更加驚奇不置了。「狐仙作祟」的空氣，既已造成，這個舞弊騙人的汪先生，就可以實行他滅跡吞款的計劃了。因爲人們既然深信有狐仙作怪，自然相信放火燒屋的，就是狐仙，而不會疑及旁人，僱牠一次，二次，三次，四次的失火，愈燒則愈靈驗，汪先生總不至處於嫌疑的地位啊！汪先生的用心，也可謂巧了。汪先生眼見得機會已得，所以第二次又在帳櫃的旁邊，放起一把火來，把要緊的帳簿，信札完全燒去，這樣，一片糊塗帳，無從算起，汪先生的責任，完全卸却了。

C君既完全明白了此中的黑幕，所以在怡豐的店東趕來料理店務的日子，又專誠地去拜訪這靈驗如響的狐仙祠。

店東來了，眼見得店中的房屋貨物，燒去大半，帳簿也完全燒了，無從查究，所以也祇得連連嘆息，無法可想。一面又不得不到狐仙祠中，虔誠禱祝，求他不要再降災殃，消除禍患。

店東跑進狐仙祠的時候，看熱鬧的人們，早已擁擠異常，當時的C君，也是此中的一份子。

那時，C君就從人叢中奔出來，對衆人說道：「你們果然相信狐仙作祟嗎？」

那個老頭兒忽然出來，怒斥道：「道不同，不相爲謀，你雖然不信，我們是當然虔信的。」原來那老頭兒知道C君是一個基督徒，他如出來，又要講許多破除迷信的話，所以，就要設法驅逐他，C君却滿面陪笑道：

「是的，老伯伯，信仰自由，原是不相干涉的。我現在出來，決不敢勸諸君不信，不過，我要請問一句，除了汪先生以外，你們中間，是否也看見了什麼靈蹟？」

一個老婦厲聲道：「自然，自然看見過，狐仙爺爺來去的時候，有一道白光，白得耀人眼目，這裏看見的人們很多，就是我……我也親眼看見。」

C君道：「除此以外，你們還看見過什麼沒有呢？」

衆人不耐道：「沒有，但是白光……狐仙爺爺……已經夠了。」

C君大笑道：「你們以為這種白光，就是狐仙爺爺顯靈麼？那末，這就非常容易了。諸君，你們睜眼看着，讓我來請你們的狐仙爺爺罷。」說着，他就從袋中，拿出一個紙包來，又把紙包內的白色東西（自然就是錢）放一些在玻璃燈內，噉然一聲，閃眼耀目的白光，突然發射出來，和前天的狐仙活現，簡直一般無二。

衆人看到這裏，早已驚得呆了，C君又引着衆人，奔到前面焚殘的灰燼中，在帳櫃的旁邊，又找見幾只燒殘的煤油鐵箱和易於燃燒的柴料。C君笑着道：「放火的不是狐仙，不過是一個假裝的狐仙搗鬼罷了。」

衆人方始恍然大悟，可是要找汪先生的時，早已鴻飛冥冥，不知去向，大約已乘人不防的時候，逃之夭夭了。

她嫁了以後

佐同

黃守財是前清時底翰林，曾做過幾任知縣，所以頗有些家財。辛亥革命，光復大漢，他的知縣也隨之而光掉了！他的性情很是頑固的：對於一切什麼三從四德，君要臣死，不得死；父要子亡，不得不亡……的舊道德，以爲一點一劃不可廢，他年已五十有餘，膝下一女一子。女年二十，子較女小二歲，尙在某中學校肄業。女受庭訓，對於女孝經烈女傳等書，習得爛熟，守財又是崇拜男子三十而娶，女子二十而嫁的，對於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視爲天經地義的。

她——守財的女——是一個秉性溫和，容貌清秀的女子。惟早受父親底頑固的教訓，對於自身關於切膚

底婚姻問題，雖有時被春思所衝，然視為羞恥的，從沒有仍留在腦海中。

她的父親——守財——是一個拜金主義者，也是一個倚勢底人。究竟在官場中做過事，不能脫官場臭味。自光復後，他幽居家中，沒有事做，久欲思動，苦無新門路！一天，他底舊同僚繆特來拜訪他。他來拜訪他的緣故，非為舊同僚之義，特為做媒說親而來的。他們寒暄後，他即說：「令媛年歲已大，應快快擇一門當戶對的人家，攀一親眷，以盡老兄為父底責任。小弟有一親戚，姓陳，名善媚，在北京政治舞台上，很有左右的勢力。家財百萬不必說得。他底郎，也是一位政治界底新人物。老兄若肯把令媛嫁他為媳，將來欲得一官半職，非常容易。這樣的有財有勢，實現在所難得。」守財被他說得心動，且陳某也是前清底舊官僚，他底勢力，素所深知，惟苦無門路而已！今既有人介紹而成爲親眷，豈有不願之理！

她前途的幸福，在這五分鐘之間已製定了。

一間很美麗的很炫耀的臥室：菜花銅的床，湖色熟羅的帳，繡繡花緞的被，壁上懸着許多中西名畫；一切器具都是紅木製的；几臺之上，陳着銀製的花瓶和玩具，樓板上鋪着土耳其的氈毯。種種陳設，非有百萬家財底人家所能置備的。在這一間皇宮式的臥室中，晝夜祇有她——守財之女——一人坐着，步着，臥着他——善媚之子——整天整夜的吃花酒打撲克，逛窰子，父麻雀，在那歌舞場中狂游。不思歸家，乘他底高興歸來，和她非尋事即口角。

一天，她弟弟來探望她，她把自己已到了陳家以後底痛苦，——精神上底痛苦，——一五一十地訴給她弟弟聽，他聞了便說：「他不當你妻子看待，你便可提出離婚。」她聽了，「離婚」二字，幾乎駭得魂不附體。她只知夫可向妻提出離婚，沒有妻向夫提出離婚的。她弟弟原是一個新人物，所以勸他姊姊向夫提出離婚的事。

她弟弟和她談話底時候，有一個小婢在那房門外竊聽。這小婢是老太太——善媚之妻——所指使的，凡黃家有甚麼人來看少奶奶，須要在暗中察看，恐她把細軟金器飾物偷運到娘家去。（這種思想，是中國有財的家庭中爲婆婆底特性。若女家富，男家窮，這是沒有的——著者誌）她訴說自己的痛苦給他聽，及他對她說離婚的事，都被這小婢聽得清清楚楚。她聽了之後，就「雞毛當令箭」似的稟告老太太。因此，她底大禍臨頭了！

那老太太聽了一面之詞，就大發虎威，等不得善媚歸來，即打電話招他速速回家。他回家後，老夫妻倆就擾鬧起來了。她說：「你這老糊塗，攀了黃家這門親，倒了我們陳家的霉，敗了我們陳家的財！我們這樣人家，這樣場面，與他們攀親，真是我們倒運！我當初就反對，你一定要娶她爲媳，說她怎樣賢德，怎樣才貌，哼！我老實說，她的行動，不能逃過我的耳目。我早已察破她的行爲，不過沒有証據罷了。哼！今天被我捉住了。」她長長說了一篇，他摸不着頭路，不知她（指媳）幹了什麼壞事。他說：「你好好地話，不要動火，她究竟幹了什麼事，總可以商量的。」他說罷，她才把無明之火，漸漸地平了下去。然後接著說：「她娘家是窮苦的，他家裏有人來，我必在暗地裏察看，恐有什麼細軟飾物，偷往娘家去。今天她弟弟來，他們竟談榮陞（善媚子）底短處。她

說榮陞不愛她，不當她妻子看待。她弟弟要她向榮陞提出離婚，再嫁別人……哼！我早已看出她不是好東西。若如現在不處置她，將來必要敗壞我家的門風！」他說：「待晚上榮陞回來後，我們再行討論怎樣辦法就是了。」

榮陞本不把她放在眼裏，天天在外邊尋花問柳。那一天的晚上，他回家後，他底父母就把這事提出。說她怎麼樣怎麼樣的不好。他底父母囑咐他先向她提出離婚，置她於難堪的地步。

……

在那很精緻很華麗的臥室裏，慘淡的電燈光下，呆呆的坐着一個她。兩額緋紅，若有所思；兩眶含淚，如有所悲。他仰首望壁上底時計，已過十一時。在那時，真所謂萬籟俱靜底時候，祇聽得她徹徹地嘆道：「命也，運也，嫁夫不良，終身之痛苦也，何苦離婚……」她嘆苦底時候，榮陞正在躡脚度入臥室。她話未完，忽聽得砰的一聲，回頭過去，見丈夫自外歸。她即忙起身相迎，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好幾天不回家，你到何處去了？」他即大聲說：「我不回家，你要管我嗎？這裏不是你住底地方，快滾出去！我現在已和你離婚了！」她見他底來勢很兇，駭得如同木雞，不作一聲，且摸不着頭腦。他見她不作一聲，益信父母之言真且確。又大聲繼續說：「你不要假裝呆人！我方才進來時，你自言自語地說些什麼？我早已察知你有外遇，今晚被我證實了。哼！你厭我不良，欲與我離婚；我厭你不德，也願意和你離婚。從現在起，一刀兩斷，我與你的夫婦關係，從此斷絕。我爲人道起見，限你三天離開此地！」說罷，即忽忽向外去了。

他忽忽地向外出去了。她底眼淚涔涔地滴的不住。她不知以什麼話來回答他。她總是自嘆命苦，在生不如一死。她忽在想起了這「死」字，猶如她底救苦救難的救星到了。「死」可以解脫一切痛苦和煩惱。

一個墮落者

文藻

D君匆匆忙忙地從外面還來，問D夫人道：「幾點鐘了，我的手錶停着哩。」D夫人隨即奔到外廳前，向牆上一望，「呀！我們的掛鐘不見了，竊賊，小竊……」

D君聽得D夫人嚷着，忙過去問道：「什麼事，我們的掛鐘怎麼樣？」

D夫人道：「掛鐘失去了。午飯之前，我還看着一下，一會兒，我和小金（他們的女僕）到廚房裏去做飯，牆門虛掩着，豈知那小竊竟乘此機會，把他偷去呢？唉！可惜，可惜，那鐘買來的時候，要二十四塊錢呢！」

D君道：「這小竊真膽大，如何裏邊有人在着，竟敢把掛鐘偷了去？」

D夫人道：「快快去報告警局，雖不希望物歸原主，可是，也能使這些飯桶警察，格外留意一點，以儆後來哩。」這樣，D君就去報告警察局，警察官也官樣文章的派了二個探目來，察看一會，雖然小小的掛鐘，早已鴻飛冥冥，不可尋找，可是鄰近的人家們，却因此得了一紙活動的警告書，大家刻刻戒備，預防小竊的光顧了。

一天晚上，D君的鄰舍沈二嫂正抱着她的孩子，站在門外眺望，暮色蒼茫中忽然看見一個面目不熟的少年，進入D君的家裏去。

「呀！奇了，這少年是誰呢？」沈二嫂不覺默默地懷疑着，可是，正在這時，那亂髮蓬蓬，面目枯瘠的少年，却已

抱着一件東西，急急忙忙地從D君家裏出來了。

「竊賊麼？」這個思想，突然在她的腦中閃着，於是，她便喊對戶染坊里的工頭阿毛道：「毛司務，你看，這是不是小竊……小竊……」

毛司務的一雙眼睛，真是又尖又利，他一眼就看出這個形容慌張的少年，是一個竊賊。這樣，他就發了一聲喊，向前撲去，旁邊的人們，應聲而出，街上立時就擁滿了擒賊的壯士。少年眼見得形勢不對，便拋了那個竊得的包袱，撒腿就奔，毛司務也擒賊心熱，不甘赦捨，立刻引着衆人一路上口中大喊着，向前追去。

那少年拼命地狂奔，衆人也盡力的追逐，人愈集愈多，眼見得就要捉到了，這個少年的小竊，却急極智生，依着衆人的聲音，也大呼「捉賊」起來，前面的人們，以爲他也是追趕竊賊的，所以便放他過去，毛司務那時，真是恨得眼中爆出火來，大聲地怒吼道：「前面那個頭髮蓬亂，穿着白衣的渾蛋，便是那小竊，你們快快抓住他，不要放他過去……」

幸而，毛司務的好友阿三正從前面行來，聽得他的呼聲，立時把這狡猾的小竊攔住，於是衆人一擁而上，把這枯瘠的少年，像一雙小雞似的，踢倒在地。

毛司務究竟是一個有見識的人，眼見得衆人聲勢洶洶，要把那小竊飽以老拳，深恐那枯瘠的少年，經不起他們的痛打，所以，忙喊着道：「弟兄們，暫且不要打他，我們將他帶到家裏，請D先生把他送入警局去。」於是，阿

三便抓着少年，一齊擁着，向D君的家中而去。

一會兒，早已到了D君的家中，D君一面謝了衆人，一面就用電話通知警察局，請他們來把這小竊帶去。

D君看那小竊，却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少年，枯黃的臉龐，蓬亂的頭髮，容顏是非常憔悴，可是，依他的模樣看來，並不像一個頑惡的積竊。孱弱的驅幹，清耀的面容，倒很有一點斯文氣。於是，D君趁警察沒有來場的時候，約略詢問他的身世，那少年却坦然地告訴他，他是一個中學堂的學生，因為家貧落魄，流落在異鄉，一時沒有糊口之地，竟淪爲小竊。

D君道：「你既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，就不應該做這種喪盡廉恥的勾當，須知社會上都像你這般竊物劫財，不肯做工，誰供給社會，誰服務社會呢？」

那少年垂淚道：「飢寒交逼，日暮途窮，還管什麼廉恥呢？先生，你沒有受過餓，不知餓時的苦，你沒有受過冷，不知道冷時的苦，你是一個有吃有穿的富人，不知道貧窮時受人白眼，奔走無路的苦，你……」

D君聽得不耐煩道：「住了！誰要聽你嘮嘮叨叨的訴苦，無論如何，你總不可以竊物。」

少年慘笑道：「先生，我豈願意做賊，喜歡做賊？我恨偷竊，和先生們一樣，我恨盜賊，和先生們一樣，我從前見了竊賊，眼睛裏爆起火來，拳頭伸過去，恨不得立刻打死他，但是……」

阿三大怒，立時舉起手來，打他一個耳刮子道：「但是你現在爲什麼做賊？」

少年將打得火熱的瘦頰上，摩擦了一下，然後再嘆息道：「但是現在呢……我沒有飯吃，而又不得吃，沒有茶喝，而又不得不喝，沒有衣穿，而又不得不穿……自殺，又沒有決心……叫化，又無人施捨，唉！無法可施，我不得不挺而走險，四處行竊。」他說到這裏，滿眶熱淚，便不絕地流下來了。

D君也不覺嘆息道：「但是，話雖如此，你總要改過纔是。」

少年道：「悔過麼？我很願意悔改。我在每天行竊以後，總深深地悔改，恨恨的自責道：這種行爲是可恥的，違法的，破壞社會秩序的；可是第二天早晨，爲了飢渴交逼的原故，又不得不重理舊業，做我的偷竊生涯！老實說，我如果有又香又甜的白飯吃，又暖又舒服的衣服穿，又合意又有趣的工作做，那末，砍了我的腦袋，也不願意偷人家的東西，但是，先生啊！事實又這樣相反……」

D君又插口道：「你所說的，也許是實情，但是像你這樣年輕力壯的人，儘可以找一點工作來做，藉以糊口，何必自暴自欺，淪爲竊賊呢？」

少年把他陷得很深的雙眼，注視着D君，慢慢地答道：「先生，你這句話，自然是很合理的。不過，有一個問題，我所不解的，就是世界上的人們，爲什麼對於富足有餘的人們，則尊之惟恐不至，對於困乏求救的人們，反棄之惟恐不速呢？我不懂，我也覺得無限的失望！先生，當我墮落之前，我何嘗不希望人們的援救，如果當時有人援救我，我也何致墮落到這樣的地步呢？當我貧困無歸，日暮途窮的時候，我就東奔西投，請求人們的援助，我所請求

的，是很可憐很輕易的，就是希望得到一點工作做換一口飯吃！先生，事實是這樣，我有什麼方法可想呢？世上的人情，想不到竟冷酷到如此地步，對於我這樣可憐的要求，不但沒有人發點憐憫之心，反而大受斥辱；張先生見了，厲聲拍案，大呼「滾蛋」；李老爺聽了，睜目圓睛，連聲「去去」！孤苦無歸，飢寒交逼的人，就是願意「滾蛋」却有何處可去呢？那時，我覺得失望極了，與其哀呼求乞，而不得一飽，那末，何不鋌而走險，實行盜竊呢，與其顛沛流離，受盡侮辱，曷若犯罪作惡，公然觸法，同是受辱，同是在活地獄中，我何不去此而就彼呢？因此一念，我就墮落到今日的地步了。」

D君聽了，心中引起了無限的感觸，正要再和他談話時，忽聞外面人聲喧譁，奔進了幾個警察來，向D君行禮道：「這就是竊賊麼？奉長官之命，把他帶到局中去。」

那少年聽了這話，枯瘠的面容上，忽然現出一陣慘笑來，如喜非喜地說道：「好啊，我久已希望定罪入獄，免得在外面飄泊流離，受盡飢寒的苦，從今以後，我得到一個衣食無憂，一生舒適的安身所了。」

一個警察猶笑道：「呸，賊囚，你倒做着好夢，明天也許把你砍了，不給你吃這樣安樂飯呢！」

少年不答，磔磔地繼着慘笑，警察們喝了一聲，便蜂擁着走了。

D君呆呆地立在門前，悵然地自語道：「可憐的少年啊！誰使你墮落到這般地步呢？」

外祖母

秀安

一起一伏的青山，背着蔚藍的天，山脚一片油綠的稻田，稻田盡頭，有幾株蒼鬱的柏樹，樹下一座石墳，便是外祖母骸骨安葬的所在了。

太陽照着墓碑上的金十字架，閃閃作光，好如外祖母見外孫輩來了，笑吟吟地迎我們哩，又像伊講十美圖中的薛仁貴給吾們聽的時候，眼中閃閃發光。

六十餘年前，外祖母不過像我一樣長的孩子罷了，伊生在浙江餘姚長河市一個張姓的農夫家裏，伊家靠山臨水，所以伊很知道何時潮水漲，何時潮水退。伊沒有姊妹，只有兩弟。一弟在很小的時候，即死了，鄉下人重男輕女，獨養子是貴重的，獨養女兒沒甚希罕。伊的弟不必工作，伊却一天到晚沒有遊戲的時候，伊能編草帽邊，且編得很細，別家的姑娘編得粗，但能賣六文錢一個，伊能賣九文錢一個，若一日能賺百餘文，伊的母親便很快樂，因為那時百餘文錢，可買六七升米哩。

伊長大了，見鄰家女兒有綉鞋，伊也要學綉花，伊母親不允說：「我家的姑娘不能裝模做樣做小姐，有布鞋穿足了，穿什麼綉鞋。」外祖母不敢在伊母前，再提學綉花的事了。私下買了針線，在牆上挖了個小洞，待家人睡了，伊起來，就着鄰家的光，學綉花。外祖母的母親又最恨女兒化錢買裝式品，一次，外祖母用二文錢買了一副耳環，外祖母的母親見了，把耳環奪下，且很嚴厲地譴責了伊一場，諒外祖母終生未忘伊母的教訓；因我從未見外祖母帶過金耳環，或金指環，外祖母的父親常命外祖母去管瓜田，伊便常在瓜田上露宿。魯迅先生在他所作的

「故鄉」中說：他朋友告訴他，月亮地下，瓜田裏有獐來咬瓜，——啦啦的響，未知外祖母有否聽見過獐的聲音？不知道伊怕不怕？或許外祖母睜了伊圓大的眼（伊的眼是很大的），看月光照在山上，瓜田上，山和瓜葉染成銀色，樹影在地上隨風舞着，聽河水潺潺的作聲，不能成睡，耳中，目中，都是詩意的環境，伊雖不知吟詩，腦中不免深深的印了四面的影子，大舅父（謝洪寶先生）所以愛天然，且是個著作家，怕有些外祖母的遺傳性罷？

伊十九歲上嫁了，離了瓜田，離了父母，跟伊爲傳道的丈夫住在丈亭，丈夫窮得很，新婚的那日且穿着破大褂。「噫！你的衣服爲何破的。」爲新娘的外祖母問說。新郎長歎說：「嘻！早矢怙恃，誰來料理我的衣服。」明日新娘回家，問伊母親借錢，買棉花織布，織布，織布，終日地默默的織布，數日成一匹，到集上去賣了，所得錢還債有餘，于是再去買棉織布，數日後，新郎有新衣服穿了。伊老是這樣的勤苦，毅決，克己，——這樣的妻，這樣的母。

伊三十三歲時，丈夫去世了，遺下六個孩子，數十元錢的債。可憐！外祖母哭得死去活來，湊湊當當，買了棺木，殮了丈夫，僱人抬着，自己和兒女哭哭啼啼的徒步跟着，伊哀喪太過了，又加在烈日之下，行了十餘里路，葬了丈夫回來，病得連話都不能講。鄰居怕伊要隨丈夫去了，趕緊去叫伊的弟來，伊弟也意爲伊要死了，急急料理後事，兩個兒子到可送往學校；因當時的教會學校不要費，并供給衣食哩。幾個兒女，只得給人家做養媳罷。誰知外祖母竟連連搖頭，表示不贊成，既然這樣，伊便——自負重擔了。

病愈後，伊送女兒們進甯波女校，伊自己也上婦女學校學道。一年後，伊能讀聖經了。伊便回丈亭作女傳道。

茹苦含辛，將兒女養大，且給了他們當時能給的教育。

兒女們都成了家，伊便是祖母和外祖母了。那家的孩子有病，或產婦將臨蓐，伊便在那裏幫忙，伊強健的體；毅決的腦力，在有病人的家裏，很用得着的。伊住在上海的時間多，有時也來杭州住一會兒，我們聞伊要來，又快樂；又懼怕，快樂，因伊常帶花布給我們，懼怕，因我們有不好的地方，伊要指責的。伊最不喜歡慵懶的孩子，伊云：「三歲的意氣看到老，慵懶的孩子不成器。」伊又常說：「吃了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。」伊快樂的時候，便在月亮下給我們講故事。

外祖母去世已九年了，今日吾坐在伊墳前，思潮起伏，正如墳後的山。幻想中見外祖母仍是個孩子，聽伊的足聲從屋裏到田間，粗布大袖的褂子，矮小的身材，圓圓的臉，大而靈活的眼，手中提着籃，送飯給田裏的爸。

斜陽照着諸山，變成巨大的紫浪，晚風吹着稻田縐起無數綠浪。人世難道不像海麼？一代一代的被浪花捲去，不再回來！

回去罷！任死人安穩的在這兒罷！

三月三十一日，一九二六年，武林，西大街，學道院。

伶俐的愛斐

原名 The Clever Elfe

漢如譯

有夫妻二人，他們祇生了一個女兒，他們看女兒十分伶俐，所以給她起名叫做伶俐的愛斐。一日，丈夫對他的妻子說：「我們的女兒現在已經長大了，我們得趕早將她嫁人。」

妻子回答說：「是的，若是我們找着有人要她，我們就將她出嫁。」

過不多時，有一個名叫漢斯的青年，來要討他們的女兒爲妻，只是他有一條斷然的條件，便是：若他找出來，他們的女兒不像他們所說的那麼伶俐，他即不要。女子的父親，當時聽了青年的話，即道：「阿！她很聰敏，你可以相信。」母親道：「是的，她甚至能看見吹過街衢的微風，聽出蒼蠅在天花板上所走的聲響。」

祇是他們未曾告訴他，他們的女兒是怎樣的怕煩惱，不歡喜工作，歡喜懶惰。青年當即同着他們共棹吃起晚餐來，表面上都似乎十分快樂。女子的母親隨即吩咐說：「愛斐，到廚房倒一瓶酒來！」愛斐慢吞吞地拿着一個酒瓶，走進廚房便端了一把交椅放在酒缸邊坐下，打酒，生怕把腰蹲壞了。但是她的眼睛，却來得很殷勤，東張西望，給她望着了在她頭上的牆上，有一塊被泥水匠遺忘的橫木，她於是痛哭起來，因爲她十分相信，若是她嫁了漢斯，她和漢斯兩人中必有一人被牠壓死的。她的父母同着漢斯坐在棹上老等，只是不見她來。他們於是差了使女去，並對使女說：「去看愛斐爲什麼這麼久還不來。」

使女走到廚房，只見愛斐坐在酒缸邊哭泣，便問道：「愛斐，你爲什麼哭泣呢？」愛斐回答說：「我預知我若嫁給漢斯，將遭那橫木壓死，能不哭嗎？」說時指着牆上的橫木，使女說：「你竟看出這一層，真是聰明極了。」說

了於是也眼淚汪汪的哭起來了。愛斐的父母見使女又一去不返，便二人同着走進廚房來看，及至聽了愛斐同使女訴說她們所以哭泣的緣故，他們便也哭起來了。漢斯聽見廚房號咷大哭的聲音，便跑來廚房問道：「有什麼不了的事情，你們這樣大哭？」

愛斐說：「漢斯吾愛！你看牆上那塊橫木，我預知如果我們成了親，你將不免被牠壓死，因為你進來倒酒時，牠許會壓在你頭上的，我們怎能不哭呢？」

漢斯說：「我現在信你是伶俐人，你為我的緣故不但自己哭泣，並使別人也哭起來了。我只要有這麼一個賢慧的妻子，真不難締造一個美滿的家庭。」

他說了便牽着愛斐的手，回到棹上吃過飯，那夜就此平安快樂的過去了。未過多時，他們即成了親。只是，這伶俐的愛斐不歡喜做事。漢斯同着她過了幾個禮拜的閑散日子，一日，漢斯說：「吾愛，我必得去做事，賺點錢度日子。你想你能下田去摘些玉米磨粉做麵包嗎？」

愛斐說：「是的，你若願意我去，我就去。」

次日早晨，漢斯出門做工去了。他的妻子，隨即為自己煮了一些鮮肉湯，帶上田去，既到了田邊，即坐下對自己說：「我將做什麼呢？是先做事好，還是吃好呢？阿還是先吃罷。」她吃完之後，覺着肚子太飽滿了，於是問自己說：「現在是先摘玉米好呢，還是先睡一下子好呢？阿我知道先睡一下子再做事好些。」她於是在田裏很深沉

的睡覺了。」

漢斯回家了，盼望着吃中飯，但是家中寂無一人，也沒有什麼預備在棹上。他等了許久，祇是不見愛斐回來。他說，「愛斐是如何的賢慧呢？這樣的殷勤連吃中飯也不記得了！」

黃昏到了，她仍未歸來，漢斯於是跑到田上去找她，看她摘了多少玉米，找了許久，才找着她睡在田裏玉米莖下。漢斯氣暈了，跑回家，拿一副捕鳥者所用的網，上面滿繫着許多的小鈴，來罩在愛斐身上，但是愛斐睡着了，不知道，漢斯又趕回家，鎖上了房門，坐在椅上平靜的做他的事，似乎沒有愛斐這個妻子似的。」

愛斐醒來，看見天色十分黑了，從田裏爬起來要趕回家，她一邊走，那些鈴兒也一邊不住的響，這使她非常之驚駭，甚至不曉得自己到底是愛斐不是，她說，「我是本人呢，還是別人呢？」

她不能回答這話，呆立着許大一會，似乎十分懷疑的樣子，末後，有一種思想觸動她，「我回家去，問漢斯到底我是不是本人，還是別人他一定知道。」

她於黑暗中走回家來，見房門鎖了，於是敲着窗子大聲說，「漢斯，愛斐在家嗎？」漢斯說，「是的，她在家。」愛斐聽了，覺着十分驚駭，便嘆氣道，「那末，我一定不是聰慧的愛斐了。」她於是按戶探問，只是人們聽見了她身上的鈴聲，都不肯認識她。

伶俐到底不及殷勤好！

墮落靈魂的悔悟

詠之

父親：

這分明是初秋的夜晚的十一句鐘了，四周圍都被無限的黑暗所包圍着，祇在黯淡的蒼空裏，從模糊的玻璃窗裏望出去，還能見幾粒隱約的疎星，所能聽到的，祇有幾些令人掉下眼淚的細雨打在微黃的芭蕉葉上的淒悲的聲音，陪着我的，祇有一盞毫無生氣行將驟滅了，電燈和書桌上幾本破舊的書籍，提起頭來，除了壁上掛着一本摧人到幽谷裏去的日曆外，什麼都沒有了。我凝神癡看這一點幽弱的燈光，受魔術般的將已往的心事，又似海浪湧底在我的腦海裏重現。

父親，時間上看起來祇不過纔有半年的分離，但在精神上我已沉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。啊！我近來渴望着到「死之原」去遨遊，我渴望進死國之門如同燈蛾撲火一樣的急迫。每當夕陽殘輝的紅霞西照的時候，我總站在窗外的小河邊上，凝神底幻想我若是在這時稍有一點勇力，把脚一跳身向前一扑，在「咚」的一聲響之中，什麼都完了。人生的冷酷世態炎涼的黑影，都在我後面消散了。啊！本來生與世無補死與世無害的我，了結了生命，有什麼希罕的一件奇事。可憐我這時往下一跳的勇力，不知到那裏去了？你的慈祥而富有恩惠的面容在這時也顯現在我的面前，叫我到「生之樂土」去，更加了我無量的勇氣使我再接再厲地在人生的戰場中去再

打一仗，啊！你已深深地救贖了墮落的靈魂的我了。

唉！往事原似青烟般浮雲般的消散，但除了在我的心版上刻了幾紋的傷痕以外，什麼都泯滅了。啊！父親！你的淪落的愛兒現在的一切行跡，難怕也是受了已往的傷痕太深了的緣故罷！正在三歲的時候，別的小孩都是舒舒服服地安躺在他們的慈母的胸懷中，過他們優游樂哉的甜夢。但是我這時受了人生最大的苦痛，就是喪失了我的生命的保護者——我慈愛的母親，難怕我一生的事業和運命就在這俄頃中決斷了嗎？親愛的母親啊！你知道你的愛兒流落到這般田地，諒你在九泉之下的幽靈也是不安罷！父親，這般的景狀，在你衰老的腦筋中，也能盡量底重演。願你不要傷感，不要為已往的事情傷感，不要為往事傷感而墜不該墜的老淚。為了從先母早亡了之後，我就被寄養在一家素不相識的人家。我為了天天要看媽媽，淒哀地喊哭，我為了夜夜要躺在媽媽的身旁，悲楚地痛叫。人家說起來這孩子太鬧，但是受過悲苦洗潤後的幼稚的心靈，如像迷途的小羊，誰不要拚命底痛喊哀叫？我受了這大打擊之後，心靈中總覺得如空閣大廈一般的空虛，就成了孤獨的死症。我在讀書的時候，別的同学到了禮拜六，總是像小雀似的欣欣地出去逛逛，但是我視禮拜六似死神一般的。所以每逢禮拜六的日子，要不是到藏書樓上去亂翻書籍，定目凝神地看兩行間的空白作奇異的幻想，就是要到青山白骨露列的荒地成怪癖的幽思。幸而這奇異的行為未曾被人窺出，否則，精神病者的綽號早就擔當了。

好容易光陰似流水般的過去，我也過了十幾年的優閒的學生生活，現在又是當了一個教師，但不知滿足

的我，對於白茫茫的前程，總是抱了無限量的傷感和悲嘆。人生原是大海中的孤燈，一剎那間就是驟滅，可憐交灌我油的主人往那裏去了。啊！父親，我在孤苦的時候，在暮色蒼茫的深秋夜裏，總有這些片斷的零思。啊！父親，我由絕望的心情和孤獨的行爲起了愛慕死的念頭，爲了愛慕死之急迫，生了自殺之念，父親，前次若沒夢及你的慈善的面容，我的一縷幽魂不知消散到何處去了。啊！怨天尤人的我，又恨蒼天，爲何蒼天給我一個銳敏的神經；一個好高的心情，而何又不給我豐厚的家產使我多讀幾年書，爲何祇給我一個流浪的飄泊的運命？種種矛盾的思想在我的腦中興奮極了。

我前日與一位同學姓馬的，談了半夜多的話。她告訴我她常常抱消極，爲了種種不如意的事情，她告訴我她家中祇有一位橫過生命幽海，行將就沒的老母，她告訴我她不能升學的緣故，爲了經濟的困難。她末後帶着淒涼的音調說她的地位還沒有尋到。啊！受現在社會制度和經濟壓迫之下的她，夫復何言！她還告訴我她近來起了一個願上帝將她的生命從此滅盡的願頭。我聽了這句話，使我的心血都緊張起來。爲何偏偏一個牢騷人又逢了一件牢騷事？我最後送她出門的時候，我偷偷地看見她紅暈的眼睛裏還吊下幾點苦淚來。啊！父親，爲何青年人都是這般的不幸，這般的不幸？還是她祖先作了孽？還是她自身犯了什麼罪？我雖然對於運命素來不相信，但是到了不可解決的時候，種種的事情盡付之一拋哩！父親，我深知道你期望我的比我自己期望自己的更勝百倍，但是你的愛兒的精神和思想淪落到這般地步，是你所萬萬想不到的。啊！何言，夫復何言！

父親，我爲了以前種種煩悶的思想，精神敗壞到不可收拾的田地，漠漠糊糊地被校役們擡到這清靜優雅的房間內。醫生說我有些肺病，但說休息幾時，肺部就還復原。父親，請你放心罷！不要爲你的女兒過分的傷感。爲了有肺病的緣故，醫生告我囑在露臺上，以便多吸些清新空氣。啊！父親，我在露臺上已過了三夜了，我已看了三夜的星月了。悠悠的星光籠罩着大地，隱隱約約裏無數屋脊的輪廓成了優美的曲線，葡萄柵旁邊的幾叢茉莉花由微風裏送來些幽香，啊！光花，我陶醉在你們的中間了。若是世界沒有你們，祇不過是一塊冷黯黯的冰塊，人們祇不過是魔鬼的變態罷了。光花，你們願犧牲自己來點綴這冷酷的冰塊，使成一個美麗的世界。你們的愛是多麼的偉大啊！父親，我從光花的愛聯想到古今中外的英雄豪傑的捨身救國救民的爱了。誰非父母所生，誰不是血肉的結晶，誰不愛安樂而惡苦痛。爲何他們願蹈火赴湯而一無所懼？願釘十字架，願被火焚燒。若是說爲了名譽的緣故，啊！連生命都不要的人，名譽在他們的心靈中算得什麼？若是說爲了利祿的緣故，那更不必說了。父親，他們爲了什麼？照我現在的新覺悟，就是他們爲了愛人類的熱火在其心中焚燒，什麼事情都願幹了。他們做人的目標僅是爲人犧牲罷了。「救了一個弱小弟兄的靈魂，勝過世界一切」這句話，可爲他們說了。

父親，在我這三日病的時候中，我的朋友們送些花來，想使我因花而喜悅。他們爲的是什麼？爲的是愛我罷了。父親，我想世界的一切都在愛的當中循行，孔道的五倫，耶教的博愛，都是教人在愛的道途上進行。啊！上帝，若是你不棄渺小的我，使病魔脫離了我，我將盡我的力，用我的勁好好地去做一番的小小事業。父親，我不再回憶

過去，因為過去的傷痕，祇添了我無限的煩惱；我不夢想將來，因為將來，尚在不知的境界中。我所捉得牢的祇有「現在」，我要將「現在」好好地處置，盡我一點本分謀人羣一點幸福，給小孩子吃一杯冷水也好，教小孩子一個字也好。我不想做偉人，因為想做偉人的人太多了。我則要做一個平平常常的我，令人不驚的我。在每樁事情上憑着我的良心去作繯，是！啊！父親，你的愛兒的靈魂復活了，光花愛在我的四周包圍了，願我親愛的父親莫再遠念了。

你的長女子然

她底不幸

錢在天

童修貞是二十五年前尚德學校的女學生，且是男女同校中惟一女學生。她生於地方荒僻，風氣晚開的S城，得着奇遇，受教育——宗教教育。到如今她該嫁一箇如意郎君，成立優美愉快的家庭；不但做「良妻賢母」，也能服務社會；或者在這暗淡無光的婦女界中，放一異彩。

回憶她讀書時候，有位胡思敦師母想介紹與同學于之江君爲妻。不料她母親無遠大眼光，嫌于君家貧，拒絕了提議。這兩小無知，還談不到自由結婚與戀愛，鬧那些請宴會通情畫的笑話。過一年多，學也廢了，又回到她舊式的家庭。及至十五六歲那一年，竟嫁一擔水苦力程阿茂；不幾年兒女成行，喫飯的增多，擔負更加重，夫妻就深入窮困的生活中了。

唉！萬想不到，她到這步田地，更想不到她從小未作信徒，中間又多年不學道，不守禮拜，昨天忽然來教堂求洗禮啦！脚仍纏裹，身穿敝衣，當年溫良與娟媚，常帶笑渦之花容月貌都沒有了；憂愁與年齡具積，一望而知爲茹痛含辛。唉！昔日受新教育的女子，何以有今日呢？

從前被她母親小覷，不贊成婚事的于君，天資聰敏，努力奮鬥，「十載造成好環境，一朝創立新家庭。」卒業大學文理科，得了學位和獎金，與同里高師明蘭谷女士結婚；現任某中校教務主任，兼教會長老聖職。這次也在督會考間廿餘年前的女同學，二人覩面，不知她生什麼感想？聽說于君腦中回轉到天真爛漫的童子時代，很憐惜這女子的遭遇。她不幸，生於孤苦的，守舊的，母性怪僻的家庭中。可幸的：她能入教會學校，早讀書識字。爲什麼不努力修學，不與惡環境戰鬥，造成美好的自我與家庭呢？難道還可用舊日口吻，歸咎「運命」麼？

她已經三十五歲了！衣食連累，並且兒子已娶親了，悔之晚矣！老大徒悲傷啊！

蒙恩的女子——現在學校讀書，及受過教育已出嫁的——你對於這片斷的感想，有什麼意念？

一九二六，三，二八，作於宿遷培賢女中學校。

寫實
小說
瘋人

張仲翼

溫柔 and 暖，可愛的陽光，高高的輻射；颯颯怒號，可惡的狂風，飛沙揚塵；這就是四月十一號的星期六下午的

氣候。這天又是我們校中的春假期，所以同學各分東西，遊玩名勝，暢叙幽情。

四川同學周君紹儀，他的素性好靜，獨自一人踱往花牌樓遊玩，看見了許多人蜂擁的圍在泰東圖書館的門首，遂引起他的好奇心，飛也似的跑到人叢處探望，他自言自語道：「這是一回什麼事呢？」他看見了一個身穿鶉衣百結的裝飾，面色黧黑，手足赤裸裸的暴露。『唉！這個人爲什麼殞臥在這裏呢？』

『唉！這個人是一個黃包車夫，因爲他拉了一位客，要他跑得很快……很快，他因要賺他（客）二角錢的工價，所以不得不跑得很快，誰知他跑得太快，現在累死了……唉……勞工的命，真比牛馬還不如了……』這是甲君說的。

『唉……這車夫還有妻子們呵……』這是乙君說的。

周君素來是富於感情而薄於理知的人，他聽了這一番話，看見了這一樁慘無人道的事，怎不教他觸目傷心呢？暗中流了許多同情辛酸的眼淚，於是垂頭喪氣，如落魄者一般，一步一步踱回校中。

天色漸漸的昏黯，淡白的電燈已經閃爍了，他一人獨自在自修室內，握管揮毫要做一篇隨感錄投刊報紙，以代死者鳴冤；但他一面寫字，一面眼淚汪汪的流下，頓足拍案的嘆道：『唉……勞工的一條命只值二角錢嗎？』

……富貴者揮金若土，貧寒者一餐不得飽……富者田連阡陌，貧者無立錫之處……富者死了，重於泰山，難道貧者死了，輕於鴻毛嗎？……唉……天道何在……人道何在……光陰似箭的一般快過，不知不覺的鐘已至

十句半了，校役已將電燈總機關揀閉了，於是他憂憂愁愁的回家就寢。（舊守備署現改爲本校學生家眷寄宿舍。）但他躺在牀上，終夜未曾交睫，昧昧思之，輾轉反側，胡言亂語的擾了一夜。他的妻及二個小女兒也被他擾得不能安寢。

天色漸漸的亮了，一縷的曙光已透入他們的寢室，他連忙的披衣下床說：「天亮了！……我最親愛的夫人呵！……我最愛的女兒呵！……我們要去傳世界的福音，我已受了聖靈的充滿呵！我再不讀書呵！……」

同住的老同學家眷們也被他擾得終夜不得安寢，他們聽見了他的言語狂妄，態度失常，有的以爲他是說笑話，有的以爲他當真受了聖靈感動；但他自言自語道：「我周紹儀不是瘋了，乃是受了聖靈的大大感動，我要去傳世界的福音，馬上我要到本校禮堂去對各位師長同學傳世界的福音……我就是聖靈……我就是上帝……我就是基督……你們快點相信我，可以做天國的子民呵！……」這一天適逢是星期日，各位師長同學們都往各禮拜堂服務聖工，所以也沒有什麼人去理會他。

星期一二的兩天，他的神經越發錯亂，胡言亂語，謾罵師長同學，忽笑忽哭，忽歌忽罵，手舞足蹈，真如天真爛漫的孩童一般。

星期三，他的瘋病更利害，甚至用手毆打人及器具，肆罵謾罵，他的鄉友們很憐恤他，他們遂與師長們商議送他往蘇州福音醫院診治。

黑漆漆的黃昏，閃爍電燈已經放光明了，於是有許多同學們將他的手足縛住；但他真是有九牛二虎之力。同學王君策安，監君其昌，校役老張老李四人圍伴送他去蘇州。車聲軋軋，像馬飛也似的奔跑，遠送這位好似囚人一般的瘋人，往下關滬甯車站。他仍然的信口開河一般的謾罵師長和同學們。

十四年，四，廿八號，草於金陵神學。

失戀後的他

王沉萍

在我來 N. 地的第二年，大約是在四月的初旬一天夜裏，已經有十點鐘的光景。我正在看着一篇失戀的小說因爲覺得有一點眼花，就站到窗口眺望這黑茫茫地大地。萬星燈火，好似漁燈的閃爍，遠遠地傳來一聲兩聲犬吠，衝破了一切的沉寂。這時街上沒有一個行人，蒼黃色的燈光，從昏暗的燈罩下射向對面的牆壁上，發出異樣的反照。警察背着鎗，無精打彩的踱來踱去。忽兒左邊街上履聲格格地向這邊來，昏暗燈光下，隱約辨出是向我們大門裏進來了。我連忙轉過身來，望着已關的房門，不久，聲音漸漸近了。就停在門外，接着便是幾下彈着門板。我趕快開門，一看，一個短小的青年，戴着一頂深灰色的呢帽，藍竹布長衫，外面罩着一件鐵機紗的馬褂。這當然不用說的，我一見便知道是我的老友筵涼君了！但是他今天這時來了，很出我意外，並且神色大異。平常走進門來，總是笑嘻嘻的。今天僅同我略略地點一點頭，便坐在桌旁的一張橙上，借着燈光望去見他的臉上，白晳

得很。嘴唇微微的顫動，一對水汪汪的眸子，似乎含着無限的委屈。狠注意望着我才看過的那篇小說，忽然抬起頭來，望一望我。好像要說什麼似的，但仍然低下去了。我便問他道：

「你倆好麼？——你倆可以說是戀愛的神聖了。」

他還沒聽我說完，他的臉龐慢慢轉爲白色。忽然說：

「P. 呀，我們總算很要好的，但是我心內的隱情簡直沒人知道，——就是你也十分明白，我現在要宣布
了！」

「在我未到N. 城來以前。」他略停一停接着又說：「我是在A. 地一個初級中學裏讀書，A. 地的人都狠古撲而守舊。有一次在演講會裏，無意中認識了她。那時我倆愛慕的心，不覺油然而生從此我便同她時常的見面，這便是我倆戀愛的起點。」

他略息了一下仍然續着說下。

「那時我倆幾乎一刻不能分離，大約我倆心中都蘊着無上快樂，并未夢想到其他一切的阻碍。」

「在那年冬天忽接到我家裏來的信說：我父親的主張，已定了姓陳的女兒。一月後就要叫我回去結婚了。我得着這種消息，心中大大的受了一個打擊，我只好告訴了她，她便叫我極力的反對。并且教我種種的方法，但是我可爲難極了，因爲我家還是守舊。家庭專制，當然是無庸講的了，凡是小輩對於長輩，要有不順從的事情發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